

# 皇黎一统志

## 序

志以一统名者，盖后黎之亡，始于郑王森之宠邓妃也，废嫡立少，致三军为变，卒召西山之乱，而郑以亡。黎显宗以七袞倦勤在御，亲见一统之事，而西山据国，黎氏告终，亦由此始。故此志因以一统名，亦可该贯上下，前凡十四回，其后续三回，又以西主就擒，黎君还葬终焉。黎自庄宗中兴，传中、英、世、敬、神、真、嘉、熙、裕、永、庆、纯、显、懿、昭，统凡十六帝。郑自大王检，传哲王松、谊王柑、阳王柞、康王根，仁王<木罔>、顺王杠、思王檉王楷、都王榘，凡十一王。

## 第一回 郑宣妃宠冠后宫 王世子废居幽室

话说皇黎朝庄宗裕皇帝中兴于马漆江，时世祖明康、太王郑检为辅，诛勦逆莫，还于故都。郑氏世袭王位，掌握大权，皇家渐见衰弱，传至显宗永皇帝景兴年间，圣祖盛王专行威福，帝惟垂拱而已。盛王为人刚明英断，智慧过人，有文才武略，博览经史，好为诗文。既袭位，狭小累朝制度，国政朝纲，一番整顿，凶渠道党，取次削平。有独运逼宇之志，灭质平宁，王师所至，无不克捷。时四方宁谧，府库充实，王渐有骄侈之心，妃嫔侍女，肆意娱乐。一日，婕妤陈氏咏，遗女婢邓氏蕙捧花盆至于御前，那邓氏扶董人，生得凤眼蛾眉，十分美艳，王见而悦之，因与之私焉。自是渐见宠幸，言无不听，与王同居正寝，如人家夫妇。车舆衣服，穷极奢侈，颇亦侍宠弄权，有不如意者，辄为憔悴之容，悲号哭泣，以乱王心。王有夜光珠一颗，乃平南时所获，串于王巾头以为玩。邓氏弄之，王曰：“好轻轻手，无使珠伤。”邓氏乃掷珠于地而泣曰：“何物！此珠不过入广南采来偿王便了，王何重货而轻人！”乃自废于别宫，辞而不见。王多委曲，以悦其心，邓氏始与相善。及邓氏有娠，王使人祝百神，祈生圣子。居期而生男，王最钟爱，满百日，王以少时御名杆命之，取其类己也。是年乡试第三场，御题以“山川英毓，河海秀鍾”为题，文武诸臣，承望风旨，亦多以星辉海润为贺者。周岁骨相丰伟，异于常人。既能言，应对明辨，举止俨如大人。文武诸臣有入见者，正容接之。或隔岁再见，皆能记其姓名，历说前事。王命词臣制十六字颂使阿保口授，一经耳即成诵，王尤所慰悦。邓氏由是潜有夺嫡之意。

却说王世子郑棕，杨太妃所生也。太妃名玉欢，石河龙福人也。其娣为恩王【盛王之父】宫嫔，生瑞郡公，最为恩王所钟爱。太妃因娣得见于王，自入宫以后，寂寥度日。忽夜梦见神人赐彩缎一段，画龙头，不知何兆，以语侍者溪忠侯，溪忠侯心知其生圣子之兆。次日王命召宫嫔玉宽进御，溪忠故为错谬，召太妃进御，王见而不悦，然业已召见，不忍斥去，召让溪忠。溪忠叩首谢

罪，具以太妃说梦颠末，一一启白，王亦默然不答。太妃一经雨露，便即怀娠，至期而生男子。王自念龙头有君象，但画龙非真龙，乃有头而无尾，亦非全吉之兆。

且前朝郑棨王弟郑棣，亦龙福所出，皆谋逆而无成，心颇不怿。文武拜贺，王辞以非嫡所出，不受。及长，容貌俊美，而王不甚钟爱。世子性好武，不嗜学，年七岁，王命庚辰科进士阮侃为左司讲，己丑科进士陈坦为右司讲，坦寻卒，侃以柄用，扬历中外，亦不以时就讲幄，惟有随讲五六人，劝讲应故事。王颇知之，滋不悦，故事王世子年十二，出居东宫，时臣以为请，王不许，但使就阿保焮郡公营宅，东宫独虚位，若将有所待者。及世子年十五，少子杆生，王钟爱少子，后三年，世子年十八，故事得开府，时臣无敢言者，而王亦不说及。于是储位未定，人心不一，几属世子者附世子，党于邓氏者附王子杆，渐生彼此之形。邓氏自以世子年长，羽翼既成，而子杆幼冲，益谋自封植。

时晖郡公黄素履有重望，常倚邓氏为援，邓氏亦倚晖郡为助。晖郡奉公人，平南上将军晔公黄五福之侄，其人丰姿清逸，有文武全才。初举乙酉科乡试中式，又举丙戌科进士，时恩王倚重晔公，遂以次女嫁晖郡。晔公威权日重，人有不测之疑，咸云：“晔郡将取天下”。传之晖郡，按图讖有“一豕逐群羊”之语，以为王与世子皆未命，而晖郡该命，好事者又撰为“草一田八”之讖，指“黄”字也。又云：“土疋云间月，黄华映日香。”土疋月，“婿”字也；黄华日，晔字也，指晔郡。又晖郡旧名登宝，人亦指议，由是晔郡以形迹自嫌，使晖郡改名素履。后晔郡自以目疾，去职不题。

却说甲午年，晔郡奉命南征，以晖郡自随。晖郡素得晔郡用兵家法，为其将佐所畏服，又善调用人才，豪杰皆乐为用，屡破敌有功，声誉日显。顺化平，晔郡卒，王以晖郡代领晔郡所部兵，为义安镇守。晖郡居镇，弭盗贼，禁铸钱，抑豪强，止狱讼，境内大治。收用英才，分设僚属，其麾下左右参军等名色，天下沸腾，言晖郡将反。王日与信臣阮侃，及世子阿保焮郡公、阮挺谋诛之。隐语以晖郡为十字，盖十字与义字相近，指义字镇也。常屏人密议，惟邓氏知之。晖郡所尚公主，日夜出入府中，服事邓氏，邓氏以其事告公主，晖郡内不自安，启请回朝，王许之。晖郡自以邓氏虽有宠，但其子尚幼，而世子年长，附邓氏恐非久安之策。既入见王，遂以珍宝赂世子左右，求附于世子。又具黄金百两、南京缎十端为执贄礼，入谒世子。世子却其礼而不与之见。又私语侍者曰：“此贼何不留镇作反，而遽请回朝，他日当籍其家，安用彼贄为哉？”晖郡自知不为世子所容，乃决意附邓氏，而阴有废立之志，以晔郡旧所居宅进纳，为王子棣营，自是晖郡为邓氏私人。而邓氏于王前亦保护晖郡益力，晖郡遂入政府，开中锐军营，署府事，遥领山南镇守。与邓氏内外交缔，势

倾天下，武臣该奇镇守，皆出其门。惟山西镇鸿岭侯阮侃为世子左司讲，京北镇遵生侯阮克遵为世子阿保乃焮郡公之义子，与晖郡彼此，朋党之势成矣。

再说世子自王子杆生，意甚懋懋，惟恐不得立，与其家臣小竖势寿审筹、儒生谭春树、杂流出身永武等，日夜谋虑，未知所出。会王有宿疾，再发颇剧，世子一夕梦见身穿癸色衣，头顶丁字帽，立于府堂，明日谓家臣曰：“吾梦如此，为谅阴之服，不日宫中将有变，吾当早为之计。”群小请阴缮甲兵，潜招勇士，待宫中一旦不讳，闭诸城门，杀晖郡住邓氏与王子杆，使不得立，驰报西北两镇，将兵入卫，胁诸大臣，以定其位。世子从之，宣言将有南征之命，使人密报溪忠侯，授银子一千两，付春树，分给诸人，阴缮器甲。又阴报西北两镇官，招募义勇，布置已毕，适王病愈，其事颇泄。有进朝阮辉伯，为人狡险，惯以发人觅官。年前曾发阮辉基与瑞郡公谋逆，事由发觉，人得美官，时以事闲废，急于进用，乃使其长子之妇，入为邓氏宫婢，尝采拾王世子嬉游事，言于邓氏以求媚。又潜使亲信居西北两镇官麾下，窥探其情，至是颇知大略，入告邓氏。邓氏以其状谋于晖郡，晖郡教他为密封，自袖入政府中，屏人进呈。王览启大怒，命付下急治。晖郡谏曰：“世子诚有过，然敢作此大样，实西北两镇官主之。今二员各拥兵居外，若急治，恐有他变，不若先召二员回，系于府中，然后发其状治之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翌日，召世子入，阳以学问鹵莽责之，命入居泽阁之三门堂，更以丙戌科进士阮仁问为左司讲，戊戌科进士阮昫为右司讲，而召西北两镇官回，时景兴庚子八月十五日也。

却说世子家臣随讲乙未科进士吴时任，为京北督同，与镇守遵生侯最相得，凡镇事无不与之谋，惟世子所谋之事，略不说及。先是数日有世子家臣小竖山寿，曾为时任门生，世子使山寿告时任以此谋，且密令差人潜往谅山市红毛雄马，以为兵用。时任大惊曰：“世子国之储贰，国乃其国，何患失位，而为此谋，此必群小所诱掖。世子气血方刚，思虑未熟，主上明察，岂能欺隐得过，恐祸且不测，家臣之属，置身无地矣。”乃驰诣遵生侯，言其状，告以隐赴城谏世子，令寝其事，以杜祸阶。遵生拒之曰：“小职与官人但觉矜防与勘问，此外不预我事，不须挂齿。”时任长吁而去。数日果有召，命遵生即与时任偕行。比至京，山西镇官与焮郡公并已被召，待罪于左穿堂。遵生入见于卷蓬店，王不许入，命侍臣眷忠侯责之曰：“舅与世子棕谋反，舅第出去治兵，我已有强将对手。”遵生侯出，遇时任于小笔店，执其手叹曰：“仆事主上，自出胞以来，今王以贼呼之，昨日官人之言，以为容易，今事已如此，将奈之何。”时任亦惶惶不知所答。遵生侯乃修启具招前事，再凭眷忠侯递览。王怒不看，令袖出裂于遵生侯面前。遵生侯拾之而出，惶恐失措，不知所云。山西镇官亦益惊惧，欲有所言，不敢自达，乃共告时任曰：“我等位重谗深，有言不

信，吾侯当以其所闻，修启抵罪群小，庶几我等白冤，王世子亦保无事。”时任亦不得已从之，不意王得启，益怒曰：“果若人言不诬矣。”乃命时任与侍臣堂忠侯同查。时任与侍臣欲从中解救，更以奔丧去职。

再命参从榜眼义派侯黎贵惇代查，尽得其状。王乃召政臣入内，泣曰：“寡人不幸，遭不孝之子，不忠之臣，潜谋叛逆，其迹与承乾相类，而心又甚焉。废长立少，事非获已，卿等其谅我心，当按法论之。”廷议负犯诸名，并当论死，惟王子不敢擅议。条上，王特笔批云：“谨按春秋之义，律当从重，第念天性之亲，情有不忍，应黜为季子，终守臣节。诸臣惟山西镇官与溪忠侯奉侍潜邸，日久有劳，特许囚之。阿保焮郡公以老实不与，免死，罢职回民。命下溪忠侯遵生侯皆服药死。遵生有帐下文书阮国镇亦连坐论死，临刑骂曰：“天无日，朝无官，忍使国镇含冤。”嘱所亲纳笔纸于袖中曰：“生不伸冤，死当讼于冥府。”闻者悲之。

世子既废，王乃命居三间堂，使人监制，凡饮食出入，皆不得自由，家臣皆不许出入。由是世子之党，各自逃匿，而邓氏之党益强，大臣小臣莫不趋附，王亦益加礼重。邓氏乃为其弟茂麟求婚王女玉兰公主，王主许之。这公主字栓，乃王之最爱女。原来黄正妃生下两位公主，长曰玉映公主，字栎，嫁前义安镇守端郡公裴名达之长男瑯忠侯裴世遂。第二公主未有所尚。公主资禀软弱，自幼居水晶宫，不见风暑，所居之处，王戒侍婢言语低声，免惊公主。既长，每进见，王令与同坐，如孩提时，凡所请托，言无不售，勋贵诸臣求婚，王皆未有所许。曾旨下文武诸臣，与功臣子孙入选，令公主择可意者嫁之，更无当选者。至是邓氏为弟求婚，王重违其意，不得已而勉从。却说那茂麟，为人凶暴，自邓氏有宠，麟倚势肆行，车舆衣服，一如王者。常带手下数十人，各持刀枪，横行京邑，撞着车服，不问是某官军，要惹起衅隙，殴辱之以为快。遇女子于途，悦目者即拖帷帐与之通，其女或不顺从，即割其乳头。女之夫或父，敢有出言者，立即捃其齿，亦有至殴死者。天下之人，畏之甚于虎豹，王亦知之。既许下嫁，复怀顾惜，且念公主薄弱，不堪此强暴之男。回门之日，王以公主未经疹痘为辞，不许合卺。命阿保与侍女保护公主，又命内差史忠侯监制，不许茂麟侵犯公主。正是：

少女芳心原不怯，今郎好事更多磨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（评曰：废嫡立少之事，人皆谓由于邓氏，我独谓不由于邓氏，而由于王。又不由于王，而由于太妃之梦矣。何也？召至之时，溪忠错谬，王已有不悦之心，废立之渐一也。及世子乃生而不受拜贺，则废立事十分已半矣。当是时，邓氏未宠，子杆未生，果孰为而孰致。故曰：王心自是如此，纵谁氏生得少

子来，亦必有废立之事，况邓氏既有宠，子杆又聪明。）

## 第二回 立郑都七辅受遗 杀暉郡三军扶主

却说茂麟既得尚公主，每被史忠监制，心甚忿怒，谓史忠曰：“王谓王女如陆地仙，我看之曾不若我捧履婢女，又何贵重？我岂恋他颜色？但费尽许多钱娶得一妇，纵不成何样子，亦当撞着一回，令软如泥以偿其直，乃纵去耳。尔欲自善身，好觅去路，毋谓我之不先告也。”史忠曰：“是王上密旨，非仆敢尔。”麟曰：“尔试问王上，设身处其地，还忍耐得否。”史忠曰：“长官不可如此过辞，王者非比常人。”麟大怒曰：“尔以王来吓我耶！王者是甚？”乃拔剑斫之。史忠应刃而毙。史忠既死，麟乃传闭营门，令内外不得出入，将潜消其尸。公主闻之惶恐，使侍女逃出小窰，笨诉于王。王大怒，命侍臣督更兵来捕，麟拔剑立门曰：“敢入者死。”王再令暉郡将兵围捕之，送归王府，王付朝臣议罪，廷议杀使应梟。邓氏号泣请代，王不得已，特许减死，降论徒流远圻送配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王子杆生来英秀聪明，但先天稟薄，在襁褓时，素得疝病，肚大脐实，色淡筋青，四肢瘦削，王遍求四方名医调治。以医进者阮植由训导得为进朝，失义隆以北国商客，得典兵封侯，药材所需以百万计，调治累年不效。王使人遍祷各处灵祠，宫中又设坛场，日夜焚香祝祷，皆不获愈。或言婕妤失宠妒忌，为巫蛊事，埋木人于宫中压券。王大怒，命捕婕妤家人问状，并皆逃窜，四下拿捕不获。告者引掘埋木人处，不见，事遂寢。然王心犹以为疑，纵邓氏为斋蘸符篆之事，由是巫史盛行，王子病亦时增减。及世子得罪，王子杆病适宽。次年，疹痘又顺，脓压又顺，王大喜曰：“孩提患疝亦是常症，不足为虑。但既疹痘，便是成人。”中外亦皆称贺，多劝王降明旨，立为世子，以系天下之望，王从之。圣母太慈言于王曰：“王子棕与杆皆孙也，我诚无所偏爱，但棕年长无恙，而杆年幼抱恙，愿王以宗社为念。且虚位东宫，庶几季子知悔，不然待杆长成，册立未晚。”王曰：“棕、杆在圣母为孙，不若在臣为子。古人谓：‘知子莫若父’，臣犹未至昏懵，况朝廷公议如此，岂臣嬖小织成，圣母岂不洞照。今若不早正储位，群小之徒，心怀观望，臣恐祸且不测！且天下大器，要付托得人，以宗社为重，子犹不可私，况私于少乎？使杆病终不起，宁立桂郡公，以还伯父正派，无托此不肖，以坠祖宗之业。”圣母遂不敢复言。王乃命朝臣具本奏知皇上，立王子杆为世子。

却说王自数年以来，夙疾时作。或一月，或半月，往往危剧太甚，寻复痊可。最怯者风暑，平居在深宫中，昼夜传烛，非大朝会，未尝出见群臣。府堂御座，亦设水晶帐，乘輿亦拖水晶帘，以避风暑。百官启事，皆凭侍臣传旨，虽亲贵者亦或一年半年，始得一见。朝臣文武，未尝得见龙颜。府堂事，外间传

说，如天曹事，是以壅蔽尤甚。至是王疾转剧，邓氏日夜服侍，大臣惟晖郡得出入，王母与王女亦鲜得见，每日问安，在寝门外问侍者而已。邓氏侍疾，言于王曰：“妾事主上，遇蒙怜恤，众恶交丛，不知他日妾母子措身何地？”王慰之曰：“世子已正位东宫，国乃其国，卿他日为天下母，谁人转得？”邓氏曰：“恐不预定，到缓急时，必为人所夺。”时有晖郡在。乃顾晖郡曰：“卿他日善保护正宫与世子，以宁我心。”晖郡曰：“臣敢不尽心所事，继之以死。但请及今宣治命，以世子袭位，册立正宫为妃，同听政，俾有成命。”王曰：“善！卿宜辅之。”晖郡曰：“受遗辅政，臣不敢独任。卿郡公王室至亲，完郡公师傅大臣，珠郡公、泗川侯皆在政府，素有德望；郡公东宫阿保，垂忠侯东宫保卫，皆为信臣，请准赐诸员与臣同受顾命。”王许之。晖郡乃宣旨，命泗川侯草顾命书，添差汝公草宣妃制册，草成，晖郡袖入侯旨，请下字。时王疾已弥留，圣母入省，邓氏抱王起坐，圣母立御榻旁，涕泣请安。王泣下曰：“小子拜手稽首，启国圣母，小子不幸短命，不得终事圣母，念惟孝道未终，五内如割，请圣驾还宫，寝膳从容，母以小子为念，以伤圣怀，晨昏之事，已有嗣王。”圣母涕泣久之，意欲以储位为言，而有邓氏在，难于启齿，迟回未出。王曰：“圣母重伤小子，顾复不舍，小子见母自伤其心，不得瞑目，伏祈圣驾还宫。”圣母含泪而出。王与邓氏诀曰：“我病不起，不得与卿白头相守。我今大归，卿留奉侍圣母，保育嗣子，琴瑟之约，重订来生。”邓氏哽咽刻余，截发而誓曰：“主上不怜妾身，忍使妾踽踽孤栖，妾愿以身殉主上。奉事圣母，已有两位公主；辅佐嗣王，已有诸大臣，主上勿以是托妾。”乃放声大泣。王顾垂忠侯曰：“我归后，尔等善慰解正宫，毋使毁伤。就使志不可夺，须并舟归陵，陪我寝园。”乃召卿郡、完郡入受顾命。两员入，命免拜赐坐，两员涕泣请安。王曰：“小子不幸恶病，今大渐弥留，今世子袭位，尚赖叔父与师保同心夹辅，以济于艰。”言讫，命邓氏舁卧。晖郡跪，出袖中顾命书进呈，王以手挥之，晖郡再请曰：“今圣体少安，顾命书留白姓名，臣请命王亲卿郡代笔。”王不能答，颌之而已。卿郡批笔于御榻前，历书姓名于顾命书留白处。毕，再进御览，王已瞑目不省，遂薨。时景兴壬寅九月十三日，王年四十四，袭位之十六年也。属纛后，晖郡一面分遣众官治丧，一面将顾命书并宣妃册文，付垂忠侯，传送出政府，命朝官奏知皇上。皇上敕谕立世子杆为奠都王。百官整兵仗，就敬天门钦迎敕命，回至府堂。阿保椽郡公抱世子且朝服冠带，葵色，立于府庭，跪受敕命。讫，乃设御榻于外府堂，抱王即位。百官以次拜贺，礼毕，抱王入龔宫，拜圣母，讫。各易素服发哀。王有万年书，凡丧礼：自饭含，至大祭入庙，礼节仪文皆有成画。至庙号圣祖盛王，亦素已撰定，著在书内，至是按此而行。大臣七员，日夜宿直府中分理诸事。

却说七辅之臣：卿郡名郑桥，乃禧祖仁王第五子，毅祖恩王之弟，在嗣王为祖叔，年尊德劭，但为人质实，于事无所可否。完郡名阮完，农贡兰溪人，癸亥科进士，为圣祖右司讲，历官吏部尚书参从致仕，起复参预朝政，为国庞硕之臣，但为人和缓，与世浮沉，模棱不断。泗川侯名潘黎藩，慈廉东鄂人，丁丑科进士，历官部侍郎参从，为人风度端雅，亦有经术，但其性深沉，多殉势利。珠郡、棧郡、垂忠侯皆以宦者起身。珠郡名珠，王山莲湖人，奉侍累朝，知兵番机密，为人谨厚，晚年以耆旧入政，然亦不用事。棧郡名陈春晖，天本快乐人，为潜邸家臣，及王亲政，授知户番，为人纯谨，王信之，命为世子阿保，夙夜在王左右，不预外事。垂忠侯名谢垂，安模康上人，历官出入，又领清华镇守，为人机智，济以文学，议论风生，王素所信重，召为世子保卫，但齿浅望卑，与同列不免委曲。天下之事，一由晖郡决断，无所异议者。原来这六人非尽与晖郡同心，晖郡为他各有位望，拘于同事使无他意。惟棧郡乃邓氏之党，与泗川侯平日素相得，二人与晖郡为同心一体之人，而棧郡木讷寡闻，又得泗川与之心腹，泗川与晖郡皆迷于当局，完郡老儒，垂忠小慧，毕竟其心难测，其中老实无他，惟卿郡、珠郡尔。晖郡自主这局，凡事亦无所推诿，只要直截担当，人之同与不同，皆所不计。时新王初立，主少国疑，街市之间，团三聚五，或言新王病垂危剧，宫中不日有变，晖郡威权太重，将有异图；或言正宫与晖郡私通，将以社稷托晖郡。街巷为之语曰：“彼百官兮多暗少聪，使晖郡兮阴奸正宫。”晖郡使提领官遍悬铁钩绞刀于诸市，戒曰：“敢聚语者，钩其舌而断之。”由是道路以目，京畿耸然。

却说旧世子自新王立，邓氏每欲阴害之，垂忠以善言保护，邓氏为所牵夺，更不果，乃使出居左穿堂，着内匡、内翊、内仍、内轿四队官军监制，每日三奠许入府堂陪拜，礼毕，复就监所，日夜危栗，恐不自保。杨太妃使其娣郡夫人杨氏哀诉于晖郡曰：“妾家妹官嫔杨氏与王季子遥致辞叩拜长官阁下：季子有罪，废黜是甘，但今地嫌势逼，不胜危惧，万望长官垂怜，曲为保全，再生之德，刻骨铭心。”晖郡泣答曰：“仆事先王，最承恩遇，义为君臣，恩犹父子。季子，吾王之子也。仆有何心，愿天地殛之！夫人归为仆致辞，遥拜王子与贵嫔帟次，请且放怀，仆周旋其间，保无他虞。”自是密饬四队，令监制从宽，家臣旧人遂得出入通行，无苛祭者。世子有膳夫誉武，为人有心机，言语明辨。世子尝问外间人情何如？誉武曰：“先王废嫡立少，人皆忿疾，军情为甚。顷者新王袭位，照故事颁赐诸军缗钱有差，诸军沸腾，有不肯受赐，晖郡为旨谕严戢，只得勉强听从，而心怀不平。”世子心中暗喜，谋于家臣小竖嘉寿。嘉寿、嘉林钵场人，亦有智识。言于世子曰：“人情如此，能以义动，使一心尊扶，则大业定矣。”世子大喜，乃使誉武为酒肴，邀诸亲军卜吏宴饮

，而告之曰：“世子无罪，被邓氏孽妇蛊惑先王，诬构陷害，以夺其位。暉郡素有反志，利王子杆幼冲易制，与之附和，成其废立之事，而已自为辅，以售其僭夺之谋。今王抱恙危剧，变在旦夕，不知王家基业，谁人主之。三军皆汤沐之邑，应义之兵，为国爪牙，素坏忠义，倘念王家二百年养育之恩，常一心翊扶，奠宁王室，或者天相其成，铁券丹书，留传万代。”众咸曰：“臣等皆有此心，但未知王子意下如何？恐到那时，或有惊动，又谓臣等惹事。今王子既开此意，这事定是不难。”乃私相通报，齐会于看山寺。诸军赴会，说起这事，莫不奋发。但惧暉郡声势，未知起事如何稳当。正商议间，一人奋然言曰：“但恐军心不齐耳！如使三军一心，不过乘朝奠礼毕，打府堂鼓一通为号，趁来拽他脚，倒跌于阶下，一跌便了。”众皆欢声应之。视之，则捷宝队卞吏朋武也。这朋武又安处清障县人，其先祖为中兴功臣，中间荫尽寒微，邑人顶替为另，其人短小，清秀如儒生，既隶本队，以识字得为卞吏。在京常为人做状词，为刁唆之黠。至是首唱其议，众推为谋主，请朋先击鼓以率三军。朋毅然当之，因相与歃血为誓，但不预定日期，只闻朋武鼓号，便各到来作事。密谋已定，有罗山安全人裴弼直知之，弼直乃又安名士，时他以员外即逸任，居国舅炎郡公门下，即以其谋言于炎郡之子炤岭伯，使之入夥，以规此功而已。自为媒引，乃赴会谓诸军曰：“这事系是甚大，须凭国舅启知圣母，领旨而行。万一暉郡识破，犹得密令执言，明白行之，方是万全之策。”诸军原不须策旨，但见国舅有人在会，却之恐露，且听得有理，乃相与就见炎郡。诸军未至，炤岭先以其事言于其父。其父为人庸常，闻此大事，惊曰：“彼卒徒粗卤轻率为之耳！何得干预。王子还为王，某人为之，我亦不失为前朝国舅。今反求功，纵成也，富贵不加多。万一败露，无葬地也。”其子曰：“他等约议已成，事在必发，发得在必济，拒之，枉错了一好机会，纵大人富贵已满，岂不当使儿等及时做功名，儿业已许他，拒也亦不得。”有顷，诸军齐至，炎郡不得已出见，谓曰：“诸军且有心为国，小职敢有何心？但当就家侄副知兵番阮兼家，教伊员入禀圣母，伊员职知舍史，出入黄宫，人无疑讶，小职自当附语启闻。”诸军乃至兼家。兼又素性怯，闻诸军言，惶恐力辞。诸军曰：“这事已禀知国舅，如此如此。”乃逼兼就炎郡家，受密语入启圣母。原来废长立少，圣母心所不喜，一得此谋正中其意，但未脱妇人气味，恐这事或败露，祸连国舅，欲阴诱暉郡使季子摄位，免其生变，且思七辅之臣，惟完郡公师傅，又是阮兼妇翁，其心可信，且老儒多智，亦可与谋。乃命阮兼一面报诸军迟来数日；一面谋于完郡。完郡曰：“诸军为此惹起许多事来，圣母睿断，实社稷之福。老臣智不越此，但请以圣旨谕暉郡，老夫当从中赞成。”阮兼复命。圣母乃使人告暉郡曰：“今新王抱恙，国内危疑，将军倘念社稷为重，当从权



，许季子摄政，以安人心。待新王长成，复还政退休，终守臣节，将军宜以此意白宣妃，仍使季子事宣妃为养母，而以将军为阿保，幸为斡旋。”晖郡答曰：“小臣履遥拜圣母，圣母念及社稷至计，小臣敢不惟命，但此事非先王本意，臣受先王托孤，丁宁付嘱。今梓宫在殡，骤改其命，臣心有所不安，请置为后图。且先王无别子，惟新王与季子耳，如新王弗克负荷，季子定当次及，即时以正相承，岂不甚美？何须急遽，为此反常之事。夫危者久自安，疑者久自信，愿圣母宽怀。”使者出，未踰阍，晖郡曰：“这事虽打死我也不听。”使者复命。圣母知晖郡志不可夺，复告阮兼，兼恐事泄祸及，再谋完郡。完郡曰：“今事势如此，且听三军所为，会有金知兵番陈有求，东山万禄人，本社兵以事告他，他性喜事，又善为文。即撰三军扶正檄文，阴粘通衢。由是畿内喧哗，此谋发露。朋武以为势不得住，决以次日举事，不必启知圣母，时壬寅十月二十四日也。是先，晖郡知祸将发，肆言于朝曰：“来日有变，臣且死，但臣死亦须有三五人命相随。”众官曰：“岂有此事？”晖郡乃自出一启，称辉伯启，言炎郡潜谋不轨，曰：“请官究治之。”会日暮，晖郡家人或劝晖郡挟新王潜遁，召外兵以捕奸；或劝晖郡引义士入府堂自卫。晖郡曰：“从来习俗多好浮言，未必真有此事。纵有之，徐当究出，终不能遁。倘急不可治，吾受先王命，死生以之，何事惶惶。”是夕，晖郡宿府中，只带仆随如常，略无设备。明日朝奠礼毕，百官方退朝，朋武鸣府堂鼓三通九点，众官相顾骇愕，晖郡使人闭阁门缚朋武，将斩之。朋武既就缚，垂忠侯谓晖郡曰：“彼为此谋，定非一人，若遽斩朋武，奸党漏网，不若付下监鞫穷查，以绝乱萌。”晖郡以为然，于是朋武免死。

却说诸军闻得鼓声，人人踊跃，各持兵器，争入府中。时阁门已闭，诸军在外不得入，啖声动天地。晖郡呼珠郡告之曰：“舅职掌兵番，如何不知戒戢？”珠郡惶恐，唯唯而出。晖郡自作启云：“小臣履谨启，臣受先王付托，保辅王上，今三军为变，震惊宫阙，臣请受王命提兵诛之，克则王之灵也；如其不克，臣以一死见先王于地下。”启成，授出纳进呈，仍请王宝剑讨贼。宝剑出，晖郡跪受，即传车驾御象出战。珠郡立于阁门内之左窠，隔墙谕诸军曰：“军有礼法，今梓宫在殡，不可喧腾，有所欲言，第归具启，其当为之题达。”诸军厉声曰：“舅亦从晖郡反耶？舅不即开阁门，诸军鎚墙而入，舅便为薙粉矣！”珠郡恐惧开门，诸军连肩而入。晖郡挺剑上象出府堂中庭，挥诸军曰：“尔三军各归其所，无得喧闹，我斩汝头！”诸军素慑晖郡，见象凛然，皆坐听命，不敢出声，亦不敢犯。有顷，坐者皆起，转逼象前，晖郡象头向前而触之，诸军避象牙，旋象而趋，各以兵器刺斫之，或取府堂瓮瓦乱抛之，象卷鼻而吼，不敢触。晖郡挽弓，弓弦绝；引銃纳弹，火绝。诸军持长钩

，钩下象奴而斩之，象却，诸军围象脚，晖郡以短稍放下刺之，伤数人，诸军至者益密。又有一团军从宣武门入，按象后，象立不能动，乃钩下晖郡，乱殴杀之，刳其腹，取其肝而食之，拽尸弃于宣武门外。晖郡亲弟选一首号铿武侯，闻变驰赴府堂，行至报天寺门，诸军喝止，以街衢砖石碎其头，投尸于水军湖。晖郡兄弟既死，诸军欢声如雷，共扶世子升府堂，戴于肩上，诸军环立欢呼，请坐益高，使天下咸睹龙颜，以孚喜悦。时仓卒无有几榻，权取制禄饌盘为座几，八人负于肩上，时时举首捧盘加于头上。手倦复降于肩，肩倦复升于头。升升降降，势如蹴球，似捧塑佛。一回高出众，又一回抚掌欢呼，庙坊街市闾阎贩卖之徒，莫不争立看王，府庭如市。珠郡以豹尾旗麾于庭中，鸣金收军，一鼓余方定。先是连日阴暗，至是日，天色清明，天下以为太平王者之象，道路奔走，咸曰：“吾王立矣。”相传欢呼，京师为之罢市。既而设御榻于外府堂，百官翊王即位，拜贺既毕，始出皇上敕命与圣母谕三军扶立徽旨，粘于阁门，皆临时草创，称为成命。

是日变作，邓氏惶恐，变衣服，匿于后宫。小王家臣皆遁走，惟棧郡抱王退居别所，从旦至暮无食，小王呱呱而泣。棧郡吓之曰：“无得高声，使众军闻之，必来打死！”小王惧乃止，至夜，圣母使人寻邓氏与小王，给赐衣食，小王惧不能食，病愈剧，新王购求能医治者，与百金封侯爵。次日，新王令参从泗川侯为王具启，请逊为王弟，乃付下廷议，降封为恭国公，寻卒。

却说诸军既杀晖郡兄弟，余忿未泄，悉跪于王前，请破晖郡营，王许之。三军欢声曰：“官据令另据传，决去破毁。”顷余，晖郡家宅，片瓦无遗，乃乘势肆行。凡文武诸臣，有属邓氏与晖郡门党，及庚子年发密案诸员，与侍近臣，平日苛刻，诸军素所疾者，一时连破，并觅其人而杀之。京中连日骚动，王旨下戒禁不止，命官纠祭畿内，密就会处，择取市人斩之以示警。是后破稍息，而觅人犹不已。

却说晖郡手下阮整真福东海人，其父以商贾致富，家赀钜万，尝居晖郡门下。那人丰体秀丽，智慧过人。少时从事儒学，涉猎经史，十六岁领乡解，随其父居晖郡门下，长于国语诗文，尝慕郭公勋业，撰郭令公赋，用国音，天下传诵。性又豪侠，交游满天下，座上宾客常数十人，吟诗饮酒，随兴酬答。家畜歌儿舞女十余人，自撰歌词，播之管弦，日夜调歌为乐，为长安第一风流。又善诙谐奋语，居晖郡门，十余年始出身，管善小队。或曰：“何小也？”应曰：“勿以善小而不为。”举坐皆笑。其戏语类如此。及平南之役，以笔砚从军，晖郡以其有才，最爱之。晖郡卒，后有告整偷官银金以百万计，辞连晖郡，下狱拷打，抵死不招，旋得无事，晖郡益加重爱。晖郡镇义安时，以整为右参军，尝使调治水军，御寇于海面，水战无敌，海外呼为“水鹜鸟”。晖郡改

镇山南，易管前中队巡海，复改该前宁奇，隶义安镇。整祖墓在鹄鹏山，地法云：“千万龙飞千万虎，称霸称王无不如意。”整因自号为鹏岭侯。整有邑人阮曰选，中弁生，其人膂力过人，又有胆略。整为提引于晔郡，得管后坚中队，属山南镇。至是闻京有变，选超海而归，自十月二十六日开帆，至二十八日抵东海，以其事语整，整惶惶骇愕，不知所为。正是：

冰山见日还难倚，平地生波孰不惊。

未知区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杨元舅议斩骄兵 阮国师谋清内难

且说阮整得曰选所言，一番惊惶，既而矫情镇定，秘其事不露，但密告其妻云云。而身赴营球镇所，告瑶忠侯与之谋议。那瑶忠侯系是晔郡妹夫，为义安镇守，闻整言大惊，问整计将安出？整曰：“本镇与顺化接界，富春副将体郡公、峒海屯守魁寿侯，皆系我先公门统，今与我有同舟之谊，密书告体郡，令以计杀大将而据其城，魁寿必以峒海应，台公据本镇将为唇齿，收用豪杰，调遣土兵，塞黄梅之路，设重镇于琼瑠，为固守计。至于海面防守，某请自当，本镇地利足凭，人心可恃。前年超郡公得罪于裕祖，亦据此州拒命，终免于难。况今事势又易于超郡时，公能为此，足举天下之兵，朝廷不能制，且保境安民，徐观天下之变，非特目前免祸，将来必有奇功。”瑶忠侯沉思曰：“君计诚善！但某自料才不能为此，请更思其次。”整曰：“除此惟有去国尔！”瑶忠侯曰：“去将安之？”整曰：“天下万国，问患无地可投？”乃密语瑶忠侯如此如此。瑶忠侯将听而糊涂未决，谓整曰：“这亦大段事，容其再思。”整曰：“今事变在斯须，竟待思得再时，祸今已至矣！公第留思，听某自便。”乃辞，归问其妻，已结束了。声言镇官差巡海面，乃尽挈其家口老少，并家产入船，众人皆莫测识。整既登船，召所领奇兵三百余人，立河岸，明告其故，留许每人钱一缗，而与之别。诸军始知其事。整发大炮三声，开船中流，张帆出海而去。

却说三军既扶长君，挟功骄弄，日日聚会，侵议朝廷大政。每条上，某事当因，某事当革，往往无理之事，要朝廷以必行，又希求恩泽，无有厌足。朝廷有特议可否者，以破家毆杀吓之。百司勘讼，或认原是亲，或认彼是故，逼令变乱黑白，其所发民有讼，又自勾催论断，不听官司，百官皆屏气吞声，不敢触犯。宫中一举一动，辄窥伺指议。或曰：此事何得如此？此事何得如彼？王与太妃自觉拘束不堪，廷议以为当论功行封，以示酬答，使各满愿，然后渐以法裁之。王以为然，乃命论翊戴功，以朋武为推忠翊运功臣，出身侯爵，管侍内后兵。炎郡、完郡与阮兼、嘉寿、誉武等皆为宣力功臣，升职有差。又录起会三十人为忠义迹，别加升赏。其余中外水步诸军，各升职一次，并颁赏钱银

有差。又录起会，又给空头，敕令各道许让与他人取钱，以覃实惠。诸军受赏既毕，王谕令各循法律，以共乐太平。是后诸军相戒曰：“吾辈既相扶立阿公为王，当勿甚苦扰，使知为王之乐，看将来渐渐顺境，居处加何？若复肆太甚，到那时，随事制之，我权原不失另。”由是少戢，王得安闲，引用亲旧入居要地，以左司讲阮侃为参从，元舅匡寿侯杨匡为权府事。阮侃宜春仙田人，生来为风流公子，少年领第，事圣祖潜邸，最被眷注。及圣祖即位，益加宠用，出入禁中，与监班同。侃率性豪华，甲第歌钟，琴诗娱乐，为风流大臣。所居金瓯寺，山水竹石，极有趣致，王尝幸御其第，赏赐优厚，历官左侍郎参从，与春郡公同在政府，贵宠于文武无二。既而改授山西兴化兼镇守。庚子密案，罪当死，王特为减等，囚于珠郡之家，晖郡与邓氏阴欲中伤，期致之死。侃为国音叙情曲，历述往程宠遇，暗达于王，王怜之，乃得不死。及新王立，复职回班，升吏部尚书，爵赞郡公。时义安兵追怨平南之日，侃为义安镇参领，兼理粮饷，纵其家人扰苦本镇，相与喧哗，言曰：“阿老为人奢侈纵欲，前年肆毒我州，我讼不获理，今又有国师，若留之，使再入相，民何以堪？吾等每人一拳以了之。”其中有解之者，复得无事。杨匡乃太妃同胞弟，为人庸猥无能。庚子密案，王家臣亲党皆得祸，匡时管中威奇，与太妃居中用事，诸军谤曰：“阿舅党有何才干？只藉裙人之荫得至于此。才离困穷，骤欲富贵，譬如积饥之人遇饭骤食，终见肠胃溃裂而后已。”至是二人同入政府，众心不服，然军情多狡，彼忍而此恩，背毁而面誉。莫知端倪。且权要之家，往往闻太平语，不闻危语，是以凡事勇于向前，无复却顾后虑，只要做太平深谋密议，惟以抑骄兵为第一著。适有四人诈称同队，抑借东河居商船，为其队长所发觉，并斩之，众皆怨其滥刑，然业已自发，终亦遂帖。二人喜，以威权自立，曰：“国自有法，若第执法如此数次，纵来骄也不骄。”

时有东城知县枚允奎，罗山安全人。为义安巨刁，诸军骄弄恣行，多是他所促，将使要功于朝廷。密告赞郡公曰：“朝廷以为骄兵可戢，不知其祸将有不可言者。仆闻他言，皇嗣是他所迎回，今皇上年高，皇嗣孙长成，他将共会请皇上行禅让事，使帝王之位皆定于军士之手，以益重其功。其中复有挟功觊望者，欲谋扶皇家，一统天下，以夺王家之权。此计得行，仆恐诸公置身无地。”赞郡公言于王，王使允奎从中发摘。允奎乃诬告泗川侯之甥勾稽超寿伯预谋，付下查究无状，朝廷犹直告者，而囚超寿于本贯。允奎以发觉得封奎岭伯，出身管侍内殿侍候兵，为皇嗣孙讲官，使居内殿，以伺察之。

却说皇嗣孙讳维祁，乃故太子维祗之子。初，太子丰姿秀丽，英睿夙成，尝愤皇家失权，慨然有收揽权纲之志。博览经史，爱好儒生，天下豪杰，莫不想望。圣祖为世子时，素以颡颥相忌，时毅祖正妃无子，生得一女仙容公主，年

才十岁，王最所爱。正妃请王嫁于太子，使他日为皇后，王许之。一日，王太子与世子同入侍，王赐之膳，令子婿同盘。正妃曰：“王岂得与帝并食？”乃命别之。世子变色切齿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既出，谓太子曰：“吾两人会须一生一死，此帝亦不当与此王并立。”及嗣位，与家臣宦者韶郡公阮金锭谋，诬太子蒸于毅祖宫人，以罪状白皇上，收捕系狱。先是后殿三山井中忽有声如雷，太子以术数占之，知必及难，言于皇上，皇上每为祈祷。至建捕之日，太子知其难作，入居皇上寝殿，韶郡公引兵先入东宫，将捕获而后奏闻，遍觅不见，乃直入殿中数太子罪状。且曰：“臣闻太子匿陛下寝殿，请收捕送臣。”皇上抱太子，久之不忍诀。韶郡长跪于庭中，太子自知不免，拜皇上御前，自出就缚，送至府中，废为庶人囚之。更以皇弟四子黎维谨为皇太子。韶郡公再使人诬告丹轮中式武辉傲、梁涧等谋劫故太子出囚，起兵作乱，付下廷议捕傲究治，涧逃，傲不堪葦楚，只得妄首，太子坐绞死。行刑之日，日中天色黑暗，咫尺不辨，刻余乃止。天下士女，莫不坠泪，以为古今大逆极惨之事。时景兴辛卯十二月二十日也。王既杀皇太子，颇有一统之志，将取皇孙三人监在一处。一日斋戒御西湖，欲祈神梦。正行间，望见舆轿在前，轿上端坐一人，遥乔认是太子，王传问诸军曰：“有见舆轿在前行否？”诸军皆曰：“不见。”王大惊，即命还宫。夜卧帐中，忽见一人头戴红巾，身被绛服，杖一板棹，披帐立于榻头，张目视王。王急问是谁？答曰：“我是太子维某。”王大惊，始知太子之灵也。

却说太子被收之日，宫人抱皇孙三人西奔，投宿于慈廉驿望之民家。其人于前夜梦见一人报曰：“尔家须洒扫门庭，天子及太后乘舆且至矣！”觉来以为民家，那得至尊临幸。是日，拱立门外，无一人至者。向暮见一妇人抱子，望门投宿。乃迎之，入置之上座，曰：“仆夜梦如此，姬与诸儿无乃大贵耶？非是王室宗亲，定是皇家支派。”宫人曰：“梦寐之间，何足凭据？无妄言语，这杀人事非浅。”翌日乃辞去。既而彼人知其踪迹追获，安置之山西镇，后复送归京师，拘于提领狱。及诸军收王时，皇孙年十七岁，诸军乘便具舆轿迎于监所，送归殿上。皇孙龙颜凤眼，声如洪钟，诸军见之，咸称曰“真天子也。”王圣母素厚太子，见皇孙归，恐太子失位，使人阳召皇孙入侍簧宫，阴送珥河沉之，以钢床逼皇孙行过莲湖，皇孙号呼于辇中，为更兵禁住，辇夫及随人四散，皇孙得免。于是三军喧腾，要究出谋害皇孙者而杀之，太子预闻其故，入侍王府，乘舆置于府堂门外，诸军怒曰：“天子可幸求耶？母留此教他得便奔走，为不等事。”乃击碎之。太子恐惧，微服潜回。王知这事衅由慈宫，乃谕三军，令勿喧闹。即令廷议立皇孙正位东宫，以安三军之情，逼令太子让位，降封崇让公。皇孙即为皇嗣孙，上命置讲官，蒙养之功日就月将。由是

贤圣仁孝，闻于中外，诸军遂有尊扶受禅之谋。至是允奎发其事，虽究出无状，而王心终亦疑之。一日诸军相会以迎回皇孙之功，奏白皇上，希求恩赐。皇上许入拜于万寿庭，宣旨慰劳，令左番吏使攻莲湖鱼，以鲭鱼烩宴诸军，而徐议赏格。诸军会宴殿上，有人驰告于王，王召国师国舅，谓曰：“骄兵尊扶之谋，扑不可灭，今彼辈方会于殿上，为之奈何何？”国师请捕而诛之。乃命仍一首号沾武侯将风云兵来捕。这沾武侯安朗富华人，试中造士，仪状雄伟，胆敢有力。既衔命，提剑出府门，按剑以手摹其刃曰：“利哉剑！利哉剑！好斫骄兵头。”乃引兵就殿上聚宴处围之。诸军方宴，闻有兵来拿，四下逃窜，擒得七人送归府堂。王命立召百官议处，百官齐集，将七人问状，七人具以实对，并无别谋。众议皆回护者，元舅独毅然曰：“不须问某状，只惯会不悛，定当处斩，更有何议论。彼恃众而骄，不可一时尽杀，但犯者不容便了。譬如一握箸，劲不可折，特扳其一二而折之，久久即尽。前日斩四人，曾不见向谁人责偿也。”国师曰：“国舅之言，深有理，诸官按律行之。”乃按偷入皇城之律，并议处梟。条上，王命即日处决，于是中外相传称快，时景兴甲辰二月十五日也。七人既死，诸军各怀忿怨，相聚谋曰：“今日有此朝廷，使其君臣得安享富贵，我等之力，不以为德，反以为仇，动辄裁抑。我若姑息忍耐，使彼折箸之计成，吾等无噍类矣！”有曰：“吾等不会折，惟会打矣！快着每人一拳，送他辈从晖郡去，看他还折得么？”乃相约次日退朝举事。有人以其谋密告诸员，诸员且疑且信。次早，国舅与沾武潜入府中，国师闭门居第，不敢造朝。朝退，众军分兵围其营捕之，入国舅沾武家不见，立破其家。顷刻皆为平地。惟国师家有手下北客人，素善剑术，他闻变，提剑出门捍之。诸军见北客样，疑有许多剑客，不敢入。久之，出出入入，只这一人，遂逼入门。客提剑之，伤数人，众军齐入，斫为肉泥，遂入其营。国师已改服，从间路走射场坞门去了。诸军破其家，王闻国师营有人捍御，以为有备可保无事，命一号官军直来分解。至则国师已逃，其营破荡将尽，诸军再归告王曰：“国师提兵出外作乱，请追蹶之。”王使侍臣金知兵番湍忠侯将兵追之，密令徐徐而行。湍追至纸桥坞门外，不及而还。诸军怒湍不力，又破湍家，湍亦逃去。诸军不见这三员，意甚愤愤，知国舅与沾武匿在府中，乃分道遮截府门，而相率入府堂，要王出这二人。王诈曰：“不见。”众军曰：“他逃入府中已有人见知，现记时刻而王犹抵赖耶？古者岂有停止王者。”杨太妃泣谕诸军曰：“未亡人幸赖三军扶立王上，得至于此。今只有一弟愿诸军饶他性命，以全骨肉之恩。”众厉声曰：“饶阿舅性命，前日彼七人死，谁饶？若固匿之，立见宫阙为灰！这也不和？”太妃坐于地下，合手将拜。诸军又曰：“不说与妇人，只问王耳！”王曰：“如此相逼，宁勿立为王！”请军曰：“以为王欲，故立之，不

欲，谁强？”一人从而言曰：“饶舌若是！且下却座陛，别扶瑞郡公来则了矣！”王惶恐不敢作声。会日暮，诸军各散，曰：“他譬如捕鱼，水深则鱼藏，来日决水令涸，看他能飞上天耶！”是夜诸军防守府门甚密。王与太妃谋曰：“他如此势头不可以空言讲解，须以厚币赂他，庶几可济！不然，更设计策。”太妃曰：“闻有仍卞吏奕寿，为人狡猾，诸军有所谋多取决于他。”旦日王使人谕奕寿，以货赂为意，令他主其事，许银一万两，钱三万贯，纵他所为，不问其出入。且曰：“一事济之后，更有重赏。”奕寿心已许可，犹作难色曰：“他万人万口，难与言语，动出货赂意，便生嫌疑，倘有一二人横说，怒气冲撞，敞腰还堪得几掌。”使者固要之，奕曰：“既如此，容臣择其老点者数十人，与之心输情合，与臣倡和，或这数十人别有所请，随王商量，臣请自勾当，至若公共银钱，待这时众军齐集，出自王言，臣与这数十人从旁倡和，则事可成矣！”使者言于王，王许之，私送他银一千南，使之分发。晡时，诸军复相会，入逼府中，王与太妃再出慰谕，诸军曰：“何事腾口，只要入禁中遍索诸府堂，把枕发拽出来，问他握中箸，还能折得几个？”王曰：“诸军何快于是，徒污手耳！寡人有不腆微物若干，具遁犒赏诸军回心，饶两个微命。”诸军曰：“王独惜此二人，行看府堂皆不可保，臣等何取此数银钱。”正喧腾间，奕寿出次言曰：“堂堂王者，既如此卑屈，诸军不可尽辞。”这数十人各各附和，毕竟卒徒，孰不贪利。遂降心，言于王曰：“既如此，太妃亲弟姑且饶之，沾武中天人，臣等请每人一片肉为酒肴，便即散去。”王曰：“赦须全赦，何分彼此。”诸军曰：“王若迟回，曲蔽沾武，臣等血入心时，连国舅也不免。”这沾武自前日入府，匿于麟阁上，以双剑自卫，心自念诸军若不听王调停，直入捉他，他便于梯上斫众兵三五人头，不肯独死。至是事迫，王使人谕曰：“今社稷危如一发，王不复能相隐蔽，将军且为勿惜一死，使王室奠安，万世之功也。”沾武不得已，下梯见王曰：“死便死，臣请双手双剑与他大斗一场，快杀数百人，以少泄王怒。”王曰：“如此徒惊动太妃，寡人亦不自保。”沾武投剑于地曰：“如此没事，臣枉死矣。”王泣与之别，约沾武死后，给田千顷为世业，褒封福神，以十邑为祀事民。沾武曰：“只为王死，何事希求爵禄。愿王奋发乾纲，转乱为治，臣死骨不朽矣。”王乃手书忠义壮烈大王六字赐之。沾武跪受，环其纸而吞之。拜谢而出，过小笔店，诸军拽之曰：“尔利剑毕竟如何？”沾武曰：“我不能以此剑斫尔辈头者，奉王命也，为社稷也，将来还有他人来斫尔辈头，不久便见。”诸军与殴之，沾武曰：“此禁地，不可！容我出府门外稳坐，任尔辈为之。”沾武徐步至石桥边，从容安坐。坐定曰：“好为之！”众以砖石击其头，流血被面，沾武坐而不动，以袖拭面。笑曰：“吾不复应博举，犹试肝胆，怪哉。”一人从后以长枪刺之，遂

死。沾武既死，诸军怒犹未已，迫王追理前案，王不得已，付下廷议，国师、国舅皆罢职为民。坐斩七人，皆偿其死命。自是诸军益甚骄肆，街衢中栏手而行，公侯皆回车避之。

却说国师初复职为山西镇守，既入相，使其弟〈王田〉岳侯阮侗代领，至是仓卒出城，以独杠辋着两人抬出去，望山西路走。至镇，其弟出迎，问故，国师曰：“谚言：‘军不治’果然。”因具说来历。其弟曰：“今事既如此，兄将奈何？”国师为人疏旷，无心机，笑曰：“除是鬼神之术，系见他私会，即来为祟，使他腹痛肠裂，如大圣之与黄眉，没处摸捉，庶有所恐，若人力，则无奈矣。”其弟多机智，谓国师曰：“弟有一术，可令他尽死。”国师曰：“计将安出。”弟曰：“今四镇之民，怨他入骨，以诛骄兵为名，一呼莫不响应。本镇地处上游，其民淳厚易使。兄前镇兴化，土酋皆其旧属，宣光藩目演郡公，富甲天下，前年注误，兄曾庇护，素得其心，以纸书招之，必为之用。山南镇硕郡公，百战之将，素号‘无敌’。京北镇辰忠侯，海阳镇亭派侯，亦皆智术。以王命密传，令潜养义士，据守镇营，仍听兄调度。兄以宰相兼师傅之分，一言出口，诸将莫敢不从。京北降将秀晖该回皆为点贼，今现在内臣日忠侯所，纵使之驱扇凉江北河可为一臂之助。太原老贼该嘉，曾及兄门下，约令同日起事，使凡清、义骄兵，见在外镇悉歼之。或有逃窜，许所在民杀之，四方八面，鼓噪入城，骄兵无路走矣。此不世之奇功，兄其图之。”国师曰：“甚善！但王在他掌握，投鼠能无忌器乎？”曰：“此甚易事，先使人启知王上，密取府库金银府库货宝，交付方镇。太妃与王子宫嫔潜出城外，随便安顿。密报硕郡公以舟师赴青池津。声言巡河，阴使横渡小舟等候于西龙津。王微服登舟，顺流放下山南营驻驿，然后诸镇齐发，便无碍处。”国师曰：“非公我不及此，事纵不成，亦一快也。”乃以密启以告于王，王大喜。密旨优答，且约如此如此。乃请太妃改装，潜出城外，权驻于王第七姨之夫贯上福县文甲社，以王子及诸宫嫔随之。仍取府库金银重宝，使亲信侍臣潜出。四镇，各各交付山南镇官，以本月二十八日密来迎驾，初一日诸道一齐起兵。布置已毕，至日硕郡公依命而来，京中腾沸。言山南镇官起兵逼城，尽诛骄兵，诸军仓皇，潜使妻子束结出城逃遁，单留军籍在京。齐入府中，请王急征之。王不得已出御泽阁劳军，军中有知此事者，骂王曰：“王无谓臣等无知，徒以口头卖弄。此去西龙津，从宣武门出，不过百步。已有硕郡舟迎候在此，好前顾后盼，辄得无人时，速速就此觅去路尔。”王默然变色而入，由是诸军日夜更守王府甚密，出入机察，稍异者盘诘之，以故王不果行。硕郡闻之，复归本镇。王使人告罢兵，未及达，越次日，诸道依约一齐举兵，天下震动，所在豪杰并起，皆言扑灭骄兵。是日凡清、义二镇骄兵，隶诸镇者皆逃去。所过村



邑，不敢出声，有失口露出清、又土音者，众闻即杀。他辈往往佯为口喑，乞丐于途，潜回京师，言四方兵不日集城下。乃相会谋御，自分道而行。西道出至大冯，北道出至咏桥，皆为地方土豪所败，弃甲带伤而归。时京师震动，庙坊街市，皆提挈出城而走。诸军且惧且忿，呼王为贼王。因相与入府中，尽取兵器，分各营奇队自守之。王宫无寸铁自卫，是日捉得义士四人入城，诸军密将会所问状，其人妄招本夜外兵齐来掩袭，诸军大惊，相戒严。铕焚火媒，刀稍出匣，直夜传发，京师几溃。旦日将四人斩之，环立王府，责曰：“臣等翊扶，王始得立。今王反以为仇，清、又兵二百年来，为王室心腹爪牙，今王起四镇兵，将加害二处，信皮肤而疑心腹，张刀锯，以剪爪牙，为王画此计者，皆鸩毒王者也。王若不急谕四镇罢兵，幸勿责臣无礼。”王坚言不知，而密使人告诸镇，令止其事。诸军不知王有阴止之命，疑王不已。相与聚议为大逆事。乃约以夜三鼓，发宝龙铕三声为号，齐入王府作事，尽取府中宝货财物者分之。仍以王乘輿卤簿军民簿籍，送至内殿，迎皇上归清华。正是：

鱼服漏言还不果，狐心坚执故相猜。

未知这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复师雠阮整援兵 赴国难李公殉主

却说，诸军密谋既定，相与质于阮{仍玉}。{仍玉}惯于谋做个文书，乃为立定条约，分付某人行某事讫，即以其某入告于王。王大惊曰：“吾昨日尘中和宫，有飞鹊下庭前，跃睨我再三，如欲搏击之状，即令侍臣以戈挥之，乃飞去。我心知其必有下人谋我者，今果然矣。尔其为我调解，俾符我挥戈之兆。”乃许以银钱，使{仍玉}密破其谋。{仍玉}为人浅露，得王恩意，旋即夸之。诸军知其谋为{仍玉}所泄，遂捕{仍玉}。{仍玉}逃归清华，王以{仍玉}多心喜事，因其去，命为顺化记录。{仍玉}去后，会诸镇罢兵，诸军之谋亦沮。

却说阮有整于壬寅年开帆出海，入西山广南地界，北夹隘云，南夹嘉定，西夹哀牢，东夹海堤，封千里。阮家置为西山郡。西山有姓阮名文岳者，原义安人，于阳德间，阮师侵义安，据有南河七县，俘其民南归处于西山，文岳亦在其中。岳家资富厚，以樗蒲负赌，转富为贫，遂为云屯巡卞吏，人呼为卞岳。既而又被负官钱，遂逃入山中，有手下百余人，寇掠州邑，镇将不能制，自称西山王。一日岳自坐槛中，使其手下轮报沿途曰：“西山王即卞岳，已成擒，驿送镇营解纳。”镇将大喜，开门受之。岳縻在城中，夜破槛而出，夺狱吏卒兵器，先杀狱吏，焚其营，遂杀镇将而据其城。时阮淳年幼，国传达郡公专政，国内乖离，文岳叛命，借北国无赖人，伪集亭侯为援，以拒阮师，阮累战不克，势浸强大。景兴甲午圣祖乘衅，命大司徒晔郡公为平南上将，提兵按罗河，声言入援两山王，岳遣人贡名马宝剑求内附。时顺化初定，将士惮劳，欲

置西山为后图，启请因而抚之。圣祖遂以岳为广南镇守宣慰大使恭国公，自是岁修职贡。晔郡尝使阮整使西山，整以才辨为岳所爱重，其后岳有黄龙之瑞，为龙头座檣即位，自称天王，建元泰德，朝廷知之，置而不问。岳尝有吞并顺化之志，而无可计事者，至是得整来奔，岳大喜。但其心未信，整具述颠末，请以妻子为质，求依其国，岳许之。岳素爱整才，浸见亲信，整亦尽心所事，为岳画计。取占城、暹罗、盆蛮诸国，身自执兵前驱，冲冒矢石，诸国取次削平，于是情分日密。整在西山，日思返国，而朝廷失一整亦深以为虑，尝募有能招整者重赏之。整妹夫请行，朝廷给密旨遗之，其人入见整，未及出言，整曰：“尔劳若跋涉，来此何干？母乃为郑王作说客耶！尔看我面，生来何曾听人吹嘘，而尔斗胆若是！”阿妹夫只得低头默默而已。整曰：“虽然，尔从北来必知事情端的，且为我说，前镇官被难后，公主与公子落在何处？”曰：“公主那时被杨太妃拘于后宫，两公子闻变出奔，归于安勇县，起兵复讎，京北震动，郑王使京北镇守满忠侯将兵击之，阵于三层山，公子使首令黄秀为前部选锋出战，阵前斗死。军败，两公子并为所获，槛送京师。”整叹曰：“少年客气，无怪败事，然亦义举也！虽败犹荣。”又问送归京师，究竟如何？曰：“廷议当死，王念姑舅之亲，特赐减死，但被太妃密使人以鸩杀之。有人告王，王使人中止之，至则长公子已被毒了，第二公子幸得免，今见监在兑门狱。”整喟然叹曰：“哀哉！毁巢覆卵人也何辜？”又问公主拘于后宫，起居若何？曰：“王以胞姑之亲，情有不忍，但太妃挟以旧怨，多方苦恼。公主忧忿成病而殁。”整太息久之曰：“死为得所，何以生为？”又问邓宣妃如何？曰：“小王废后，太妃令人拿宣妃来，宣妃不肯拜，两侍女夹持拽发叩首于地，宣妃坚不肯拜，亦不出一言，太妃怒，数其罪答之，唾其头目，幽于后苑之护僧堂，备极辛苦。一日宣妃蒙衣蔽面，出宣武门逃去，至庸客渡追及之，拘监益密。次年盛福山陵寝俎豆金木器无故应手烂碎如泥，寝郎急告变，太妃问诸巫女，巫女曰：‘主上违先王意，不孝有二：主上初立，疑邓氏为符咒祲厌梓宫内，发梓宫更其衣衾带敛，使玉骨不宁，一也；邓氏先王所爱，而屈辱之，使亡灵不安，二也。不早悔谢，其变未止。’太妃恐，告于王。王乃命官谢祭，仍复宣妃为侍内宫嫔，使奉寝庙，宣妃得侍寝庙，日夜号泣请殉。至先王大祥日，饮药而殁。王命清华镇官以宫人礼择陵外一里之地葬之。”整曰：“得其死矣！吾以为宣妃但有个颜色，不知其芳心乃尔，第不知妃位缘何更复为宫嫔。”曰：“王立逾年，出顾命书，有圣母御批下朱字云：非先王龙笔，不足为凭，付下廷议，添差范阮攸定为国是，言奠都王之位，与宣妃之命，及顾命书，皆先王乱命，逆常违理，非所以为是。圣母以母改子，深得事理之正，宜追按附和之罪，明正典刑。于是宣妃坐废为庶人，泗川侯坐擅写

顾命书，卿郡公坐擅代龙笔，添差汝公瑱坐擅草宣妃册命，出纳垂忠侯坐编传册，此并罢职还项，邓氏复为宫嫔，缘此故也。”又问：此外更别有恩怨否？曰：“王立之明日，下令并在含容，惟庚子年密案者不在赦例，诸人次第伏锺，惟吴时任不知所之。其坐密案死者：遵生侯、溪忠侯、与第六姨夫，皆崇以王爵，设超度坛，以洗其冤。”整曰：“诛父命于朝，彰父过于国，此大不孝之事。”又问：参从陪从某员人？曰：“王初立，泗川侯罢，以陪从裴辉璧代之，封继烈侯，今继烈侯独行参从。张登揆及枚世汪、阮公灿等，更送为陪从。此皆当今柄用的面目也。”又问：自此至今，有灾祥如何？曰：“无祥，但于壬寅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忽于空中大响一声，响长刻余，震天动地，不知何声？”整曰：“此天鼓声也。”又曰：“癸卯年雄王山陷二十余丈；是年六月天德江竭一日夜；甲辰年十月初一日之夜，水军湖中有声如雷，湖水沸动，旦日鱼虾尽死；又于府中树上，尝有鸦数万盘飞，日夜乱噪；又府堂阁门边城，无故陷约十余丈；此皆大异，人所共知，其余细小，不能尽述。”整颌之数四，遂问骄兵之状，且对颠末。既毕，整召膳夫令具酒食醉饱之。乃诘其来意，对曰：“瑯忠侯以仆与公有亲，自启于王，领旨命仆说官人回朝，不失富贵。”整笑曰：“尔愚诚不足责，吾特恶其使尔者，敢欺侮我，吾为尔结果。尔纵有冤，自归冥府，讼其所使者。”乃命手下推而斩之，岳闻整斩其说客，益深亲信。越丙午春末，顺化大将造郡公，使其属校翊右队阳岭伯阮孚如入西山言边事。孚如与整素相善，为整言顺化可取之状。且言清、义及四镇之民大饥，民情怨苦，兵与民相失，势不能久。能取顺化，则天下不足平矣。整由是决定返国之计，入告岳，陈取顺化机宜，请调发兵将，直取富春。岳从之，命其弟上公阮文平，节制水步诸军勇将武任为左车都督，使整为右军，并听平号令，以四月二十八日出师，望富春城进发。

却说顺化自甲午年归我疆土，朝廷以富春为极边重镇之地，留屯兵三千，更戍兵三万，置大将副将各一员，督视副督视各一员，自隘云以内，诸要地各设屯所。籍其民以益兵，垦其地以益粮，通贸易之货，干山海之利，以科目取人才，以名爵收人心，控制管辖，无不周备。惟大将造郡公，原来是柔缓的人，徒以口舌御人，而临冲制变，非其所长。先是督视阮令宾每言西山可急取，为造郡所拂。令宾言于朝曰：“造郡以怯懦误国谋，顺化必失于造郡之手，请罢造郡而拜副将为大将，庶几顺化可守。”王以顺化初定，喜造郡和静镇重，遂罢令宾督视，更以别员代之。时榜眼黎贵惇考西山起地讖记，言于王曰：“西山有天子之地，地到十二年，其强莫御。顺化大将恐非敌手，请王留意焉。”王亦以为过计，不甚致意，既而边境无事，南北各安，顺化为太平乐境。丙午年四月，忽有北客商船来，客长入谒造郡，以术数言相公晚运福禄不可

言，惟小限逢冲，防有疾病之危，今及盛夏，宜修忏祷则吉。造郡信之，修大斋坛，祈祷七日夜，诸军服役，夜以继日，倏闻贼步兵已取隘云，守将权忠侯战死，诸屯水军从海道出，旨夕且至，造郡惶惶归城，不知所为。诸军久劳役，猝闻贼信，皆破胆丧气。造郡使人求北客，已不知去向，始觉是个探子诡谋。

阮整在西山时，知造郡怯而多猜，谕降未必肯信，乃为蜡书，使人密报副将体郡，言西兵甚锐，锋不可当。体郡原与整皆系晖郡门属，能以城降，可保富贵。而又阴告致书者，故为错误，达于大将造郡处。造郡得书执而不宣，密有迎降之意，无何，敌兵大至，大将副将会议拒之。原来富春城临江，自江心水面，仰视城脚高二丈余，时敌兵舟师从下向上，仰射不及城，城中闭门坚壁，毕众拒敌，步道敌兵却入舟追射之，没留一艘，士气稍震。是夕潮水暴涨，江水浮绕城脚，敌放舟师，对城直射，而纵步兵围其城门，大将使副将与其属坚金侯等出城迎敌。副将有子二人，皆为列校，随其父出战，依垒而阵，拒战一更余，药矢俱尽，副将使人入城请益。大将坐城楼上，令人闭门拒之，曰：“某奇某队，制禄口分之外，已各有药弹，更向谁人索辨耶！”副将大怒，谓诸将曰：“造郡反矣！今某斩关而入，先断此老贼头，然后出战。”顾其子曰：“尔等当前拒之，我少顷且出。”乃拘象头而入。象却，阵挠，贼兵赶来，副将之子二人，纵马出阵，挥刀杀得数百人，敌兵益至，斫马足，马仆，二人步战犹杀得数十人，伤重力弱，呼其父救之，副将急拘象回救，时二子已应刃死于阵前，坚金侯亦当阵斗死。副将收兵，欲结别阵，回头城上已树白旗。象奴下象而逃，贼追象射之，副将死于象鞍上。大将开城门，舆衬出迎，平纵兵入城，大肆杀戮，督视阮仲斗死之，镇兵奔出城外，尽为土民所杀。是役富春数万人命无孑遗者。富春既拔，平乘胜分兵取峒海屯。屯将渭派侯叶同宁逊，望风而遁，尽失顺化之地，时景兴丙午五月十四日也。平取了顺化，会诸将议修理罗河旧界，而以露布奏捷于西山王。整曰：“明公受命取顺化，一举而定，威振天下。用兵之道，一曰时，二曰势，三曰机。三者可乘，往无不胜。今北河将惰兵骄，朝廷无复纲纪，我乘势而取之。所谓兼弱攻昧，取乱侮亡。此机与时不可失也。”平曰：“北河大国，许多人才，古语蜂犹有毒，岂可轻易。”整曰：“北河人才，惟臣一人耳！臣身已去，便为空国，公请勿疑。”平本善以言语折人，戏答曰：“不疑在人，毋乃疑在公耶！”整失色谢曰：“臣自举其庸愚，甚言国之无人才耳！”平复慰解之。且曰：“四百年之国，吾一旦攘而取之，人之称斯师也，谓何？”整曰：“臣国有帝有王，乃古今变逆之事。郑王名曰扶黎，其实胁制天子。国人素所不悦，从前英雄每举事，未尝不以借名尊黎，但郑数未终，故事不成。今徵之地记云：不王不伯

，权倾天下，传二百年，萧墙起祸。计自太王至靖王已周二百年之数，明公诚能以灭郑扶黎为名，天下莫不向服，此不世之奇功也。”平曰：“此事甚好，但我受命取顺化，非受命伐人国，矫之如何？”整曰：“春秋传云：矫小而功大，为有功，何矫之有？况公岂不闻：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耶！”平为人英睿果断，得整言，中其意。使整将选锋兵，越入大安海门，先取渭潢粮场，而已自引水军继发，约整到渭潢先举烽火为信。布置已定，整领兵先出，所过义安清华，各分游兵数百人，声势驱逐。义安镇守钊忠侯，清华镇守垂忠侯，皆弃城而走。六月初六日。整至渭潢，屯将望风而逃，粮粟百万斛，皆为整所获。整举火烽为信，平见火号，即自引船千艘，从海而出。义安土民登山，望海外楼船旗帜，叹曰：“谚云：‘负蛇咬家鸡’彼诚有罪，然亦旷世之举也。”整在渭潢与平会，声势大振，国内携二者，往往先报整军，尽以国情输敌。而敌情虚实，朝廷茫然无知。先是富春之溃，边报至京，议者多言顺化本非朝廷疆土，先朝糜费中国而取之，复劳戍守，终无所益，今失之，亦一幸也。只可讲求义安留屯故事，申定旧疆界，我以失顺化为幸，彼必以侵我为戒，当得无虑。于是上下放心。既而忽闻义安镇溃，敌兵且至，始仓皇失措。乃以泰亭侯为统镇，将二十七奇号，拒敌于义安。泰亭侯闻命十余日，整装未毕，比及离城半日，敌兵已至渭潢。乃命泰亭侯将兵御于山南，加差璉忠侯丁锡壤督领水道，将卫左卫右五侯五善五中择等骑队船与泰亭侯水步并发。整时方御水寇于海阳，至是水寇与南兵会，仍以壤回对南道。壤郟江名将，素有门望，朝廷专以水战责成于壤。壤舟师决于绿门，与贼相持。时东南风甚急，贼从下流使战船五艘为前部选锋，张帆溯流而上，大军从后徐徐继进。壤见贼选锋船来，即将舟师横江作一字阵。命诸军纳宝麟銃，向贼船射之。射了一声，贼船不动，壤命再射，船帆皆卷入，诸军皆喜，以为敌有惧意。壤命射发三声毕，贼兵发巨銃一声如雷，其弹飞上古树，折作两段。时帐忠侯出兵两岸，见銃弹飞来，大惊欲溃，敌乘势舍舟登陆，帐忠侯兵尽走，敌直抵宪营，帐忠侯与督同阮辉平只身潜遁，泰亭侯次于金洞口亦自溃而走。时边书告急，文武百官在京者，各谋安顿妻子，藏匿货财，无一人敢以讨贼自任者。王以参从裴辉璧久相无状，至是又无一制御之策，心中厌之。左右攻之益急，乃罢相，出为督战。宰相既去，人心益摇，王乃召公灿密议却敌避敌之宜。公灿曰：“贼悬军深入，无所忌惮，当诱入近地，一战而歼之，亦用兵之奇道也。且京师天下之原本，去将安之。若乘舆狼狈出城，人心涣散，是举其国与敌也。今但当请太妃与六宫权且出城尔。”王从之。王自思武臣惟硕郡公老将可恃，即召自山内回朝。硕郡即率义勇五百人入卫。都人见硕郡归，人心稍安。硕郡入见，王曰：“公弃寡人耶！今国势如此，为之奈何？”硕郡泣曰：“臣受国家厚恩，誓

不与贼俱生。臣父子犹有九人，背城一战，臣请执鞭以从吾君之下，王无虑焉。”王乃出银五千两，赐硕郡为军需，硕郡乃出治兵，一日召手下得千余人，军色最为精锐，王命出城屯守，硕郡乃出师次于万春湖。时东南风盛，惟水道最为冲要。琏忠舟师既败，敌占得长江一条乾净路，直上京畿。王使四侍水号毕众御于翠霭口，敌舟师至南畬津，舍舟登岸，袭翠霭水军。先是水军闻贼犹远，略不为备，维舟从岸，星散于河渚，倏见敌至，不及登舟，舟船尽为敌有，惟偏将姓吴者，单刀立船头，拒战刻余，西兵把巨铙向中择船头射之，其中人弹而死，贼乃登陆。硕郡兵方食，贼兵掩至，弃甲而走，左右夹击乱斫之，僵尸填渚，赴万春湖死者不可胜数。硕郡单存手下十余人，与其子八人，环硕郡象脚下，倚象而御。六子力战死于象前。硕郡使象奴跪象而下，与其子二人夺路而走，仅以身脱。贼水兵直到西龙津，王亲御五龙楼布阵，分五军，左步号按西龙，右步号按西虎，前步号按前楼城门，后步号按后楼水军湖岸，仍轿二号卫驾中军。贼从河渚入，王在楼上，放过前阵法鼓，前步发射。射了一回，贼兵俯身避弹而入，王躬御驾戎服，降楼上象，秉红旗三指三挥，鼓号诸军前趋，诸军听鼓望旗疾趋。贼以火虎纵射，诸军丧胆，皆投戈弃甲于河岸，走不顾身。王见军散，顾前后左右诸军，已无一人在者，贼不知是王，忙争入府，不复逼象，王急脱戎服，顶丁字巾，退坐鞍后革巢，急拘象回府。过宣武门，贼前数十人，已入府中，揭旗于府外，王乃拘象从明堂湖望安华坞门而走。平既入城，下令严戢诸军，不得掳掠畿内。平乃入府中安顿，那时一二近臣与亲军，知王西出，陆续追随，至城门外，犹有象九条，马十余疋，兵千余人。过慈廉地界，村民遥望见兵色，疑是贼兵，扶携而走。官军遥见，又疑是贼，弃甲而逃者太半。至安朗县右阮暖者，东岸云恬人，阮赏之子。素为王家臣，迎王于途，跪于道左，启云：“臣前受命招兵，今已得五百人，候于河之北岸，伏乞御驾北渡，权宁宿于臣贯，以图后举。”王命招舟子横渡，篙工四下逃去，只觅得个小舟三叶，每叶但容得十三四人，王急登舟，单有小黄门五六人，与暖随行，存军官象马，留在岸上不得渡，望王登了彼岸，便皆遁散。王既登岸，全不见兵卫，问暖。暖曰：“兵卫现在臣贯，请王微行，前来不远。”王悔为暖所误，且恐从此向前，更未知途中安否如何？无人可信，惟有文臣进士为足恃，乃问暖曰：“旁近村邑曾右进士某名员否？”对曰：“此间没有一人，惟有添差知吏番李陈瓚。前奉招谕，权驻于下雷社。但未知现今在否？”王曰：“尔第往探问，如见这员，当密告以状，令为我谋。”暖奉命入见李陈公，且说颠末。且曰：“臣前奉招兵，今现有兵卫等侯，在某县界首，长官且谋权借兵仗，卫王过敝县界，便是稳当。”公有所谕下雷入巡县，名庄者，素是劫渠，旧曾及公门，时公居下雷，亦倚庄为卫，乃语庄曰：“参从继烈

侯避乱来投，烦汝为卫，送之过界。庄曰：“诺！”公因与庄随暖见王，原来公是政府小臣，未曾见得王面，王亦未尝知公。乍见公来，显侍臣问曰：“这是谁人？”对曰：“是李陈瓚的。”王方谦辞，未知所言。公亦恭敬倍常，进见若不敢当者。君臣之间，皆不觉露出本色。久之，王与公语，始及心事。公指庄曰：“臣有此名，是臣门下，这也他承当得。”顾谓庄曰：“好好卫长官过界。”庄曰：“诺！”公乃辞王归室。庄以手下五十人，卫王而行。赵李陈公所居之别室，问曰：“公莫非端南王的，可实告臣。不尔且有他变，幸勿见责。”王初犹瞒应曰：“君问可妄祸耶！我只是行参从裴辉璧的。”庄曰：“公休作欺人语，昨见君臣隐状，还瞒过得谁？自古兴发常事，筭公也避亦难脱，毋自劳也。”乃引王回其家，王变色大怒曰：“王者命在天，真正大元帅端南王是我，纵死于国人之手，亦是天命，任尔为之。”庄乃使人驰告于贼，凡追随之人并拘执之。公闻有变，躬来王所，叩头于地曰：“误王至此，臣之罪也。”王曰：“人各有心，卿何预焉。”公出告庄曰：“王是天下共主，而我则尔之师也。君臣大义，何忍于是。”庄曰：“长官不早见告臣，使臣误见王，如王逸于臣手，南兵问臣罪，长官还能为之辩解耶？畏师未若畏贼，爱王未若爱身。臣不为长官所误也。”乃逼归室，喝手下拥王出京，公前来拜王，号泣呼天曰：“嗟嗟天乎！臣弑臣主，天知之乎！”王慰之曰：“卿之忠诚，孤已谅之，无自怨也。”公欲说王少留，未及辞，王已为庄所逼而去。到途中旅馆少歇，王取得馆人小刀，引以自刭。庄急夺其刀，刃浅伤小，王以指串伤处裂之，又为庄所止。有顷，王觉心中烦躁，求清冷水，庄许之。王引水咽下而殂。庄送王至京，贼大喜。暴王于宣武门外，以示天下。既而命具敛衬，一如王者。以小龙平顶舆，送王出恭国公陵葬之，而封庄为壮义侯，加山西镇守。时丙午六月二十七日也。公在下雷，别王归室，谓其居亭主人曰：“以臣误君，罪当死。我纵不死，无以自白此心于天地。可为我辨棺一具，白布十尺，听我自行其志。”主之劝解之，公不从，曰：“我死自有别法，非尔所能止也，爱我者听我所为。”越二日，公忿益热，主人止公不得，知公志不可夺，俱具如命。公乃命掘所居之后苑为穴，安棺穴中，以白布裂头巾壹顶，腰带一段，仍取衣冠南面向再拜。拜讫，去冠加头巾，束大带，稳卧棺内，教主人盖之。盖毕，公在棺内曰：“尚欠一言，须自语之。”主人又开棺，公口念一联云：“三年之孝已完，十分之忠未尽。”且曰：“烦公以此句遗嘱吾儿，他日粘于闹堂以事我。”语讫，继曰：“多谢主人，吾从此别矣！”主人与其仆从五六人，拜别棺前毕，盖棺取土盖而封之。时六月二十九日，盖后王二日也。公慈廉云耕人，举丙戌科进士。为人简易朴实，性至孝，居父母丧三年，墓庐一遵礼法。常自言曰：“吾今四十，平生所履行，惟此三年，近于人道。”盖其

自处无憾如此，故形于临死之言，又如此，其自许也。公卒后，天下莫不痛王而义公。推原始祸，莫不怨整，整亦颇自知之。整有相识杜世龙者，青池弘烈人，为人狡猾。整负官货时，龙亦以别故得罪，与整同在囹圄。龙善为国音词曲，与整相颉颃。及整自西山出，龙尚在囚。整至京，使人释之，以龙为上宾，每问以国家事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从。至是整谓龙曰：“王不信我心，轻自伤生，纵使王在，我必以清闲之地处之，不使之失名禄。”龙闻整语意，慨然有立郑之想，欲因整这意思，从中开转，以救其机。正是：

毁卵逞残嗟毒手，存雏妄想笑痴心。

未知这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五回 扶正统上公觐阙 缔邻婚公主出车

且说，杜世龙闻整言有厚于王底意思，因谓整曰：“公所行虽仁义，而其迹则残贼也。公今日回山倒海之势，诚得助于贵国，而公出身之始，典兵封侯，畴非王家之恩。公此举以灭郑扶黎为名，则甚矣！倘以王家胁制皇家为有过，何不念二百年尊扶之功！怀新而背旧，不义；索过而掩功，不仁，不义不仁谓之残贼。大丈夫立身而可以残贼自居耶！”整面色如土，徐答曰：“封殖者，一己之私恩；纲常者，天下之大义，吾为尊扶而举，所以扶植纲常，自是至仁大义，而君反以为残贼，无乃太甚耶！非吾见之差，则公言之过也。”龙曰：“君本自尊，何待尊扶？不过假此以遂其攘夺之谋耳！然国家如金瓯无缺，一旦公无故引别人来，戕其主帅，贼其人民，天下之人且以公为豺狼枭獍，残贼未为甚也！公今倚外国，如狐托虎威，恐人心思郑，其事且变，彼一旦舍公而去，公以渺然之身，负通天之罪，何以自立于天下？”整怒切齿犹敢颜色曰：“然则豺狼枭獍之友，为豺狼枭獍之谋何？”龙曰：“公此来不过为前镇复骄兵之警，今骄兵已灭，公志已遂，公诚能速反其道，善调亭贵国，使之饱欲而归，还择郑家宗室之贤者别立为主，而公自为辅，此不世之功也。”整曰：“善！吾将思之，君且归去，别求当言者，善修饰辞语，待其好之者，以言显身可也。”龙出，整曰：“龙可送水，不可处陆，以惑天下。”使人要截门外，反缚送至珥河中流沉之。

却说西山元帅自初至渭潢，即条上奏本，且述尊扶本意，密进皇上，外人亦颇知之者，众以为敌情难测，言未必信，京中官军吏士，莫不争先走避，其糜于公事与牵于别故，未出城者，至二十六日，仓皇而出，带囊负篋，环畿民遮截道路尽攘之，宗室大臣与大夫车马，为民所拐褫，只身而走者不可胜数。诸军败散走出民间，所至辄数其骄弄之罪，多方困辱之，无少容者。有一人裸身而走，出逼坞门，众指之曰：“那大腹汉莫不是仍骄兵，拽来打死！”那人急应曰：“非也！我是寿昌县尉的。”众笑曰：“人常言系尹腹大，信然！”那



人亦笑而去。是日清又兵扶携而归，饥饿死于道路者复以百数，惟皇宗支派，与内殿家臣内殿诸军，及环殿坊庸民皆案堵如故，城陷之日，平入京，先使禅将一支环卫官殿。时皇上有疾，诸皇子侍疾殿内，见殿庭军士环立如墙，疑贼来逼帝，忙扶皇上起，将扶出三山后苑而逃，适见那里将跪于庭中，递奏本加额上进，内殿家臣趋出，接入进呈御览，表词先请安，次请以改日进谒，皇上览奏方才放心。次日太早，平与整诣万寿殿庭谒，侍者入奏，皇上于被内披帐引平见御榻，平罗拜地下，行五拜三叩头礼。上命皇子扶起，延至御榻旁左边之别榻赐坐，平谦让不敢当，上再三谕之，平就末席垂膝半坐，上温存慰谕，平曰：“臣本山西匹夫，乘时掘起，不曾衣陛下之衣，食陛下之食，惟陛下圣德弘远，臣在蛮貊中素所敬仰，今日复睹龙颜，亦臣葵悃之至诚所感召也！且郑氏不礼，凌逼君上，皇天假手于臣，灭郑以伸陛下之威，幸而成功，实赖陛下洪福所致。惟愿圣体康强，君临天下，使臣获蒙其福。”上曰：“多谢令公相厚之至情，跋涉远来，烦劳仆御，寡人在位清简，无以为赠。”平曰：“臣以尊扶来，岂计功便？此来浑是天意，非人谋所及，若臣之私厚于陛下，即这人兵船艘，臣能驱策。至于潦水哀，南风盛，岂臣力所能？此诚天命，陛下一统寰区，以垂亿万年之基绪，臣愿从今陛下立经陈纪，安内养外，用跻斯世于太平，即臣之受赐多矣！”反顾整曰：“此陛下之故臣也！”整趋御前拜见，上赐之坐。平曰：“此子蒙陛下爵禄，想未甚多，而其忠于陛下之诚，南国无二，臣得至此，皆他赞助之力也。”上曰：“整之能忠亦令公成之也！”整顿首谢曰：“诚如圣谕！”上慰劳久之。平曰：“今圣体少安，应接劳倦，臣请暂回军次，嗣后请不时朝见，如有顾问，钦候圣旨。”上曰：“寡人有天下而不与，垂衣拱手四十余年，今且耄荒，国计兵谋，非所素画，公既有尊扶，当留敝国以助寡人，幸勿见弃！”平曰：“臣禀王兄命，止取顺化，来此为遂事，不敢久留。然四方未帖，亦须一番荡平，然后辞去。”上命茶童烹茶赐之，平从容饮茶而退，整亦从之。

整坐朝，见百官散落，皇上家臣无一可备应对，皇亲惟清源侯黎维韶、盖山侯黎维复，亦皆庸常，看看不成朝廷。惟有文属黎维琳、黎维绍，都是长安游子，特穷而不奔，依于内殿，因清源侯引见，皇上用之，以备文书。这二人整心亦所不喜，乃思迩来朝廷所素预政而已，平日所素与知者：泗川侯黎维藩、建川侯张登揆、韬堂侯汪士朗、练堂侯陈公灿、添差汝公瑱、完郡公阮完，凡六人，奏请皇上敕召，皇上即召之。藩瑱久废在家，完、揆、灿、朗皆避兵走于城外，诸员皆钦召赴京，惟瑱托疾辞，朗见召有诘责，先以所领兵部印纳军输降，整还其印遣之，于是诸员日日赴朝堂议事，朝官闻之，陆续赴京。皇上命诸员随事与平酬应，平自以远边外方来，未谙本国习俗，凡与朝官酬应，一

听于整。整谓平曰：“公来此以尊扶一统为名，天下莫不想望，然所以一统者，须军国事权皆听专决，方为尊扶之实，公宜有以实之。昨日万寿之见，犹为私谒，其事未公于天下，须择吉日，朝见成礼，俾天下共知，方为正大之举。”平从之，乃择七月初七日，请皇上设大朝于敬天殿，百官以次侍立，平自率将士从端门入，行五拜三叩头礼，具本陈灭郑之功，并将兵民簿籍献之，请皇上设官分职。皇上受朝毕，命饯平出殿门外而罢朝。翌日，命朝官册平为元帅扶立翊运武威国公，具诏命，即军次封之，平拜命受封，礼讫，遣使进谢，礼意周至。既而私谓整曰：“吾提数万兵来一举而定天下，南国一土尺民，莫非我有！纵我称帝称王，有何不可？所以让而不居者，厚于黎家耳！元帅、国公于我何加，毋乃南国以空名笼罩我耶？我若不受，恐皇上谓我骄矜，受而不言，则国人谓我蛮貊，故因言及而言之耳。”整知平意不满，矫为皇上私语漏于平曰：“皇上曾私语臣曰：‘皇家清俭，无物可赠，极知区区名爵不足以益其贵，只是国俗好礼，聊以敬公之诚。’皇上初意，自以年高，恐公归后，无以倚重，欲联二姓之亲，世结婚谊，未知公意如何？故不敢显言耳。”平曰：“自古征夫闺情最切，皇上亦烛此意耶！以西王弟为南国帝甥，如此门当户对，想亦人不多有。”举坐大笑，既而曰：“直戏耳！皇上此意可谓老谋，欲成两国之和。”整知平意可，乃入奏皇上，且述其事，且问帝女未嫁公主还有几位？

原来上晚生女，未嫁有五六人，惟一位公主字玉焮，姿色冠绝，德行俱优，上最所钟爱，平日常曰：“此女他日当嫁为王妃，不当嫁寻常驸马。”至是，上闻整言，心许之。谓整曰：“朕室女尚多，惟玉焮稍有姿色，但人情爱子尚偏，未知外人眼上何如？卿第留此，听朕召来一看，卿自择其可者，赞成之。”乃命侍者宣召，有顷齐出御前，整一见曰：“谐矣！这好姻缘，臣请牵缘，当十分停当。”乃归语于平曰：“昨日私漏上公语，见上奏的话，上意大悦，谓臣曰：既得尊公的意如此，亦是天缘排来。上有第九公主，年十六岁，请承宠后庭，以奉巾栉，俾两国成亲，世修和好。”平戏答曰：“以勘乱出，以娶妇归，奈群儿辈嗤笑何？虽然我但惯南河女，未知北河女？今须一试，看看好否？”满坐皆笑。整回平曰：“我遥拜皇上陛下万岁，山谷辽僻远来，岂敢唐突如此？何幸得附于金玉牒谱，实千载奇缘，山谷不胜欣慰之至！”至整回奏，上乃以公主嫁平，平遂择本月初十日，具黄金二百两白金二千南彩缎二千端，陈设兵仗旗帜，使其文臣刑部侍郎捧奏本诣万寿殿，上使皇子崇让公接受，告于太庙，以次日送婚，命皇亲妃主诸位與文武诸臣，各具车马，至日候殿门外，送公主归平府。翌日大早，平差官具奏本请迎婚，使兵卫立街衢两边，自殿门至府门，京中士女观者如墙，咸以为古今旷事。公主车至府门，平乘

金龙轿出迎，一如人家礼。公主入宫，平设外宴，宴诸皇亲妃主与文武诸臣，照次而坐。宴毕，别具白金二百两设赠，差官致辞敬让，送出府门。诸臣归会于礼部公堂，咸曰：“天子得佳婿！我安南从今有婚姻国。”公主初归，犹怀羞恶，既而安之，与平进谒太庙列先皇帝，礼毕，联驾而归。平性骄矜，谓公主曰：“皇家子女诸位，几似公主如此荣华！”公主曰：“皇家禄简，诸皇子女一味清贫，单妾有分得配令公，譬之雨水玉屑飞空，其得坠入楼台者，妾之幸耳！”平大悦。

十四日皇上病笃，平欲及上在受一统朝贺，显示中外以完已尊扶之功，乃择以十五日设大朝礼，具本奏请皇上。至日设大乐于丹墀东西，礼官大陈卤簿仪卫，奏请上出，诸皇子拥帝升御座，发号令火炮三声，百官以次朝贺，礼毕，颁下一统诏书，揭于大兴门外。天下臣民咸称皇上福禄寿考，可谓完美。翌日，上疾大渐，公主请平侍疾，平曰：“今我于皇上义同父子，诚欲及上在时，瞻覲清光叙其恋慕之情，第我初自远来，国人未必尽信！昨日皇上出朝，孰知圣体有恙，使我来而宫车晏驾，毋乃遗我以无穷之谤耶！主第归侍，对诸兄弟说，俾各谅我此意！”公主乃辞归。是夕皇上神气清爽，召皇嗣孙，嘱以国家大事。又召公主教以妇道，丁宁周至，十七日卯时帝崩于正寝殿，时年七十，在御之四十七年也。帝龙髯龙准，鹤发凤瞳；行如水，坐如山；性慈和简易。为皇子时，缘皇子维密反逆事，为王家所疑，监于内侍洪郡公家。庚申年毅祖初立，洪郡公镇山南，王命移监于王舅炳郡公家。炳郡初不觉王已有命，夜梦见天子幸其家，旌旗雅乐，灿然太平仪卫。旦日见洪郡送皇子囚来，炳郡大惊，想夜间得梦定非偶然，乃入告于王。时四方扰乱，国势倾危，王见得此吉兆，欲藉其福德以平定天下，乃迎皇子即皇帝位，建元景兴。帝既立，四方渐定，天下寝平，王知帝福不浅，敬尊愈尽，帝亦谦冲孚信于王。王不时献奉，御用丰余，帝垂拱无为，肆情游乐，又多逞巧技艺，宫调乐府，自制新声，极其清逸。常按三国图，使宫人被戎服执戈矛，分蜀魏吴三阵，教之坐作击刺，以供闲兴。晚年为圣祖所裁抑，常人忿懣不堪，而帝戏乐自如，未尝少沮。左右咸谏，帝曰：“尔等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，皇家于王，势在相疑，朕若以失权为愤闷，王家必阴见异图，故托兴自娱以远害尔！”又常谓宫人曰：“及吾之身，必见一统之事，然非吾所乐。”宫人曰：“王家凌逼如是，王败，皇家之福也！陛下何为不乐？”上曰：“天命王家扶我，王当其忧，我享其乐，王败忧反在我，我何乐焉？”端南王初立，骄兵每有尊扶一统之谋，阴请于帝，左右咸劝帝从之，帝曰：“吾诚实以听天，得至于此，人谋施設，朕所不为，敢复言者，朕送王按法治之！”其谋遂止。至是平为尊扶之举，上外喜而内忧，凡所应酬皆不得已。及病笃，谓皇嗣孙曰：“吾旦夕且释重负，忧

在尔躬，尔其念之！”临崩曰：“吾瞑目后，传继大事，须一一禀他，不可轻率。言讫，遂崩。皇嗣孙即位。先是公主归平，平遍问诸皇子之贤，公主一一实告，又问皇嗣孙人品何如？公主未脱妇人常情，自以兄亲于侄，恐嗣孙夺崇让公之位，乃曰：“嗣孙人品庸常。”由是平意不悦嗣孙。至是，上病大渐，朝议立皇嗣孙，使人告于平，平不许。使者回，朝议纷纭未决，忽坐中一人大声曰：“嗣孙不立，天下必乱，黎氏必亡，咎在公主。公主实误社稷大计，当去其属籍，任公主归西山安享富贵，吾族中不乏此一人。”视之，则皇亲旺郡公也。公主惧，乃归请于平，平许之。及帝崩，百官乃扶嗣孙即位。是日平在府中，闻先帝崩，传侍卫诸军整饬卤簿舆轿，以待皇孙立后，皇族或呈来治丧，即身临丧次，嗣皇不喻此意，不敢烦请，但入后，始启于平。平怒其不先请，以为嗣皇见外，使人缓登极之礼，欲有所别立，至则登极礼讫，朝以成事告平，平急召公主回，骂曰：“先帝者，先天下之帝；非族之所得私也！我哀慕先帝，昨日避嫌不敢入见，今日欲及未敛时一睹玉颜，以致翁婿之情，我突来非礼，族如何外我而不请，如无我，成何朝廷？成何政事？安敢如此其略，我弃而去，看料理如何！”乃传水步诸军整装，翌日旋师归国。公主号泣挽留，又密使人具奏嗣皇如此如此。嗣皇乃使人致谢请留，乃止。及成服日，上命官请平临祭，平素服立于祭殿，察视礼仪，极致周悉，有左番吏当祭时有笑容，平命推出斩之，其礼意致谨类此。平密有去意，谓朝臣曰：“小名受命王兄，提兵居外，去留未卜其期，小名以尊扶来，幸而完干，今便是女婿欲致孝于妇翁，要及未归之前完此葬祭之礼，使忠孝两全，某之愿也！”朝臣曰：“敢不惟命！”乃择日下船。平日夜治丧，虽仪物草略，而礼数靡有所遗。至日发引，平以兵三千人亲骑象头，送至河津，看奉梓宫登船礼毕而返，及公主归，平扬扬德色谓公主曰：“先帝有皇子三十余人，今报孝还一女子，看谁人助得公主分毫，古人谓‘女作门楣’信然！”公主谢曰：“赖上公功德，妾得致孝于皇考，开颜于兄弟。俗语云：‘男不丐妇，女丐夫’，此之谓也。”下船后，忽报西山主出，平命整揭晓于京，称天王巡省观风，旬日且至，布告中外，俾各知会。又使人奏知嗣皇，请差文武百官出郊迎谒，八月初五日西山主入城，皇上亲迎于南郊门，使钦命官立于道左，致辞而还，西山主使人答话命驾趋去，这西山主不辞万里，行色忙遽，不知缘何故来？正是：

长鲸跃海扬鳞去，猛虎离林假翼来。

未知意下云何，且听后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西山主潜师返国 东洋侯倡义扶王

却说西山主于顺化初溃时，得平捷书，言“臣等遵奉庙谟，肃将明威，顺化底平，天下振动，今北河将惰兵骄，势有可取，臣谨便宜先委右军阮整提前部

舟师直趋山南，臣现当收拾沿海各处人民，打点丁壮以益兵势，刻日荡定北河，其顺化城关已奉留臣弟东定公镇守，伏乞颁下诏旨钦行”。西山主见书，喜其成功，恶其专辄，知平顽狡，恐他定了北河归来必骄，势难复制，自念世生南河，得顺化旧迈足矣！不欲并取大国，纵然取之，亦不可守，万一蹉跌，所失不细。急使人持书止平勿前，至则平已亲提大兵乘南风北向去了。西山滋不悦，越六月二十六日，京师溃，平具捷书驰入西山报捷，书内言“臣前钦奉便宜荡定北河，伏赖王兄威声，一举而捷。郑氏既灭，天下为一，臣曲徇国人之愿，扶立黎氏，以安众心。今国内初定，臣请休息军士，权留其国都，绥集百姓，措置控制便宜，待秋多顺风，臣谨奉旋师归国”。其书七月十四日至西山，西山主大惊，沉思平屡立战功，已长其骄傲，他手握重兵，专制万里，文任与整皆勇智之将，已为他所驱策，纵他翱翔居外，久后必惹出许多不好事来，他如此势头，不可以纸书召，除非身来逼他回，是“纵虎出圈，终非可驯之物”。即日自带侍卫兵五百人直趋富春，增调富春兵二千余人，倍道而行，直望京师进发，军行造次，兵色萧条，人不知是某军官名邑。至义安会统海门，有村民以海物入谒，言小民见大官经过，有不腆微物聊表寸诚。西山主性朴实，言辞无文饰，曰：“臣非是大官，臣是南河王，外族惯呼为卞吏岳的。诸君厚情见臣远行，乾糍素食，以甘旨馈，多荷多荷！”复匆匆而去。忽见数十人只着腰裤，各执竹筒担子，赤身立于道旁候西山主过，呼曰：“臣等归南，被掌进索买路钱，尽掠了财货！”西山主曰：“他在那裏？”曰：“他得财忙遽入山间去！”西山主使人追之，才入险中，那数十人各拔筒中藏刀，大呼曰：“尔识得我辈么？我辈是掌进手下的名目，故来斫尔辈红毛头！”且呼且斫，众刀乱起，南兵走故，西主大惊。自是途间不敢宿于民家，只就旷野外张幕而卧，其军皆露宿，比及至京师，尽是一团鸠形鹄面，不是王者容仪。天下传言西山城为阮家所破，失守而来；或言平用诡计，诈取一人假作王兄以益其势，天下豪杰与拥带州域，潜畜兵马者，各欲究其虚实，以图取之，而莫知其情。西山主初至京，平出郊迎谒，谢其专辄之罪。西山主曰：“将在外，苟有益于国家，专之可也！北河可取而公能取之，此乃用兵之神妙处。公跋涉万里，辟土广地，如此英雄手段，诚非兄之所及！第伐人之国，悬军深入，一朝革旧，万姓为仇，兄有意外之虞，故匆忙远来与公分念耳！”乃联舆入城。及至府中，平携其妇公主来谒，且以实对，西山主曰：“系西山主弟为南国帝甥，门户相称，好哉姻缘！”又谓公主曰：“如此贵人，真不忝吾家弟妇？”温存问答一如人家兄弟。久之公主辞退，平具帷帐于正寝宫，请兄居之，而已自退居麟阁。平所领诸军各队伍已一番更换，至是亦将兵符纳于其兄，西山主操得兵柄，仍旧布置队伍，而其始更换者佯若不知，官军又惟大君之命是听，于

是密与平定归计，平只得顺从，诸将惟武文任得知，整不与闻也。

却说整初入京与文任同居五龙楼，任在楼前，整在楼后，整素是本国人，多所谙识，国人亦惟知有整，官吏士庶有来谒者皆入整门，楼后如市，而任所居楼前没有一人来者，任意不悦，整使其初附之吏居任门，延客于任，而客亦不来；整不得已，凡客来见整者，应酬讫，整使人要其客并贽礼送至任门，而任终不悦。整乃迁居于仙迹寺。任潜整于平曰：“彼以逋臣投我，欲假我之力而复其师之譬，以甘心于故国，我万里驰驱送彼归国，为彼画眉画面，彼既得志而为国人之趋附者，或探阮家天姥寺浮屠对联云：‘虎自西山出，龙从东海来’。以公为虎，以彼为龙；虎离山而失势，龙出海而飞腾。彼不惟不为我用，且有不逞之志，今我糜数万人坐食于此，卫彼以成其势，此不智之甚也！臣闻国人怨彼太深，所以未起事者，徒畏我耳！我如舍彼而归，国人必争啖彼之肉，且彼常言，北河人才惟彼一人，彼死我取北河更为帖泰。”平信之，虽待整外貌不衰，而心中疑之。南兵亦以远行怨整，日夜望平杀之，知平必置整于死，侮整形于口头，国人有附整者，或带整兵符而越禁地，南兵诘之，应曰：“某有右军官符信在此！”南兵曰：“右军是谁？毋乃阮整耶！须半月后，看尔右军。”整闻之，遂贰于平，且知平早晚必去，已不能独居京师，潜有割据又安之志。密言于帝曰：“臣带他来只为尊扶，今事既成，臣决不复从他，料他必归，他归后，又安便是豺狼藩屏，愿陛下假臣镇守南河一面，臣请自当。”及闻西山主出，整意西山主必夺帝位而据其国，将靠西山主以自全，乃预请帝以玺符迎降，促朝臣急修降表，朝议连日不决，莫敢先下笔者，及西山主至，皇上亲迎于南郊，皇上立门阙内，使皇亲清派侯跪于道左，代致辞，西山主驾过郊门，趋而不答，还使，使答曰：“寡君以为嗣皇过礼，恐驾迟，或劳贵体跪拜，反以失礼寡君，故趋而去，请御驾还宫，改日闲暇然后相见。”上知西山主犹有优假之意，既还宫，不复议降。次日西山主设坐于府堂，西山坐杨在正中，皇上坐几在左，平座几在右，侍卫甲士两行严整，为两君相见之礼，不拜，皇上御驾至府门，西山使从官出迎，皇上步至陛前，西山主起立于榻侧为敬，使平降阶迎之，延至几坐，坐定。问曰：“嗣皇春秋几何？”从臣代答之，因言曰：“敝国君黎氏遭郑氏僭夺，冠履倒置，幸赖圣上至仁大义，命将出师，为敝国君整顿皇图，现今南国土地人民皆圣上再造，圣上若收几个郡国以为犒赏，敝国君一惟所命！”西山主曰：“臣闻太祖开拓南越功德如天，臣僻在南海，亦在太祖开拓宇内，臣忿强臣胁制，故为尊扶之举，若是郑家土地一寸不留，至如黎家土地一寸不敢取，臣以中国初定，尚烦经理，故来相助，四方平定之后，臣兄弟复归本国。惟愿嗣皇奋发乾纲，保安宇宙，与臣国世睦邻交，此乃两国之福！”从臣复代言曰：“圣上念及先皇帝功德，幸为

续统，使臣列先皇帝基绪不绝，实惟圣上之赐，功德无穷，敝国君臣请世睦邻好，不敢违越。”西山主乃命烹茶，分进从容，皇上辞归，西山主起立作别，平送至阶下，西山主从之，欠身却步而返，使从官扈皇上出府门外，皇上登轿还宫，命朝臣入谒，西山主遍问官职姓名，诸员对讷。西山主曰：“臣闻安南国进士最贵，诸公得非进士耶？臣将言于嗣皇，请数员带归本国以教国人，诸公肯相从否？”诸朝官对曰：“臣等惟敝国君所命，东西南北敢辞！”西山主曰：“诸公初见臣突如其来，曾疑臣否？”对曰：“圣上既命上公扶立黎家，此事已明白，臣等复何敢疑？”西山主曰：“疑臣者愚也。郑王勤师万里，兼并顺化，以大害小，致有今日之祸，鉴岂在远，臣若利南国，以小害大，其能久乎？纵及臣之身能保之，子孙亦未必能保？臣岂愚而养此祸胎耶！臣兄弟不久且回，诸公当辅佐皇家以安天下，两国睦邻，永坚和好，以共享太平之福。”诸臣咸称曰：“传云：‘圣人不勤远略。’圣上虑及此，越出有常万万，第臣国君年少，未堪多事，臣等亦皆庸才，圣上既为存其国，幸姑留此，俾臣国君臣藉其威力，待四力既平，纪纲再造，御驾凯还未晚。”西山主曰：“纵归也亦在年月，岂在旬日耶？诸公勿虑。”朝臣拜谢而退，私相议论，或以为他言是真；或以为他言是假，大约算他留与去二事，虚虚实实，莫能探得的情。

然国人识破不识破，他都不管，单整是他党中人，又多狡诈，他每多方驾驭之，时西山主归意正忙，而外示以闲暇，命整择吉日，具礼谒告太庙，整请以中秋后，西山主许之。又因说及平婚娶事，谓整曰：“七郎来卿媒得佳妇，偏我独无？”整曰：“恐圣上陋北河女耳！若圣上包荒，定不难事。”西山主笑曰：“然则卿尚债我，须早偿之。”整见其辞意闲暇，由是放心，乃辞西山主而退。十七日西山主密令水步诸军，各各暗行装束，平恐整在外见形生疑，召整入侍，从旦至昏，外从不得入，外信不得通，整茫然无知，入漏始放出，及整回家，人或以语整，整且疑且信，曰：“吾终日对语闲暇，怎有如此狼狽？”迨夜二更，西山主密使人叩殿阁辞奏皇上，改日旋师，整不得知。先是十余日，每夜金鼓喧天，入漏初二更，金鼓声犹点点，三更以后寂然无声，京中每至夜半，疑西兵暗去，及早见军营宛然，是后日以为常，验更鼓亦无所准。西山兵法，夜禁最严，整探子夜不得出，是夜五更初，整探子夜冒禁而行，经斥候数店，且行且听，不闻人声，转步至府，四顾无人，只见残杓破罍，横斜委弃于路上，急赴河津，一望渺然，惟水与天，百万楼船不知从何去了？探子回报，整茫然，自料失势，不敢留，水也无船，陆也无兵，甯也无所容，不知从何取路？其家人皆惊惶，整在死生危惧间，犹作戏语曰：“吾行遍四海九州，及归灶下时，又被鼠咬足，不怕不怕，吾且留此，看看如何！”于是家人稍

定，整乃密使人急往箕舍津觅舟，平明觅得商船一艘，整与手下数十人，行至西龙坞门，都人四出追之，整单刀返逐，都人四散。整偷得一条路赴津，放舟顺流，尾南兵望海门而去，资装车马器械，委弃于仙迹寺不可胜计。平旦有人以事奏闻，上不信，使人验之，果然。上骇愕，命召众官入朝，谓曰：“他兄弟尽掠我国而去，以空国而遗我，倘有警急何以制之？”众官相顾未知所言，左右奏曰：“昨日钦传，今日设朝，今乘輿已驾敢奏闻。”上问众官曰：“朝将辍耶？”众官曰：“皇上出朝，下诏改元，此是大礼，何故而辍？”上乃出朝，取敕书颁布播告改元，以明年丁未为昭统元年。敕书内所言，一则曰赖贵国王；二则曰赖贵国上公，语脉皆为西山主尚在之文，又多数郑家之咎。或云：“他既归去，宜尽改之，然仓卒不及，宜仍用之不改。”朝罢，上命众官会朝堂议事，原来上性英果，久厌王家胁制，又与郑王有不共戴天之恨，得西山灭郑甚喜。端王薨，时上为嗣孙，先帝命上率诸皇子诣平作贺，上谓平曰：“孤有父，而公为复之，此生更无余愿，纵此身没于贵国，亦无所憾！况公又为扶立，使得长奉宗社，功德何可名言？”平曰：“天道好还，先太子遇害，皇孙固宜享太平一统之福。”及先帝崩，上即位，慨然以一统自任，欲因南兵尊扶，自起威势，南兵未归，已阴蓄卫翼，使诸皇亲各归外贯，招集兵马，以备调用，又招延士类，引致帷幄，得文属吴为贵、武桢、阮称等，日夜与之筹画，凡所以备仓卒之计者，靡不算及。时天下名将硕郡公黄冯基、琏郡公丁锡壤，文臣有勇力者有杨仲济。

且说黄冯基自翠靄之败，走归山西，隐晦未出，壤溃师山南归锦江，尽起其族，据海阳镇，其镇初未受兵，城中尚有公粟五困，壤散以养兵，招得勇士千人，声势大振，水匪名余莲亦以兵属，有众至数万。整入京时，以京书招之，原来整与壤同居晔郡门下，素相得，壤为书答整，推托不来，整亦不暇问，壤因得专制一路，日夜治兵，仲济文臣原不知兵，有其兄子杨云性素凶悍，常聚无赖子弟，横行乡邑，人皆畏之。及南兵出，云阴召铁匠缮治兵器，平使人求铁匠，并捕云党，云闭里门尽杀之，济惧，不得已，乃起兵揭旗，据嘉林县，旬日得众万余，西山游兵击之不下，西山在京时，京中咸言东西两道会兵，不日且至城下，及西山潜师而去，城内虚空，众官议召豪杰保卫皇城，凡有所谳识，皆请旨召之，发旨传一日至十余道，壤与济亦皆被召，上以济文臣，闻命必来，惟壤武人，颇有名望，不重其命，未必能致，乃为敕书召之，辞极温慰，且许以元勋同休等字，使人赍敕至壤，壤读而泣曰：“臣家十八代郡公，国恩不薄，戴覆天地，岂敢背恩？臣今尚有三五人相随，亦是蒙我皇家威德。臣奉诏旨，合当即日赴阙，但臣方打点兵马，整束行装，请假臣三五日，谨当趋朝。”乃具奏本，使人随使者至京上进。壤未至京，京中沸腾，言壤



以水师袭南兵后，擒获无算；又言壤擒得整，断其手足为人彘形，旦夕且送至京；又或言已至京师，人争走观之；一日四五闹，如是者连日，凡闻壤名，莫不震服，想望。上得壤奏，见壤忠爱溢于言表，大喜，以为壤必可恃，心下少宽。

却说王家被虏戕其主师而去，其故家遗臣，或惜端王之不善藏匿，而其心未尝绝望于郑也。端王元子尚幼，王亲卿郡公郑桥已老，惟琨郡公郑樞、瑞郡公郑棣，皆年外四十，琨郡裕祖之子，为人慈和宽厚，为众所属，圣祖晚年，嫡庶纷纭，尝欲使邓氏养为子，奠都王病或不起即立之，更不果，及端王时，骄兵累欲立逼迎于家，琨郡逃入王府，自白于王，而后归第。瑞郡毅祖之子，圣祖之弟，为人明慧机智。毅祖时，尝有夺嫡之志，毅祖薨，圣祖立，瑞郡公与其家臣，丁丑科进士范辉基谋为篡逆事，为杨仲济所发觉，圣祖以至亲减死罪囚之。端王立，以其姨母之亲赦之，及骄兵怨端王，瑞郡又使骄兵谋夺端王之位而自立，其事又发，太妃以娣子请于王，王曲赦之，琨郡时避居彰德县，一婢一仆沉于民伍，为久隐计，瑞郡时避居文江，与辰忠侯，潜招兵马，俟衅而起。这辰忠侯乃琼瑛太长公主之子，于瑞郡为舅姑之亲，初中进士，历典禁兵，又镇京北。至是起兵以“勤王”二字揭旗，拥瑞郡渡河，从青池津而上，至西龙宫，时仲济兵应上召适渡河而来，恰与瑞郡兵相遇，仲济初举进士，以脏罢官十余年，及发瑞郡之逆事，乃得复职，至是仲济见瑞郡大惧，乃以其兵降求赎前过，瑞郡命二人驻兵城外，鸣金击鼓，声势大振。上闻辰忠来，翱翔于外，使人召之，辰忠入见，上谓曰：“卿家世名将，起兵入卫，朕已称其忠，卿将兵入城，朕随事任之。”辰跪奏曰：“四海之内莫非帝臣，陛下垂拱无为，何事兵卫，王家不幸，为蛮兵所戕，正急于兵也。”言讫，拜谢而出。上命镇殿将兵迫斩之，左右固谏，乃止。辰自语仲济曰：“从来王家传继，何曾先禀命皇家，往往事定然后奏闻，其敕谕与册封，亦皆夙成，进皇上御览乃递归王府宣行之，便是成命。何事纷纭祈请乎？乃急整军伍迎瑞郡入城，时日已暮，迨漏下二更始至府，张烛府堂，鸣鼓三通九点，扶瑞郡登坐，两员自分两班拜贺讫，使诸军欢声，乃分兵诸门，及畿内提领斥候诸店，更直一如旧例。旦日使人召文武诸臣，文臣完郡公泗川侯韬忠侯建川侯练堂侯与进士二三员，方在朝堂，闻名相谓曰：“瑞郡生来已三举事而不成，其人心志如此，定非令器。辰忠膏肓子弟，平生只是厌厌夜饮，醉倒一觉红日含山，一日剩得几时应天下事，而更欲为大臣，仲济昔反瑞郡，今复扶瑞郡，亦岂庙堂之君耶？如此大事，而不上禀帝命，下合众谋，乃俯首瞑目而独行之，岂有成事之理？皇上英睿刚断，料他辈必不能胁制，不可轻赴，后悔难追！”乃使吏复辞于辰忠，仲济曰：“朝臣未得命于皇上，未敢擅诣，请二位长官启王，修本请命，朝

臣谨当钦奉皇上命，入侍拜贺。”济乃擅奏本曰：“臣郑棣谨奏：臣家世嗣王基，尊扶帝室，顷因蛮兵入寇，宗祀颠倒，幸赖忠臣义士一心翊扶，蛮貊闻风潜遁，臣已于本月初十日入居政府，伏乞颁下敕谕，俾臣得嗣王位，世世尊扶，以保万年，惟帝惟王之业。”上览奏大怒曰：“郑家以下凌上，自取败亡，今复蹈其覆辙，将欺朕年少耶！”时皇上所招兵卫，现至阙下者数千，左右咸劝上曰：“他不过张大声势而已，我但吓得他恐，可从而乘之耳！他有手下二万，我不下数千，两下相攻，直欲吞也未易下咽，大凡国内之民，虽所在各随其豪目唱率而起，固有彼此之分，然遵帝之心也，若抗帝以为事，决无一人敢从。今瑞郡不肯入朝拜谒而偃然居府，未得上命而遽请敕谕，若容易许之，将来势头不堪，请且责以一拜便立，料他必不敢来，事迟势解，辰忠仲济二人虚坐府中，作排优文武戏，毕竟不得多时。”上从之，乃命为旨传谕仲济，晓以故事，立王当亲受命，后隆以不拜不名之礼，使内翰黎有诰赍传至府，仲济看讫，对使者裂之曰：“怪哉！吾不见何朝何代立王而帝敢牵阻如此，必几个拜蛮的狂汉，恐立王后，王问彼罪，故为帝唆尔，吾何事祈请，只好提兵来捕尽唆者，单存木位，看帝立也不立！”又谓使者曰：“使者归奏皇上，曰：‘王还为王，帝何所损？’请且立之，后谨当拜。”使者归奏，上大怒曰：“他侮我太甚！又何以吾命为，任他自为之，饶他一拜。”朝臣闻之，莫不震慑。会有琨郡奏本上进，言：“臣先祖佐先帝中兴，蒙天子策勋厚答，锡以王位，近代专久生弄，悖理反常，以坠祖宗之业，今圣天子一统天下，包含覆戴，以天地为心，不忍绝臣家宗祀，臣忝以郑氏嫡派避难居民家，眷怀宗庙，夜夙辗转，第未奉诏旨，未敢入城，冒渎宸衷，伏候进览。”上见表大悦曰：“吾闻琨郡为人极有礼让，信然！”乃付下朝议，朝臣诸员闻琨郡在彰德，蹶然有兴之势，乃劝上传旨召之，琨郡得旨，乃分部曲士马刻日而出，官军吏士争往迎之。辰忠仲济闻之，心鼻已夺，众心颇摇，乃自卑屈，使人奉请以瑞郡进拜，上许之。使者出，上乃命伏兵于近<土詹>桥边，俟瑞郡与辰忠仲济来，分道捕往问罪，瑞郡卒不敢来，仲济知事不济，言于瑞郡请与辰忠分道御琨郡，济兵御射场坞门，辰忠兵御社坛坞门，济密使阮茂称领兵请降，称行至仁睦社，遇琨郡前兵，使其徒倒戈于地，合手加额，立于道左，琨郡轿至，称遂跪下述仲济意，琨郡纳之，使称为前部选锋。行至博举试场楼下遇辰忠军，辰忠军直向射之，称军皆坐以避弹，辰忠趁至，称军齐起，向前直趋辰忠军，辰忠见济已降，皆弃戈而走，称军与琨郡军乘势追至南同寨，斩获数百人，辰忠败走入城，诸军皆溃，瑞郡与辰忠仲济不复相顾，各只身而走，望翁圣坞门而出。琨郡入城，济兵在射场坞门内，外为琨郡兵所扼，内为内殿卫卒所截，济兵无走路，乃死斗，刺皇亲坠马而死，上命将兵围捕尽杀之，流血没踝

。时九月十四日也。

却说琨郡来势亦甚峥嵘，上但信其恭顺，将抚循而阴揉之，至是入城，上命于万寿殿引见，琨郡入见，行五拜三叩头礼讫，上赐坐谓曰：“王家二百年尊扶，功在皇家不浅，朕思厚之！王亲无如公贤，又为嫡长，承鬯之任，朕本待公。”琨郡奏曰：“臣本凡庸，性喜恬寂，遭家否运，自分幽废，披缁投禅，以全余生，幸皇上圣谟默运，国难随清，臣复得睹天日，皇上复念臣家先祖，不忍绝臣，臣请归朝俟命，此生陶铸惟上之恩！”上曰：“善！”因问曰：“然则已择何地止其趋从否？”对曰：“有府亮犹可以蒙蔽风雨，臣请居之。”上意不欲其居肘，乃曰：“公旧第宅无恙否？”对曰：“臣家穷僻，烽火不及，又但被市人抄掠，残破无余。上曰：“端王太妃与诸王子何在？”对曰：“仓卒之际，人各东西，及稍定始访知，今在山西彦岭之家，闻王子三人，其二已殇，惟元子在尔。”上曰：“端王昔厚于朕，朕深为軫念，曾使人省其坟墓，具礼吊慰，常访太妃与王子音信，今始得其详，可使人迎回，朕将有以厚之！”琨郡曰：“唯。”从容拜谢而退，过府门入省宫庙，恸哭久之，复命驾将归亮府。其臣下曰：“天下臣庶迎公来此，诚愿公居府为王，以希咫尺之功，今公逊府而不居，众将谓王子乃还王子耳，人情解体，大兵一散不可复合，僻居亮府，不若久居彰德，为清闲人，何苦调许多人来此为耶？”琨郡乃留府中，居于泽阁，为奏本曰：“臣谒家庙，见其香火冷落，光景萧条，徘徊不忍舍去，臣请权择庙旁一屋居之，庶得朝夕瞻拜，以萃祖考之灵。”封奏，上知其情其势未可禁，谓左右曰：“若欲居府便得为王，瑞郡又不除矣！这既破之巢，彼去此来，嚣尘污人，恨不及西山初去时，一炬以了之。”次日上命朝臣廷议册封，上意欲封以国公爵，而禄则厚之而已。朝臣见其拥兵居府，必不肯虚坐，且看天下所趋之势，想抑之使勿大也不得，莫敢自先议，或请上曰：“王家文祖初受封为节制水步诸营平章军国重事国公爵，请按此故事则有所据。”上乃命以国史颁下，令省节制等字，廷臣未敢决，会璉忠丁锡壤应敕而来，步兵三千驻钵场，号三万，水船三百艘，军志以东江为号，凡闻璉声势多归附之，至是带轻骑数百人入城，扬扬有渺视天下之色，上以璉来与琨郡来适相值，恐璉怀不平，引璉入见，慰谕温存，璉亦陈自己忠爱之诚。上谓璉曰：“卿既来此，可毕众入城以卫京师。”璉拜谢而出。上命璉出朝与众官议事，众官以国史故事语璉，璉曰：“臣武人不识文学，不知皇上待王家是厚耶？薄耶？”众官未敢答。阮翰曰：“王家不能守其宗庙，皇上存之如此亦可谓厚。”璉熟视之曰：“公是进士耶？”曰：“是。”曰：“某科？”曰：“己亥盛科。”璉默然而出，众官各各并退。

是日琨郡手下欲藉璉声势以速成事，请琨郡召璉来相托，璉辞曰：“臣为黎

郑臣，惟知黎郑，岂有他心？公来此封爵未定，臣握兵适来，今若见公，或公得为王，来日定议于朝，或微有异同，人将谓臣于公有私，请俟成命，拜见未晚。”次日，上命封璠郡公爵，使内翰黎有诰谕璠以一心皇家成一统之事，璠曰：“臣受诏而来，惟愿圣天子居上揽权，一统四海，天下之福，臣敢不竭力以效愚忠，但前日失律丧师，以致国事至此，陛下既赦臣罪，已为万幸，今王嗣未定，而臣又先受封爵，公议谓何？臣事陛下日长，且请进还封命。诰因以国公之议问壤以窥其意，壤曰：“圣天子不乏智虑，第称王家功德而酬之可也。”诰归述壤意，请依文祖故事，乃命朝臣议封琨郡公为节制水步诸营军国重事，琨国公，给兵三千人，田五千亩，民二百社，以奉王祀。朝臣以上诚意语壤，壤无异辞，乃上进御览。上以文祖初受封如此，后又进为王，恐不先明白，久后更生议论，国公爵之议既成，上命朝臣为敕谕，显言从今以后世袭公爵，朝臣依命行之。此等字壤所不预知也。明日命官赍敕就府，授琨郡公，乃命揭敕书于大兴门外，以示天下。壤见世袭公爵等字，忽言曰：“以公爵为初命犹为有理，今以公爵画定，教王家子孙永世继述其祖宗，岂有此理？此回贼来，帝得尊扶，文武诸臣无一人失其爵位，王家独何辜？看坐朝几个面目，谁不受王家深恩，而以巧文迎合乃尔，殊太轻薄，他以巧文名，我还以巧文斗，看看孰胜？”乃为晓揭示曰：“邠江丁锡壤肃达于文武诸贵台：今奉敕旨，立国公以奉王嗣，如众情已妥，应各诣府拜贺，或念王家功德别有奏请如何？当共会于西龙宫与某商议，修表上奏，伏候圣裁，以副天下之望。”初国公命下，众咸以为此事声口未息，至是壤先众为此会，以夺头功，而戒济等粗莽败事，亦不敢以势胁，朝臣之从帝者，朝臣初见壤，只坐观其左右，以卜其轻重，见壤为此会，不敢从壤，而心畏之，亦懒于从帝，帝虽决执前命，不肯加减半字，而心腹独运赞助无人。时文班赴壤会者，有吴仲圭、阮文历、阮宗腆、阮辉炤、阮廷韶、潘辉益等六七人，众官在会，壤大设酺宴。宴毕，谓之曰：“国公之命，诸公以为何如？”仲圭曰：“二百年有帝有王，王家功德未应一败而绝，帝年少思虑未周，附和帝意，为此无理之事者，吾党之过也！这回整顿非公不了！”壤曰：“仆会诸公，亦正为此，仆欲奏请行之，诸公叶否？”众咸曰：“不叶者不来，来者自无不叶。”壤曰：“诸公既叶，可修奏本，令臣上进，上虽欲不许，臣强请要得成命始休。”武班阮嘉权曰：“济等未尝无奏本，只待得请，故卒败事，今文武在会，如此直入府中，便成朝廷，朝廷成，自然大势归，看看左右店空还空，到此复何待请？”壤曰：“仆为此诚不难，但念王不受于帝，顺则未顺焉！且谚曰：“谁能穿衣而越于头。”故欲以正道顺之，臣不比济等乌合，为人所弃，若奏请时，想坐朝中的诸老师挠臣也不得。”乃修奏本曰：“今钦奉皇上陛下轸念王家，存其宗祀，赐以公爵

，世守蒸尝，臣民莫不感慨！第王家自太王以后，蒙天子赐以王爵，顷遭国变，先主端王既以身殉国，国难清夷，奉皇上圣德包含，诸臣皆不失官爵，独王家更被降封，臣庶心且不安，伏乞赐琨国公加封王爵，以慰臣民之望。”上览奏怒曰：“必要王以胁制我，然后快耶！若安于臣道，公与王何择？且命才下而遽欲改之，天子不是儿戏！”朝臣自思扶王无舆，赞帝不成能，各欲捧身而去，泗川侯入奏曰：“以王胁帝，乱根所生，乱已至此，彼犹蹈而行之，亦是天心使然！壤武夫，不可以义理晓，请奉旨诣琨郡，使自降心逊让，国事犹或可为。不然，此回一乱，非臣等所能回斡，皇上幸赦臣罪。”上许之。泗川侯乃往说琨国公曰：“臣受王家深恩，非不欲厚于公，但此回国变，乃乾坤开阖一大机，凡事不可胶固，今以继传而立，强天子所不欲而行之，无道莫此为甚！臣等义当言，故为公言之，公若忽略臣言，后回之乱，将不可救。传曰：‘国有道则仕，无道则隐。’臣等从此去矣！”琨国公曰：“仆自知庸常，何敢至望？这是壤等唱率，仆本不与，惟上裁断之，诸公可为仆奏闻，皇上烛照此心！”泗川侯见其言推托，归奏曰：“此事臣不能斡旋，用臣无益！”乃辞去。壤闻之曰：“深眼长髯即去矣！省一老唆。”至是两店一空，在会几个来坐朝一般人，皆壤之党。上谓家臣曰：“吾无助矣！虽然彼亦岂能将众胁我，我不听，看他奈何？”时泗川侯已去，亦依前命，凡兵民皆无所增益，内翰文属在左右者，恐壤见罪，多劝帝许之，帝皆不听，壤亦惶恐为密奏，请假以王号而权归皇家，表内辞极婉媚，壤复面请，上始回心许之，封琨郡为元帅辅国政晏都王。命朝官阮瑜赉诸晏都王，王受命亲上拜谢，归府使人打府堂鼓三通九点，即王位，时九月十九日也。

王既立后，其左右劝王照故事，置参从、陪从、掌府、置署府诸员，以做朝廷，看前日会西龙诸员面上，请某人为某职，分布已定，壤自以前日奏言如此，而骤自翻覆，恐为罔上太过，迟回未敢出命，上亦执前命改参从为平章，陪从为参知，添差为签封，而左右店为议事堂，责壤以急择官，请旨刻日会议事分设，但壤意未定，于是逡巡不决者累日，忽报硕郡公自山西镇尽发诸县兵，有众数万，兼带兴化藩目丁公相、丁公贞等土兵来，正是：

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意外须防意外虞。

未知硕郡来意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七回 翊皇家武成出师 焚郑府晏部去国

却说硕郡自翠霭之败，走归兴化，依于藩目丁公胡之家，及闻西兵归，乃归山西镇，收兵入卫。上常使人与硕往复，最为相得。至是，命硕将兵入射场坞门以卫皇城，硕入城谒帝后乃谒王，京中恟恟言硕党于帝，壤党于王，二人将不日交兵相攻，两下皆强将，未知孰胜？亦或以为帝王势力均敌，而帝较强。

王每使人慰硕，责以扶持王家，壤亦使人投赠往复，与硕要结。硕手下阮连见天下大势趋于王，自思壤附王之局势固难转，欲使硕与壤合，劝硕舍帝从王，硕曰：“他人劳苦做得美馔来，我直来插箸便食，成何颜面？”连曰：“今王爵虽立，王权未定，壤业与帝约，大权归皇家，不敢复启齿，王兀坐府中，政府无人，众靡适从，此事非公不定，古人谓‘作事易，成事难’公当其难，勋业不在壤下。”硕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连曰：“他能会，如何公肯独无？须集众议定官名，以众议请于帝，帝那得不从！”硕善其言，乃为晓示文武：言阮整引兵入寇，其受命讨贼，失律丧师，以致京城失守，自甘万罪，幸天心悔祸，贼众潜逃，今山河宛然，帝王如旧，但纪纲一坏，朝政纷如，武将文臣岂应一向缄然，请以本月日会于礼部堂，相与商议，奏请皇上，启知王上，付下施行，以正朝廷体统。众见此，咸以为硕为帝作会，以报西龙宫之役。至日，硕提兵自皇城出，壤提兵自王府来，人或以为两将交锋，有逃而去者，及见两人相接无恙；又以为硕赚壤于坐取之，稚将必坠老将计，终莫能知其意者。及文武赴会，相叙礼毕，硕问在会者曰：“王立已逾时，而朝廷政事未成头绪，诸公有所见者，各各开展，共择所当行者，以请于上。”众未知所言，宁逊独多狡智，欲以双头说探硕意？曰：“创业以后，权在皇家，中兴以来，政归王府。”方才开说，壤诘之曰：“今是创业前欤？是中兴后欤？如何带说创业来，看伊员官某说得讷甚乃尔！”，逊有急辨才，曰：“某只援引以明中兴后如此尔。”壤曰：“如此，公可草议！”逊议以为帝王相为一统，今官名从帝始定，亦宜并存旧名，请以平章兼参从、参知兼陪从、签书省事兼添差、都给事中兼六番知番、武臣掌府署府、兼加五军都督府、左右都督等字，议事堂在府门外，耳目惯习，请仍旧。政事议成，先启于王，而取裁于皇上。壤看议案，见文藏巧意，虽名为从帝而实则归重于王，反喜曰：“人称公老于词翰，果然。顷者仆适失口，幸勿见罪！”乃使逊修奏本以进。本成，壤自以前言牴牾，不敢见上，辞归。武人诸员皆随壤散，硕与众官入殿请旨，上初以硕必顺旨，喜令引见，及览奏，怒曰：“参从便参从，何必带平章参知？掌署便掌署，何必带五军都督？卿等以虚文欺朕，若狙诈然，此岂事君之礼？”硕思从来与帝有深底意思，一旦无故换改，惭怍不敢出言，叩头谢罪而已。宁逊跪奏曰：“今城外皆为战场，天下大乱，而朝廷政事纷错，臣等冒干天威，不胜震剽，惟皇上烛照！”上曰：“城外皆为战场，是谁家所致？何者罪在朕躬，不须多言。卿等自量党众，足以胁制，辄自为之，何必苦请。”硕等皆惶恐，汗出沾背，不敢固请，乃相率长伏于庭，入漏不起。上以为人怀异心，既不可恃，坚执无益，乃允其奏。硕等得请，拜谢而出。

翌日，入府择官，众议以为王初得位，皇上所信用人，如泗川侯未可骤去

，乃以泗川侯为平章事兼参从，继烈侯奎峰侯为同平章事兼行参从，硕郡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掌府事加爵硕武公，壤为东军都督府左都督署府事加爵璉郡公，吴仲圭宁逊等，并为参知政事兼知陪从，阮辉昭、潘辉益等六人，并为六科都给中兼添差知番。命下，泗川辞不拜，继烈侯自愧无状，曰：“吾为相不吉，前事可鉴，一生又几回误人国耶？”亦不拜，惟奎峰侯独任事，而国柄则在壤手，硕武公老讷不知政事，亦备员而已。政府官僚既备，日谋裁抑皇家，兵民事权尽归王府，而别议皇上禄，略加前朝。皇上亦每事牵持，兵民政事，纷然无定，皇上益招兵马自卫，潜有制王之谋故事。内殿有辅佐官，王使皇亲之附王者为皇上辅佐，上曰：“吾始许为王，坐榻犹战栗，骤欲使人窥伺，作承平规模，公归语晏都王，既欲使公为朕辅佐，朕还使公来辅佐王。”皇亲出，上曰：“左右记之，如那人再来，刖其足。”于是帝王相仇。

王初入城时，济逃归嘉林，王重济为人，使人召之。济至，谓曰：“蛮寇畿甸，文武或奔归或投降，卿以儒臣，敢于环畿对垒拒战，义声震薄，狂寇逋逃，亦卿威风所慑，此壤硕所不及也！卿初入城，先以立王为第一义，虽瑞郡事不成，而王家声势，亦自此始。我初得位，皇王未睦，天下纷纭，卿勉留辅我！”乃以济掌财赋事，而扳其门人阮称为进朝。济素怨帝，乃言曰：“一统之说出于整贼，殊无义理！从来帝委王以权，而王扶帝以位统，何尝二？皇家不与王家共难，反利王家之失守，泗川之徒，屈身虏廷，附帝而不知有王者，此皆天理人事之所不容！昨王来迟，臣不得已扶瑞郡公，王若来早，臣岂容降辈，至今尚得逃刑。皇家宗室尚多，别求垂拱一位，想亦不乏其人，红毛帝从红毛贼去也，亦久矣！”乃为王谋以兵围殿，尽捕帝家臣诛之，废帝别立。谋定，使阮你将兵逼其前，而密令润泽侯从东华门袭其后。帝闻变，令皇亲毕将所募兵守御，你骑象至大兴门外，势头甚猛，殿内惶恐将溃，忽见硕武公骑象从殿后东华门来，止你不得进，曰：“你欲全生，速收军回！不然我先斩汝头号令，然后尽捕逆党诛之。”原来硕素忌济名，且这大逆事，心亦不许。硕时为提领正号保守皇城，恐殿内有变，均蒙罪名，故急止其事。你畏硕乃退，润泽侯亦不敢入，于是殿内无事。帝大怒，谓左右曰：“恶党既繁，祸根难拔，除是右军再来，事何由济。”乃谋召整出师入卫。

却说整自南兵潜归时，以孤舟尾南兵后，至海外，阻风累日，旬余始抵会统海门。舟次东海津下，适西山兄弟从陆路回，至永营。平闻整脱归，大惊曰：“杀汉巧觅生，譬如十五叉鬼轮回作殇，割不可断。”乃慰而抚之。整请从归，平曰：“今硕壤未除，安南非公不可治，公姑留此！”乃与整分所俘获铜铁诸銃与军器诸物件，送至东海，整辞不受，再送整黄金二百两、白金二百两，留兵一百人为整卫。整自知留兵无用，乃受金而还其兵，曰：“臣请自调用

所在土人，或力不及，驰封告急，那时请别差兵将为援。”平许之，乃归富春，留招远侯戎奇华，与整紧应。平归后，招远戎奇华以内，不复与整相及，整在舟师中单有手下三十人，不敢舍舟登岸。又安人知整孤穷，共谋起兵刻期取整，整急请其婿兄阮奎与谋，谓奎曰：“今天下大乱，弟将割据本州以图天下，兄意以为何如？计将安出？”这阮奎真福邓田人，历受知县，其人宿学有智，为整谋曰：“公有名，人莫不畏，以公起事，取义安如反掌耳！今虽知公势孤穷，而未知虚实，所在传檄，只是互相推托，未敢有出头的人，公先发制之，他便措手不及。今公手下一千，可以横行天下矣！”整曰：“兄言正合我意。”乃为羽檄徵兵。自所在居邑始，勒一刻，迟缓者斩，其旁邑有仍轿老兵二人，素武断乡曲，止其邑勿受，整夜使手下劫其邑，刺那老兵二人斩首为令，于是真福一县，莫不听命。旬日，得兵千余。其旁县豪目，见整起兵，急谋图之，推旧镇守瑯忠侯为首，而各起兵以应瑯忠侯。整四面受敌，势正岌岌。奎峰侯义安人，常得其邑人传言整易守之状，乃启王，请命瑯仍镇守，使其益为督视，仍召义安散兵与所在豪目土民，以击整，王许之。益领命而行，谓人曰：“且立看我取义安，致整头来，夺郡公印！”又使其手下作军鼓曰：“要大可容人，教我鼓前军趋取得整时，锁鼓纳整致之阙下。”益出军之日，人以为功可待。整在义安，初闻晏都王立，戏作翻语曰：“晏都还是妒安”，妒安盖俗语也，谓欲安不得也！及闻在京诸散兵毕集，奇伍如故，又闻王使潘辉益来征，乃驰封入富春，言硕壤再立郑，据国以谋复譬，请援兵以御之。平得书，使其左军提兵直出。整又驰封于壤，历述一段情谊，且言今整既与西山相绝，义安界接顺化，南兵不时兵来，请留整以当一面，向平后，如能为整保全，整亦早归朝廷。壤得封，召整婿超武谓曰：“吾兄与叔，同居先公之门，先公待之如子，兄能为先公复义，叔独无状，愧兄多矣！第兄义则尽矣，而忠则未至也。今叔挟王室，整基图，兄既请留镇义安，叔敢不相徇，但兄不可欺叔，翻然突来，虽然有叔在此，纵兄欲来也，叔亦不听，君归可致此意。”由是整之事，壤不以为意。时王日谋专权，或谓壤曰：“今大敌始去，边境未宁，整贼在义安，势日强大，及今人心思奋，请王亲御征之，灭右军，驱远边，复义安旧界，此亦不下先王中兴之功。立功而归，大权自然到手，何必区区争陈朽之迹，而置寇于度外。万一整军再来，将何以御之？”壤亦默然。整又使其兄监生阮班见帝，密请镇守义安之命，帝问班以整以军情，班大张声势以奏之，帝喜曰：“此事右军曾面请于朕，朕亦已面许之。今又再请，当付下行敕，尔可留以俟命。”左右劝帝曰：“右军远王近，未知后头胜负如何？若出此命，而右军事败，则王有辞矣！”帝从之，未敢出命。班忙归，矫称有帝诏敕，以整为义安镇守开中权军营加爵鹏岭侯，将兵入卫。整拜命为檄，号召豪



目，收集散卒。于是豪目更相语曰：“彼诚可恶而实受帝命，吾若拒之，是与朝廷拒命，彼执以为言，何能逃罪？”乃舍瑯忠而从整。旬日，得兵数万。以其亲眷阮奎为视师，置四突四成军号，以奉敕保卫为名，刻日进发，部伍齐整，号令严肃。帝方恨壤胁制，日望整来，密下手诏，趣令即日就道，整大会师，而告之曰：“丁锡壤杨仲济等拥兵居京，阴谋不轨，忝受密旨归朝，以清君侧之贼，尚其同心戮力，以共捍帝于艰。”师渡琼瑠之黄枚津，遇参领满忠侯，督视潘辉益受晏都王命，募清华士兵以击整，整使铁骑铁突迎战之，战于玉山，满忠兵败鬪死，益为其所获，整数其党壤叛帝之罪，且曰：“闻君造鼓甚大，锁之可容人否？”益惶恐谢罪，阮奎与益有故，力为救解，整笑曰：“儒生大言，杀益亦无益也。”乃赦之，挟之偕行。整既得胜，声势大振，报至京，晏都王召壤谋之。时帝降密旨，令海阳诸豪攻破邯江，丁锡，壤不得已，力求领海阳广安二镇，自率部兵东归，两洪荆策士民素恶壤残暴。及得帝旨，大喜，所在团结，移檄数壤之罪恶，四面围薄镇城，壤力不能制，夜溃围走，退保邯江。京中传言壤被东人杀了，右军整亦旦夕且至，京城必为战场，一日之间，虚惊乱走者数四，人情大骇，城中搬运提挈，争回乡邑，不可禁制。硕郡公知事不可为，私谓部曲曰：“帝王交恶，国事无主，丁壤既去，阮整将来，吾老师在此，非计之得也！不如退守山西，据上游之地，固根本之势，蓄威养锐，徐观天下之事，待时而发，将来必有奇功，诸公皆我麾下，鞭弭周旋，勉思奋力，行师之际，务在平定安集，切戒丁壤所至残暴，自取东人之叛。”众曰：“敢不惟将令是听！”乃敛众西归。

时壤硕皆去，京城空虚，帝敕皇亲拣所募兵日夜戒严，防守殿内，在王府者惟权府事裴时润行参从枚世汪陪从杨仲济坐府堂中，行文书催督兵粮，州县卒无应者，所遣军吏出城，才过村邑，便为其所殴褫，赤身奔归，晏都王大以为忧，谓仲济曰：“大事去矣！非少康、臣靡之才，不能挽回，我不自揣量，业已为王，卿过于忠诚，业已辅我，今闯贼整之来，势头猛裂，谚曰：‘骑虎之势，不得下’，欲了事者非卿不可！”乃以济为清华镇守，率兵御之。济不得已押命。然闻人说整，气魄已先夺矣！师出缠桥，驻二日不发，王使人趣之，乃行。才至平望，闻整已渡青厥江，济大惊曰：“除非董天王再世，孰能与彼对手？壤、硕可谓知几，悔我读书中人，反不若武弁之智，兹已晚矣！”即收众取路渡青池津，不及见王，直走京北，启请于王，求领京北镇守，召募豪目，以图再举。王见启，惶恐无措，如失左右手，召时润，润已挈室宵遁；召世汪，汪已谢病归第；王恸哭曰：“我初不幸生王家，后复为群小所误，早知如此，宁作彰德老僧，卓锡沙门之为愈也！”顾左右曰：“今将安之？”有桂阳族人进曰：“请王且镇静，诣宫庙告变，收先王神主，听臣先去河觅舟，俟

夜扈王北渡，归于臣乡。臣家世为将典兵，慈山豪目皆出门庑，臣以忠义唱之，一呼无不应者，丁锡壤在锦江为左臂，杨仲济在嘉林为右臂，黄冯基在山西为外应，王驻蹕桂阳号召勤王之师，画珥河之险以固守，整虽黠，岂敢北渡与我争锋？王请勿忧。”王喜曰：“或者天未亡郑，以子畀我！果如其言，社稷之福也！”迨漏下二鼓，王乃北幸，骑仆才数十人，清义散卒、亲军无一人从者。旦日帝始知王夜去，密使人放火，尽焚王府，烟焰冲天，十余日不灭，二百年楼台宫阙崇朝一炬，可怜焦土，远近闻之，莫不悯王而甚帝者！时丙午十二月初八日也。

且说阮有整师渡青厥，先遣黎珏奉表言：“臣钦旨提兵入卫，谨于前月出师，比至玉山，

黎忠义潘辉益敢与拒战，臣麾铁骑蹂之，斩忠义，获辉益，遥伏天威，士气百倍，清华以北，所在士民莫不欢迎。谨奉宣示威德，使之案堵，臣躬亲甲冑，梦想钧韶，下情无任恋阙之至。上览表大悦，问以又安情状，珏具以实对。上曰：“可谓善权。”以珏为内翰院供奉使签书枢密院事营左威奇。整至盛烈，上命廷臣郊迎，整入朝，赐见于中和殿，上慰劳之。整进曰：“近日骄兵起变，大臣蒙难，臣时领兵居外，不为郑主所容，至于亡身去国。臣深惟乱本于纲常紊舛，冠履倒置。庚申、辛酉年间，国人之忠烈者，盖常以是发愤，或挟皇亲而唱义；或据郡邑以召兵，事虽不成，义声已振，人同此心，非臣徒为身谋构此衅隙，臣以义动人，重整基图，欲明君臣之分，顺天地之理，其于郑主何仇，天若悔祸，人能改过，岂非国家之福！先帝悯臣此心，钦蒙温谕，臣不胜感激，国人不知臣者反以为罪，复谋蹈于覆辙，必欲甘心于臣，以挠陛下初政，伏惟烛微虑远，何所不照，臣非敢媒人之孽，蔽己之过，知臣者君，望赐昭鉴。”上曰：“朕已知之，今辅朕平乱略，致太平者，惟卿是赖。”乃加整平章军国重事，封鹏忠公，所亲阮奎子阮攸并封侯典兵，同属相府部曲将士，升职有差。初整之归又安也，文臣阮廷简在朝，极言整援外兵破宗国之罪，请以讨整为己任，以殄国贼，誓不与之俱生，公议壮之而不之许。那简弘化永治人，己丑科进士，性质直刚抗，好攻人之过，虽贵近亲故，未尝不面斥其非，无所回避，人皆以直许之。至是整来，简奉命往山西招谕未还，众私相议曰：“简闻之必不归，归必不屈，将与黄冯基合谋以图整，简若归朝，整必不容，将阴陷以事杀之而后已。二者未知如何？”阮奎闻之，以问整曰：“简何如人？”整曰：“狂直。”奎曰：“可用否？”整曰：“非但可用亦可重其人也！”奎曰：“公不怒简，果其情与？”整曰：“君不见完郡公彼之妇翁也？明言于朝，数其屈膝虏庭之罪，况于人乎！我苟有过，彼言为直，纵无之，于我何损？彼固不须怒，怒亦无奈彼何，徒使人得以窥我浅深。奎因劝整召用简

，以收人望，整从之，使人致书，辞极婉美。简既至，适朝廷方议设官，以潘藩平章事、张登揆陈功灿同平章事、阮辉濯范廷珩参知政事、阮廷简副都御史。

且说整营治第宅于亮府居之，五日一朝，朝退坐正堂议事，余日凡有军民庶务，百官皆就整请决，权侔人主，势倾天下。时钱币多为富室所敛藏，货泉不通

，物价腾踊，整请大括天下寺观铜像铜钟，悉运来京，起冶铸钱，纵其麾下四出掳掠村邑，敢有藏匿，拷掠验治，独城北镇武观神像不敢毁焉，百姓怨讟，有作一对，夜粘于大兴门曰：“天下失寺钟，钟失而鼎安在？皇上焚王府，府焚即殿亦空。”整闻而恶之，且自料己之所行，不为公论所与，益用起势立威，以钳众口。有武班黄廷倬者，于整奔亡时，奉诏率其手下保卫京城，遇整家人带剑驰走，诘之，其人请以剑纳，倬受而释之。及整来，倬管兵按京北镇，谒整纳剑，整即收捕下狱，闻倬家乡奇货，尽索取之，乃得免。其所为残暴无复忌惮类此。整又置其军曰“武成道”，道分五营，内军曰铁骑、铁突二卫，卫各五队，其军色戎服，并法清朝体样，以自别于众军者。所居之亮府，邸第门楼车舆衣服，无不新定制度，以自替拟于上。内典兵枢，外领镇节，凡枢密要剧之地，悉用其党羽，分布众职。事皆专辄，先行而后奏，至有在朝处决，而帝不得闻者，威权太重，形迹尽露，物论沸腾，皆谓整必为王，将来胁制皇家，更甚于郑王者！上颇疑之，一日尽屏左右，密谓内翰吴为贵黎春洽曰：“整虽有保卫之功，而渐见凌逼之状，能制之于始，使不得肆，便不失养鹰之术，若他势既成，图后为难，恐至有遗养虎之患，可为朕熟思之！”二人对曰：“臣观整之为人，造意太险，操心太急，藏机太深，假名太譎，应变太敏，未必为治世之能臣，而实为乱世之奸雄，譬之豺狼，非可驯之物，鬼蜮无可制之机，惟有杀耳！然杀之亦须有术，陛下委之以心腹，隆之以礼貌，出入内禁，都不见其他，宣召入内殿议事，因设宴饮，醉之以酒，如此者数次，习见为常，然后以鸩杀之，形迹不露，变故何生，臣愚以为此计之善者也。”上曰：“出口入耳，无容得属于垣。易曰：‘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’尔其戒之！机有可投，朕当以告。”正是：

海上驯鸥宜其谄，置中获兔更安逃。

未知底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杨御史献俘太庙 黄郡公赐死西城

且说帝既定议诛整，一日内翰武楨燕见，帝密以告楨，楨大惊曰：“谁为陛下画此计？臣窃危之。今强敌在外，边报正急，朝廷未睦，众情相疑，陛下倚整以为爪牙，当推心置之腹中，使之悦服。御得其道，则乱臣可以为良，何乃

道其诈而亿不信？形迹未露，疑忌已生。整之亲党，握重兵，居要地者，内外星布，一旦有变，在京城者，将不利于社稷；在镇戍者必奔附于敌人。是自剪其羽翼，以资寇譬也。”帝勃然曰：“微尔言，朕几误矣！”乃召让贵、洽，急令止其事。后整知之，深怨帝厌薄，且欲暗破其造谋者，谓部将阮如泰曰：“我遍走海内，无一人敢正目视我，何物书生，敢尔斗大！须俟我出师期，将他等试剑利否？送下冥府，许造恶于十殿王。”泰问为谁？整曰：“是帝亲贵之臣吴为贵黎春洽的。”自是居于邸第，不复朝谒，军国庶务皆使人奏闻，帝有所可否，复委大臣潘维藩陈功灿，与内翰武楨就整第辨明。适一日苦寒，藩等同在朝堂，使楨诣整，楨良才春莲人，以才敏见知，整亦颇爱重，帝密嘱楨乘便与整辨解。是日，楨覆咨戎事，坐铃阁上，不久得入，阁下行走人曰：“上公正在中堂小酌，非见客时也，官人且还。”楨大声曰：“戎务紧急，报不容迟，上公燕坐，只隔两片门扇，而壅不得通，远于千里何耶？某以公事来，非以私谒，还也不得！”整闻之，急令导入。楨语事毕，请退。整曰：“那已有泰郡裨将等候，便发兵符，毋劳内使复命。”可陪筵一饮，因酌一大斗与之。楨辞，整曰：“内翰得无猜我耶？”楨起谕请饮之，曰：“某以不才，过蒙收录，造命全凭君相，悬弓落影，安敢痴猜？”整默然。席罢，楨出，谓整亲师阮奎曰：“近来多有造伪虚传，百无一实，好徒缘此，织为无根之谤，以煽惑内外，寻常思议，颇能勘破，我公之明，想不容底话入耳，第于形迹之间，未免错认，某恐增滋多口，虽市虎必诬之事，而言出三人，有无莫辨。窃欲明正其情，杜绝于微，使君臣之间，两情洞达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？”奎应之曰：“诺。”公第还。旦日奎乘间言于整。整曰：“人言固不尽信，亦不尽无。吾熟观上，忍而乡疑，底事须有。虽然，无无有有，其奈我何！四郊多垒，姑搁过勿道。”

却说杨仲济自平望敛众走，至京北与某侄杨云、门人阮茂你谋起兵于嘉林，筑垒自守。会王奔桂坞，使人召济，济曰：“昨者清化之行，裴辰润武将枚世汪士官，王不之命，而先以我试，是欲以我与敌也。待人不诚，故至于此！今与王图大事，已有桂坞武弁，何召我为？”固辞以戎事正紧不赴。役所募丁几千人，筑垒自如京至富市，竖三屯，分兵自守，署云平敌将军、茂你参赞军务，移檄傍郡，数帝依整逐王之过。其辞曰：“伪莫之辰，黎氏已无天下，赖有郑太王翊运中兴，功烈格于上下，福庆贻于子孙。二百年来，黎皇垂拱，郑王总政，中外臣民，共戴同尊，莫敢有异心者。彼贼臣阮整亡命不死，妄图匪谋，引外敌以破尊国，戕故主而贼人民，唱为灭郑之言，假以扶黎之义。昭统帝者，南兵与整所立也，德其立已，忘八世师父之恩；焚府逐王，倚一团乱贼之援，实不宜帝，何以表邦？忝以先朝台臣，义不容已，将兴师诛整，求

皇亲王孙之贤者，而立之以嗣，惟帝惟王之业，约以月朔师渡珥河，四方豪杰有与忝同志者，宜各应期会师，协力进攻，早完复正之功，永纪同休之约。”

于是慈、顺土豪见其指斥乘輿，辞意悖戾，转相告曰：“名不正，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吾辈共惟帝臣，不可从他，自贻伊戚。”由是卒无应者，其已集者，亦渐渐散还，助之益寡。云又素性残猛，暴掠小民；茂你又是庸猥，无所知识，众皆恶之。辰有文江监生得济檄，奔告于京，帝见之大怒，急召整谓曰：“仲济出身进士，何得无君！昨以红毛帝目我，对使裂旨；今又著之檄文，无所忌惮。此贼不诛，何以示警？当亟发兵讨之。”整再拜奉命而出，遣阮如泰黄曰选等，领兵击之。临行，整戒之曰：“仲济窃据私邑，犹老狐依子故邱，自点乡兵，若群羊牧于旷野，执鞭驱之便走，何事于战？诸公可鸣鼓开旗，直抵垒下，料他只有二策：不降则走，降则直送来，无得暴掠村邑，走则不必穷追，所至恐生荆棘，我闻京北之人，怨他入骨，奔投之地，必不见容，早晚将送军前，受之而已。”泰选引兵渡河，济闻之，召云你等谋拒战。云曰：“使整自来，亦非你对手，况碌碌偏裨辈，亦何能为？可听自来送死，先断两个头，长驱过河，擒整定国在此一举，叔大人无烦挂虑。”济大喜以为然，笑曰：“沙门自有护法善神，普三千世界，十五类鬼，自当退听，世尊可合手莲花座上，受兹供养而已。”茂你亦自请“先具牛酒，待到京开筵痛饮，此回师大人为南越生世尊、百千罗汉，悉现真身，听我点化耳。”叔侄师生相期自许，不复以兵事为意。忽报泰选军已至，乃以剑授云曰：“书云：‘乃言匠可绩。’识之！识之！”云再拜而出，引众登垒，徘徊瞻望，见泰、选师势甚盛，始有惧色。其所募兵，又皆为乌合，未经战阵，金鼓旗帜，耳目未尝闲习，妄想乡村中迎神奉佛一般。云依垒而阵，泰、选分两道夹击，铙口火虎齐发，响振远近，烟焰蔽野。云众惊溃不可复制，云仓皇失措，不知所为，亦税戎服遁走。济在乐道中屯，使人来侦，则云已不在。只见两道军登垒，四下纵杀。侦人惶骇，奔还告急。济闻变即起，方寸正乱，未知作何区处，众亦随之四散。前后瞻望莫如之何，仰天呼曰：“惟天不佑王家，故至于此。”遂率手下数人，越垒而走。暮抵玉舍，云追及之。是夜叔侄相谋，投宿民家。云请先就桂坞谒王“王素所信重，见叔必喜。此处皆是武人，得叔文臣，为之谋主，有所指挥，料必听从。因此收集溃军，以图再举，不出旬日，声势复振，可以得志。”济曰：“不可。前日王命召，我辞而不赴，今困败而来，将何辞以告世？成何面目？桂坞族人谓我为何如？我与壤同功共事，最相得。今闻据有邕江，号召安广之兵，众合数万，舟船蔽江，阿公又能兵之将，我当速赴邕江，与之图回，启请于王，移驾于此，桂坞不得不扈蹕赴会。因使他从北路起，汝领一支兵与之俱，攘郡从东路起，我奉王督战，约日同举，大事可成，不比向时

孤军为贼所劫夺也。”云曰：“甚善！但白玉舍抵邯江，道颇旷远，匆匆五六人，狼狈而来，行色凄凉，看不入眼。且万一有变，途间空手何以御之？侄请募战士五六十人，器械精锐，鸣鼓而行，晨发夕到，壤郡见之，亦不卑我。

”济曰：“亦善。汝可急往招之，期以日暮必至。”不觉一回谈论，耳属于垣，尽被民人窃闻识破。彼于中夜，具以告其邑长。迨晓，云既去，那邑长率其徒数十人，各持器械，抬一槛来，谓济曰：“请官人入此，已有选郡公兵等在途，护送如京，谒见鹏忠也好。”济佯惊曰：“诸公误矣！某是海阳生徒，借馆如京，偶遭兵火，故复东归，何事与中朝贵人参谒？”邑长笑曰：“官人休以口舌欺人，前此翱翔升龙，叱咤京北，自以为南国一人，海阳生徒，安得有此气势？今只要速入此槛中，及早抬去，请毋多言，空自劳耳。”即携入槛中，解送选军。所遏士民，夹道观之，或呼曰：“进士何至是耶！犹恨无赖劫儿，如何却得漏网。”盖指云也。

先是选等出军，面受整诫，至是获济回军，悉如所料。朝臣诣整贺捷，莫不啧啧叹服。陈公灿独曰：“非公料敌之神，只济无谋之误，物伤其类，尤其是可悯！”无谋，指檄文一事也。帝令罪状济以正典刑。整奏曰：“请拽出北门斩之，死便足，无污笔纸为也。”维藩曰：“他贼固然，若仲济者读书次科，出身朝士，而敢行叛逆，此实名教中罪人，安得死若是愬？宜遵奉圣旨，明着大恶，使他人以济为戒，则不逞者可戢也。”即援笔草论进呈云：“以臣叛君，无所容于天地，其名为贼，得共诛于国人，当革去进士，献俘太学，明见绝于士类，无使污夫儒流。”诏曰：“可。”即命选等戎服执送济诣太学门伏质，然后就武试场斩之。加选泰等军功，及颁赏将士银钱有差。于是朝臣议奏进整爵一字公，开武城军府，铸武城军之印，枢密院属焉。整因奏请以其子有攸为营将，领其军，帝许之。自是凡关军务，悉听攸调度。整开府于邸第之东，高堂甲第，穷极奢侈，使攸居之，效郑王世子出府故事。其部曲倚势，恣行非法，不问某衙某事，一切行下文书，押用武城军印，无敢违异者。朝臣无复纪纲，众情乖离，识者知其必乱，或有谢病去官，寻山海闲净之地，以避之者。整亦知不为公论所与，欲借科目正途，收采人材，以买国人之心，而固善后之策。因谋于平章维藩，奏请仿宋朝十科取士法，特开制科，命文臣三品以上，各举所知，徵诣殿廷对策。于是通国名士，莫不精白承庥，已在官使者，亦皆奋勉应召。昭统元年丁未春正月也，时有宪副吴蒋焘以廷举贤良方正，上表固辞曰：“今承盍坏之后，天下之事，可为感叹者，何可胜数？岂但一痛二涕三太息而已耶？非有命世之才，谁能干运？然奇才奇遇，岂尽由科目出来？世若有人，陛下以礼徵之，如聘莘访渭，庶几可致！至如忝叨一职，犹恐不胜，何敢玷斯盛举，以伤圣朝拔用之明乎！”维藩闻之，曰：“何必要异人为

？”焘私谓功灿曰：“何谓‘何必要异人为？’敌国在外，不日有警，释此不图，却欲开科取士，虚饬太平制度，恐南兵再来，不知当用何策，此正目前之忧也。”是时殿试对策者凡二百余人。整欲拔茅连茹，以尽收天下名士，及牒传取合格，惟陈伯览、阮嘉吉二名。整意不悦，故是岁冬复请试于五龙楼，取裴杨栢等进士出身凡十五名。整所亲阮奎名在第四，中外颇有树私之诮。

且说整初自义安归朝，为帝所倚重，尊臣故相无出于右者。是以动辄得志，不暇以敌国边事为念。时拥兵居外，与整对敌者，西有硕郡东有壤郡，整皆闲视之，每对人辄云：“壤虽胄出将门，然其人粗卤，不闲将略。昔在先公门庑，尝以兄事我。中间所周势殊，遂成参商，壤必不敢争我，我亦不忍取壤，且当置之度外。至如硕是武将，他只是健斗，而临机应变非其所长，今年老力衰，亦不足畏也。”会有整所亲丽武从山西来，言于整曰：“硕郡前往兴化，招抚藩臣，起冶铸兵，今已回镇。师徒数万，传檄山西土目，各率手下从军，劾日进京。又闻先使人带密表来上，相公知之乎？”整曰：“知道了！硕表自陈言：‘前失律丧师，后复保卫无状，过蒙涵容，再假镇节，使人得补前过，今者小心恋阙，又惧此意不明，不与臣者得以指议，加之恶名，所以踌躇未敢即就。’帝以表示我，我今暗揣硕意，必不敢抵拒，只欲和解，在外久，则情分日隔，惟恐上之见疏，突然来则恐我在朝，祸福亦未可卜，故先以此观朝廷意耳。我欲奏请降旨召之，因致书与之喻意。第此行犹难其人，汝既明知情形，当与中使赍书偕往。丽武曰：“惟命。整乃为书遗之。书曰：“将军前往上游，注措边事，浮深履险，跋涉良苦，果欲专制一面，为西陲保障，忝当为题达，听其自便。若以久服戎行，膂力既愆，欲解枢务，忝敢不与之周旋，为将军择一善地以处之，保全功名，为先朝宿将，大丈夫处世，惟行止二者，择之不可不早，将军其图之！”硕初闻召命，下堂拜受，下令将佐点检兵马以待启行。及发整书，大怒，谓丽武曰：“尔是整私人耶？”中使曰：“那书鹏公已进呈，经奉御览，使是上所使，非私人也。”硕曰：“谚云：‘初生之犊，不畏于虎’整之谓也。某是武人，不会矫饬，凡事直情径行，有不可意者，惟有剑耳！请与诸公说过，整始背尊国而援西人，复贰西人而据本州，及不为西人所与，本州所容，然后投忱于帝。南衙文臣，被整瞒过，使得挟天子之命以驱策国人。独仲济敢与之抗，却于大义不明，故整得以执言。壤郡又与整有故，只得翱翔邯江，不敢越一步，以向京畿而问叛贼之罪。方今誓以讨整为已责者，单某一人。诸公好归，语整‘他惯以谲诈卖弄国人，如何卖弄得某！某今奉旨归朝，问整之罪，整能与某战，当出城数里，以便对手，无使震惊宫阙；否则面缚待罪于大兴门外，自有朝廷处分’”。乃送中使复命，先具出师表，略曰：“臣前奉命出镇，适阮有整自义安来朝，陛下以整有尊扶之功

，委以国政，小人得志，渐蓄异谋，臣愚以为整非纯臣，乃是国贼。观彼行事之迹，殆如鬼魅；察彼操心之毒，甚于虎狼。伏惟圣明洞烛，许臣制之于始，无使得肆其恶于终，实社稷无疆之休。”于是硕郡移檄广国诸路，声整罪恶，目为君侧之贼，期即诛整，以清朝廷。整闻硕引军来，怒曰：“老贼可杀，不要做世间功名人，要从仲济做乱道鬼。”乃入奏，请命部将黎遹帅师拒之，而已自督大军接战。遹至大冯，硕兵适到，才一交锋，遹军不能抵敌，弃甲曳兵而走。硕子嘉武请乘胜追之，使整后军惊惧，可保全胜。硕不听曰：“军令晨传，日中抵大冯会食，诸军，赢饭待歇，而贼奄至，我一麾却之，因此传餐可也。若复鼓之前驱，日暮抵城，彼毕兵死战，我军饥疲，何以应之？兵法曰：‘百里趋利，蹶上将，危道也。’且休兵会食，食毕，鼓行而前，逢贼便战，食饱气锐，伺患不克？且吾擒整如捕小儿，何可急用人力，而使军令不信乎？”乃命鸣金暂止。遹走至半路，回顾，知硕郡不追，又恐整至，即收军结阵，复进挑战。硕军方坐而食，失伍离次，见遹军杀来，不及以应，惊溃四散。硕方坐大冯亭，仓卒上象，手下仅十人，卫象力战，硕在棚上飞枪，杀遹数百人，遹不敢近。顷之，见整督大军继至，遹即挥军环硕郡队，以长竿搦刺之，硕钩象却走沙中，下象上马，挥刀乱斫，往返如飞。嘉武在阵后，跃马大呼，突前奋击，杀伤甚众。偏将黄登集得散军数百，复来合战。整望见之，恐硕得援，飞马逸走，急挥铁突军四面合围，向硕郡马射之。马蹶，硕郡为遹所获，武登度不能支，俱从上协退走。是役也，硕郡亲率兴化藩臣山西土目，大会两镇之兵，甲仗犀利，一败之后，尽为俘获，无复孑遗，而整之威，振天下矣。捷至，朝臣入贺，帝勉强而出，私谓吴为翼曰：“硕郡非朕叛臣，硕在，奸雄犹有所畏，不幸死，朕甚悼焉！何贺之有？”已而整班师送硕郡回京，奏议当斩，帝谕之曰：“硕郡义分多而理分少，故名实不副，形迹难明，今战败成擒，法固当死，第念公未来时，仲济纵兵，围逼京城，朕孤立殿中，几有不测之变，若无硕郡，安有今日？准古八议同一死也，使之殊异，朕心诚有不忍，可改议以存追軫之恩。”整与硕郡本无宿嫌，一战而胜，忿气亦平，复闻宣谕，因请下覆议。御史吴仲圭改议有曰：“专兵拒命，罪固当刑，以功准过，死亦有礼。”遂命于西城外，赐之仰药。硕郡再拜，饮之而卒。始硕郡被擒，都中士民，相聚观之，硕曰：“故老将黄冯基的一家父子，死国事者六人，是非自有公论，成败天也！吾不能杀整，西山必杀之，天道好还，惜不及见耳。”硕死，归葬在山西，军民皆为之坠泪。

却说整自专执国柄，事权皆自己出，纵肆日甚，众心离叛，文武臣僚，莫不解体。奉公守法者，为武城道将士所挠；鲠概言事者，多为整所中伤，祸出不测，往往以言为讳，或谢病解印而去官。闾里强豪，所在团结，交相劫掠，城



外数里，皆为盗藪。帝深以为忧，命召故参从裴辉璧问以天下事。璧畏整，一无所言，但谢曰：“臣幸窃一第，经济非才，故郑王擢居政府，兵骄民怨，敌人侵伐，臣无一策匡救，误国之罪，诚无所逃。今海宇一统，初政清明，须别求一番人，臣何敢复玷朝廷，以再误天下？伏乞放归田。”既退，谓所亲曰：“天下乱矣！吾亦从此去。”乃挈室而东。又安督同范揔谦亦弃官去，就清漳上游谋举兵勤王，移檄数有整罪，事未集而卒。当途之士，别有一等功名，以拨乱扶衰为己责者，纠合同志，招募义勇，四方豪杰，受旨书赴召者，在在有之。高平督镇刘睫，受王密旨，督同阮翰受帝密旨，各谕本镇藩目，使之效力，给兵符，治器械，以待徵发。一镇分为二党，受节制于督镇者，不知有督同；听约束于督同者，不知有督镇。二人各居本营，不肯公会，名为同僚，实则对敌，睫阴使藩属诈叛，率众归翰，又使人请和以求叛者，翰不之觉，纳降藩而拒睫请，睫遂率众围击翰营，叛者内应，翰兵大乱，仓皇出走。睫追杀之，其妻子在官舍者皆遇害。于是高平大乱，诸藩目各保私邑，治兵相攻，睫亦不能制也。谅山何国骥、太原赵文姜、宣光黄文相、兴化丁公湖、扶床、西岭诸酋，亦各效尤，所在阻兵，旅拒朝命，镇臣或有为其所逐者，四封之内，了无干净处矣。正是：

不怕乌狐分赤黑，却惊龙虎斗玄黄。

未知大势如何所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九回 武文任提兵掠境 陈公灿奉使议疆

且说高平构兵之始，刘琨、阮翰并发驿书，来京告变。琨指翰为叛，翰指琨为叛，言现当勒兵追捕，旬日之间，罪人斯得。平章维藩见书大骇曰：“二臣皆以朝士清流，出膺阍寄，所当公尔忘私，何不降心相从，却乃倡为乱道，同类相伤，此亦一大变也。可怪可愕！”会谅、太、宣、兴四路镇臣，亦次第驰书告警，帝与鹏公整谋之，对曰：“诸镇兵争，本亦边酋故态，降一纸书，告示祸福，料必帖从，安之亦无难也。独高平之变，造恶出自镇臣，边酋无足责也。专兵专杀之罪，朝廷自有处分，请下公议。”同平章张登揆、参知阮耀曰：“请急别择督镇督同干员代领镇务，而降旨琨翰回朝，庶几乱乃可弭。”维藩曰：“是也！盘根错节，必须锐器，那镇阍臣，非容易可使。”同平章功灿曰：“昔日高平之乱，先臣义成王奉命招抚，在镇七年，民夷怀服，后座于官，地方为之罢市，立祠以祀之。今枢密阮廷傖其嗣也，为人宏旷有度，应事亦敏，请急使之。”乃以廷傖为高平督镇，进朝阮辉宿副之，命下促令之官。素曰：“臣父主高平，卒高平，臣亦生于此，今复再来，事可知也，请假以十日，规措家事。”及行至谅山界，闻故督同阮翰已遇害，傖惊曰：“哀哉！亡之命矣！亦吾迟之过也。”即督驿往前。驿报新督镇阮廷傖来，诸苗闻之，欢喜

迎贺。比到镇，刘琨犹闭城门与翰余兵拒战，傜奉宣示威德，令各解兵，从容指挥，一方复定。适一日谒义成王庙，谓督同辉宿曰：“某今其从先人游乎！边阨之责，嗣当有难大事。本镇与内地通，某前经奉使，道路颇谙，只恨不在耳。公尚留此，勉强当之。”又顾诸藩长曰：“若吾去后，惟副督镇官是听，毋如近日惹出多事来，必有大祸。”人莫不奇其言，乃以为问。傜曰：“是难言也。”日晚归营而卒。辉宿为之治丧，发书以闻于朝，奉旨领守镇节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自西山王敛众南还，至义安留十余日，委别将阮睿据其地，与都督招远屯河中镇营，后而改招远屯布政州，王婿掌在军武文任顿重兵于洞海，以为犄角声援。那时整尾及之，上公慰劳使留本州，与睿共事，面虽甘言许整，而私嘱睿曰：“整本北河人，亡命归我，观其为人，反覆谲诈，不可倚信。且北人怨整太深，我欲弃之，使其自毙，不意复逃死相随。义安是彼家乡，今留汝在此，宜细察人情向背，及整之动静何如。招远在此，一呼即来，左军在此，不甚远，事有可否，驰书速报，与之商略。敌国客地，所当加意谨防，勿可轻信有整，必坠彼计，慎之慎之！”自西山王上公归后，整寻得帝召命，举兵而北，且留其党黎遥从事于睿。临别日再三丁宁，以好意期望，睿亦以好意送之。整既得政，常常与睿通书往复，馈遗甚厚。又使人密徵遥来京，探西山国情，揣睿本意，知西王与上公兄弟构兵，继又得睿书，约以并力南攻，大喜，以为义安必可图。乃具黄金十两、缎十疋，使遥归谒睿，以利害祸福怵之。而且诱之。使人据有义安，绝阻招远，修筑横山旧垒，画大泲雷江以为界，如前朝故事。于是武文任探子在义安者，识破其事，忙递回报。文任即以兵符召睿，睿拒之曰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上公归时，委某留镇此地，不敢擅离也。”任曰：“睿反矣！果然。”遂驰书告变，且言：“昔日用整，是畜虎亭下；今日留睿，是养蜂袖中，请急发兵北伐，先诛睿于义安，继擒整于升龙，讨乱定国，在此一举，不可失也。”会上公与西王有隙，连兵未解，南陲内变，较北河忧更切，不果于行。乃使人报文任，促令前往义安捕睿，而点兵徵粮，分屯要害，贻书问整与睿通谋之罪，看整如何报复。倘整街知畏，退托其辞，犹当置为后图，未可骤举；若彼分明拒命，用以执言，直可进师。文任听命，自领大军倍道疾驰，一日夜抵奇华营，则睿已不在矣。原来自去岁多，上公开整帅师入卫，恐有他变，即使阮文德领军出据演州，与睿并领镇守印，相为唇齿。及闻南陲交兵，睿、德遂贻书于整，共谋合兵南还，乘衅作乱，克捷之后，来归横山以北地。整亦迟回未决，及为任所发，二人乃去。馭演引兵从上道南还，睿归西王。德是国朝大臣，为西人所获，勉强从事，亦不乐为之用，至是望西南山路直投还尖罗，去了多时。上公得任飞书，遣兵邀截，亦不之

及。

且说任至义安点兵壮，徵粮饷，治器械，遗书升龙切责有整。整得书，匿不以闻，为复陈谢言：“仆前去国来归，蒙置幕府，周旋鞭弭，经四五年。客秋还师，不以告仆，固知上公以是尝试观其去就。北人勉留，仆决然以去，想此心不二，当简知于高明，永营追谒，仆请从军偕行，蒙谕曰：‘硕壤为梗，不可不去，姑留于此，一番图之。’仆敢不如命？既以身许驰驱，靡敢爱惜，躬冒矢石，以与硕壤争锋，惟思去此二梗，随即单骑南还。乃于月前战于山西，始擒硕郡，存壤猖獗海阳，尚劳剿捕，所以未归朝耳。恶仆者见其北留，以是嫁谤，何不审上公归后，仆在义安仅十余日，亦复北行，何暇与睿思虑？自此一南一北，各事其事，何曾与睿往复？明烛其情，当不待辨。且仆与将军共事之日，不为不久，果有他心，岂能隐而不露？将军当为声达于主公之前，仆受赐多矣！”任得书，知整犹有惧意，姑以善言慰解之，使整自安而已，得以经略义安。但责以旦夕平壤，振旅南还，以无负成意耳。整不知其意，以为任可卖弄，必宽南顾之忧。时中外传言，西将左军任出军义安，拣取丁壮刻期进发，西兵不日再来，升龙将为战场。京中喧闹，迁徙提挈，金吾不能禁，廷臣多以为言，帝召问整，整对曰：“众人讹传不足为信，臣曾使人往覘，尽得其实，西王自北南还，直抵国城，上公在富春，顿兵晏乐，申明号令，缮修城垒，总北还所获军资器甲重宝，尽收贮之，西王使使宣召，不肯回朝，凡封拜处置，皆自专决，西王使人操印封为北平王。且问所得郑府货宝，上公拒命不肯进奉，西王大怒，是以兄弟构兵，萧墙之中，甚于敌国。彼方救急不暇，何敢越横山一步，与我争权。我要内治规模定，自是太平可冀。至若义安一镇，特遣介使持国书往，与他议定，一言便了，我与他姻好既成，不须违虑为也。”

御史阮廷简曰：“古来姻好，尽不可恃，北平王亦是一个英雄，闲视他不得。”整曰：“臣尝与之共事，岂不相知？他信是英雄，我北河人才亦不多让。万一构成兵争，臣请与之对手，其余武文任不足算也！今闻任已据义安，饶他客兵栖万，不过如往时昭武顺义，据有义安南河七县，不久复归于我矣。”帝曰：“人情惊疑，惟视南陲动静，为国家事体轻重，卿可熟筹预计，以宽朕怀。”对曰：“此臣职分内事，敢不悉心！”整虽外为夸大之，以镇压国人，而自得任书，内实忧惧。一日趋朝，屏人密言于帝曰：“武文任虽是北平王帅府左将，而本为西王女婿，年来军事指挥，亦以国婿自劾，一旦见他兄弟有隙，任以此中立，固惟将令是听，然其心岂能恣然于妇翁？昨有探子言任于洞海，间变，稟请入侍，北平王不许，而使直往义安，今彼正处危疑之地，必不无内顾之意。臣请乘此闲，说义安疆事，且专以恩意望他，币重言甘，外有任为之游扬，内有公主为之周旋，北平王纵有何心，亦不得不勉从于我。”帝曰

：“善。”翌日晨朝，帝谓群臣曰：“义安密迩清化为汤沐辅郡，其子弟补宿直为国爪牙，此地不可久为他人窃据，朕将遣使之富春，与北平王一番议定，卿等当择可使者？”张登揆对曰：“阮廷简、范廷珩其人方正，可以办事。”潘维藩曰：“简梗直有余，而柔和不足；珩持论虽正，而见事颇迟，北平王大谲，好以智术笼罩人，谈论之间，一抑一扬，不可测量，恐二臣与之争辨，必误国事。”廷举其人累日不决。整奏以陈公灿往，帝曰：“得之矣。”乃召公灿谕之曰：“卿忠贞体国，简在朕心。昔富弼使契丹，敌国起敬，功成事济，此行事亦相类，卿勉为朕将命，亦南国之富弼也。皇亲一人，特命维祜安，辅行一员，惟卿自择。”公灿毅然请行，曰：“主忧臣辱，臣何敢择，与臣共事，臣之所知吴儒可。”帝然之，命下，举朝咸称得人。那维祜安懿宗第六子，帝之从祖叔，为人谨厚雅实，玉忻公主未嫁时，尝以尊行事祜安，可否必问。及归北平王，祜安尝以事来见，北平王亦称其言语进止有度，至是以问安公主，择皇亲可遣者，故以祜安行。功灿东安安伟人，景兴壬辰科进士，端王亲政，灿以工部左侍郎入侍行参从。丙午之难，西兵逼畿甸，硕郡公兵溃，文武诸臣，接迹宵遁，灿独请王，背城一战，戎服带剑，扈驾于五龙楼。及北平王入国，先皇帝令群臣次第参谒。见其神气英毅，莫不惊慑失色，灿独进退如常，不失大臣风采。北平王大奇之，数延见，问以北河事，灿随问随答，言如涌泉，无所留难。不可意者，北平王诘之，反覆论辨，亦不少屈。北平王谓左军任曰：“我闻北河人才最多，亲来其地，惟见功灿有人色耳。”其见重有素如此。历授刑部尚书入侍经筵同平章车国重事，立朝梗概，临事应变，济以经术，人皆推之。为整业师，整有心里事，不可以告人，未尝不以问灿取决焉，是以请帝遗之。吴儒富川知止人，初灿以台官知贡举，擢儒乙未科进士，故儒以师礼事之，尝诣其门。灿见儒为人慷慨多大节，不附权势，声气相投，灿颇爱重之，因此使之俱。儒初闻命入见，灿谓儒曰：“敌国凭陵，边报正紧，今卜其行，未卜其归，某为国大臣，义所当往，死生非所计，公初任，位卑，老母在堂，忠孝不可兼得，试熟思之，不敢强公也。”儒曰：“相公受国厚恩，某受相公雅顾，大臣为国当事，士为知己者死，皆义之当然，此外非所知也。”灿喜曰：“壮哉！士如是斯可谓达矣。”乃引儒入见帝，赐拜于内殿，问曰：“汝所抱负经学，练达世故，自料此行如何？”对曰：“仰赖国家鸿福，庙堂远算，事之允济，想亦无难。且此间良臣专对，自当不辱，臣为辅行，但知尽所职耳。”帝颌之，即命平章维藩等与鹏公整集议会修国书，略言：“义安乃是本朝中兴根本之地，与清化为股肱郡，文臣武将多出于此，宿卫之士，亦拣其兵壮充补。若用其人弃其地，使之乡里隔阻，亲戚离别，求之人情，最为悖戾。贵国王孰信睦邻，推心置腹，想亦无微不烛，况此明明者乎。”

重念贵王初来，本以尊扶为第一义，先帝在御，延之坐榻，执手共话，玉音在耳，何可顿忘？及其凭几遗嘱，谆谆以小子冲年为忧，心欲邀贵国之福，可为倚顿。近闻遣将出戍义安，国人疑阻，或以为边臣惹事，非出贵王本意，及接到移文，始知实奉大命，以去秋割地犒师为辞。小子新膺历服，未究前因，经饬廷臣，查照割地之约，是指布政明灵二州，不干义安界者。那时曾蒙贵谕，果属黎家土地，一寸不取。若犒师以地，不如以币，请计地域，岁入总数，用为犒劳之需，年年送至界上，永为成例，遥惟贵王裁之，以全两国之好，一国幸甚。”书成进览，帝命出内藏黄金彩缎土绢土布，充馈赆品物，召公灿面谕，敕令赉往。是日起行，百官送至郊外，独鹏公整与灿宿于盛烈寺，灿谓整曰：“北平王险谲难测，此行未必肯听否，但吾既受命，且委曲辨折，以死争之。至于防备机宜，吾去后，公可加意勿忽！清化沿山地面，速当分屯守险，以防步兵；山南海口，亦各横流植栅，以截舟师。若彼背约来攻，吾先有以制之，不至临时仓卒。整曰：“请师第往，无劳过虑，先生辞命，谁不退听，否则弟子之治军旅，亦不下人，万一有变，岂不能一番轰雷掣电，推山倒海，以快吾心，彼虽桀点，亦何能施？”灿不以为然。及行至琼瑠界首，文任所置屯将，接入检视品物，只许使臣三人，与行价十八人俱，余皆遣还。比到义安镇营，任置酒款待，从容问灿曰：“北河文武如老爷者几人？黎君委国于贼整，自谓何如？某今已带领兵牌，早晚直捣升龙，先断整头，次问黎君何以背德纳叛？明告北河士民，使知用兵本意。黎君既不能保其国家，并清化以北诸镇，我不之取，他人必取之，义安蕞尔之地，割与不割，何关存亡？远来祈请，徒苦跋涉，只恐离巢之鸣，到飞归时，无枝可栖耳。”灿默然，闻者大恐。及出，谓儒曰：“西山人行兵如飞，趋利太急，观其去来，倏忽神速，御不可得，追不可及，古来未闻有如此敌者。吾意中远虑，逆防未然，曾于行间嘱鹏公如此如此，不审阿公记否？若少辽缓，不及事耳。”嗟叹良久乃行。儒又言于灿曰：“看彼主将，密谋图我，已有定局，年前尊扶，还是假托，豺狼野心，决不可以仁义说。今使轺出境，国城受兵，事势太迫，宜权变以图之，不可胶柱。且观鹏公自得志以来，黄金横带，气体洋洋，不比曩时咬菜根能做事者。窃恐惴惴临戒，必为文任所获，吾皇去留亦未可卜。吾辈作何筹算，以默运机括，庶可挽回，求以安国家，专之亦无妨。若徒遵奉原旨，争辨义安之事，所谓盗既入室，而犹修其藩篱，非计之得也。请且改易国书以行。”灿曰：“改之如何？”儒曰：“改称‘郑氏专国，黎君已无天下，幸赖贵王尊扶，天若祚黎，宫车何至晏驾，嗣孙冲龄，深惟不克负荷，以辱社稷。书曰作宾，诗曰有客，皆前代故事，请胙土世袭，以奉尊祧，实顺天命以自存，邀吴眷于无疆也’。彼志在取国，无心图我，见此喜心油生，必放使臣回国，分土居

之，我因得奉吾国皇上栖于此地，彼既无疑我心，便不复来窥伺，我继此徐图，如少康之纶邑、勾践之会稽，中兴自当有日。不然彼怒而逞残，吾辈徒为海噬之鬼，固不足言，吾皇羁旅丧亡之余，无尺土为阶，虽有孔明之才，亦难措手矣！” 灿曰：“不可。鹏公结发从戎，老于行阵，设若国城受兵，想亦不甚狼狈。两国交争，得失未决，我辈衔命出疆，遽已易书矫诏，非惟获罪于国，若敌人勘得欺罔，亦不容我，为祸更大，貽笑无穷。不如明白行之，事之成败有天在也，我何忧焉！” 儒自是不敢复言。

既至富春，陈其品币，谒见，灿奉上国事。北平王看了一遍，掷书于地，厉声曰：“那书是谁人做？说出全无义理，北河诸人惯以口舌啖人，我非儿子可欺也。” 灿神色不变，从容言曰：“王且息怒，容臣明言，若欲杀臣，请一言以死。” 北平王素重灿，改容谓曰：“昔我驾海北出，破升龙灭郑氏，举国震惊，朝野束手，莫敢谁何。此回使据有其国，称帝称王，亦奚不可？惟我远慕先帝之德，挈土宇而全归之，一统舆图，皆我再造。北朝却以上公制册为报，不知上公是甚名号？于我何加？已而先帝宾天，山陵大礼，我为周旋；嗣王承统，册立大礼，我为主张，今不此之德，纳我叛人，与我争衡，谋争又安之地，以若所为，人情忍耐得否？我已派出兵马二万，使左军武文任领之，直抵升龙，馘贼整父子以献。自料整闻我军出，必挟嗣孙以走，不知锋镝之下，玉石不分，嗣孙得保无恙否？国人反以归恐于我！” 灿对曰：“昔黎太祖平吴开国，功德如天，圣尊躬致太平，光前裕后。石碑以北，大岭以南，共惟臣庶，罔不尊亲，垂及百年。莫氏<sub>仁</sub>替干，国情咸愤，先王纠合同志，复立黎氏，郑氏继之，亦以扶黎为名，故能号令四方，人皆响应。数世以来，虽云胁制，而正朔所在，锤虞不迁，天下固黎之天下，大王一驾，直抵京城，虽曰威声有截，亦惟尊扶大义，人所信服，不然入人之国，安得若是容易？先帝一见王，礼貌极隆，公爵册命，继而封王，自是本朝典故，非酬答之不加，不可以是见薄。三百余年之国，上帝享之，人心戴之，大王挈土宇而全归之，乃所以顺天意副人望，未可以是为德。先帝临崩，皇上继立，事事皆先禀白，大王不为之主而谁主之，理到那里住不得，臣不敢云云，以誉美而献谏也。大军南还，阮有整尾从，大王留之又安，何以指之为叛？又安故辖，本朝守其封土，何以名之曰争？王派出兵马，以聘问来，本朝例有迎接，否则昔人有言‘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备御之固’。臣已越境，事非敢知。臣国嗣皇天既命之为君，帝王有真，锋镝亦有所择，王请勿忧。王顺而行之，兴衰继绝，以定黎国，臣民孰不戴之功若德，又何怨焉？不然世变事殊，非愚臣之愚所能逆睹也。” 反覆论辨，一无所屈。日向暮，北平王曰：“第出就馆，再三思之。” 灿曰：“三思反感，一死便足。” 北平王怒，命锢之于狱，分送<sub>不</sub>安儒等，各于别

所监之。灿既就狱，言笑如常。北平王使人侦之，见灿书监所云：“违德有三，纵未能之，愿学，小心无二，行其素也何尤。”司马吴文楚请杀之，北平王犹惜其才，谓中书陈文纪、礼部武文纣曰：“北河人物，灿亦好底，我欲收而用之，而彼必不肯，尔等盍试一开晓之。”于是二人至监所，的见灿木梏仆卧，曰：“老大何自苦乃尔？”灿曰：“命矣夫！”纪曰：“君子有不受命，制之在我，譬之睹然。钱一俯一仰，吾从其胜者而赌之，天下称为良博。”灿曰：“此所以为博徒，非君子之道。吾闻为臣死忠，古之训也。”二人知其不可夺，出曰：“汉有苏子卿，黎有陈公灿，可闵也！亦可憎也！”会西王移书数北平王罪状，将发兵讨之。北平王麾下将士，或有亡去者，北平王谓陈文纪曰：“今我国有疵，人情携二，萧墙之变，不可使闻于邻国。北使在此，耳属于垣，彼远来觐我，留之则国情被他识破，或缘此投闲，弄出事故，归之则被他宣泄，北河知之，更生外侮。我欲投之海中，以绝声迹，当依此计行之。”乃使都督武文月具海船数艘，声言送北使还，引灿等入拜辞，北平曰：“公等第先回，待我来时召见，别有区处。”又将白金百两，谓曰：“此公主送好勿辞。”名曰归之，而密以教月，人不知之也。丁未春三月，整船自思客海门，开帆而去，不十日抵义安之丹崖海门。月与使部泊岸登陆，灿故门弟监生阮轩者，直禄人也，闻其师得还，欢喜赴谒。轩见月面目不常，阴揣其情，密以告灿，遂请改从陆道。月曰：“某奉命送使水行，最为妥便，不可步行，跋涉殊苦。”于是复登船驾海，才出洋面，月使舵工漏舟沉之。轩立海岸望之，恸哭良久而还。岁夏四月十一日也。月乃回舟泊岸，以阻风溺水，宣言于中外，盖不欲居杀使之名也。

且说整、等之南行也，整以为事必可济，公言于朝曰：“西山情形，如在目中，彼方幸我之不开衅，得以专意于其国，今内变正慌，何暇外虑？文任孤军在外，内顾无援，亦何能为？北平王见我书来，必喜而退听，请勿以南陲为忧。”故凡在灿行时所嘱备御等事，整皆不以为意。但奏以黎暹为清化镇守，临行诫之曰：“只宜镇守封疆，毋生事以疑敌，待陈平章回后，移镇义安，修我横山旧垒，以固边围，为长久计也。”平章维藩闻之，诣整言曰：“陈公老于世故，见事甚敏，平日有所议论料想，及事之来，无不奇中，公不可等闲视之。”整亦不以为然。藩出谓同僚登揆曰：“鹏公素号知兵，而愎谏轻敌，恐国都残破之后，能再堪蹂躏耶！吾曹久当揆席，颠不持，危不扶，又焉用者？”相与叹息久之。藩曰：“追惟先帝功德，而未有庙号，不及今议定，终为阙典。”乃共议尊上皇租金册曰“永皇帝”，庙号“显宗”，奏帝请行告庙礼。整曰：“礼上庙号，须大祥后入庙方行，何乃急也？”藩曰：“时事未可知，正可及早完先帝美号耳。”整亦默然。

却说整自义安入京时，晏都王渡河如京北，栖于桂坞。旧武班者号阮廷遂奉王密旨，号召慈顺土豪，招募义勇，谋讨整以清内难，复前业，又移檄高平、谅山诸藩臣，使各会师勤王。整屡欲攻之，而杨仲济据有嘉林，筑垒与整相拒，尚有一线之梗，路阻不通，是以置之度外。及济既诛，整慨然以攻王为第一著，奏请自帅本部兵马讨之。帝以王素恭顺，不忍加兵，且心实恶整，不欲使之得志，恐成陵逼之势，欲止其事，而难为辞，使内翰武楨宣旨谕之曰：“郑家历世，实有大功，子文无后，何以劝善？不如先示文告之辞，开示祸福，若执迹不悟，然后临之以兵，存我忠厚之意，无容物议，得以置喙于其间，不亦善乎！”整不听曰：“纵我不提兵来，仲济辅王之事成，看他与帝厚否！英雄举事，岂以妇人为仁耶！”即固请出师，帝不得已许之。整督诸军渡河，舟楫蔽江，气势凛烈可畏。王闻报急令遂率桂坞族为先锋，安勇土豪阮仲玲为左拒，嘉平土豪陈光珠为右拒，列阵以待。整军至，两相对战，自旦及日中，胜负不分，又各解兵休息。整使人赍帝诏谕王，责以效顺，不宜拒命。王笑曰：“有整此来，意欲生擒我，使食得下咽，必不吐出，今又以甘言诱我，那逆贼大谲可恶。虽然，彼既以帝命来，我不可默然不答。”乃自为陈情表，言整之罪恶，臣民切齿，请先诛整而后归朝，语多激切。正是：

野外雌雄犹未决，田中蚌鹬正相持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回 麟洋侯扶王泛海 鹏公整请帝渡河

且说整见表辞，名其为贼，怒气勃勃，挺剑厉声曰：“亡国之余，未知所惧，尚敢弄笔舌以欺国人，吾今日誓与王一生一死，尔将士宜听鼓视旗，奋力陷阵，有进无退，不用命者，有此剑，乃戎服上象。”手秉红旗，挥诸军前进，阮如泰跃马大呼杀贼，铙弩齐发，弹矢乱飞如雨，王左拒力不能支，将溃，王命前锋并两拒合军，且战且却，因退入垒中，分兵固守，整陈兵夹垒四面攻之，半日不拔，迨暮，霖雨霏霏，飏风瑟瑟，天地昏黑，咫尺不辨，整下令分军围迫王垒，王乃三分其军，果敢者为前后翼，遂、珠率之，老弱者中翼，王帅之，人定后，金鼓不鸣，烟火俱灭，垒外射铙连不绝声，而垒内寂然不动，整使军候潜至垒下听之，若无人，然亦不测其虚实，迨漏下四更，雷雨大作，王因命大开垒门，使遂、珠先出，各带勇士五十人，直犯整营，遂攻于左，珠攻于右，中开一路，王驱中翼军直出向东路走，途、珠为殿，其夜整军不辨谁某，交射混斗，平旦始觉，追之已无及矣，整驱兵入垒，只见第舍一空，命大索军需，一无所获，怏怏不乐，班师回京。于是王东走邯江，依丁锡壤，老弱从者，二放归，单留遂珠二将并手下一百人，壤别以一寨居王，壤为人浮躁，不闲将略，忠义赤非天植，平日所言所行，亦是假托，出身以来，但习



水战，未尝带领步兵，自金洞之败，舟船尽弃，狼狈东归，窃据海阳镇城，幸有军粮可资，而不善抚循百姓，纵其部曲，暴掠闾里，为两洪所埋怨，豪目群起而攻之，弃城走邯江，及闻西人南还，复拥兵来京，将谋立端郡公以抗帝，比至端郡败走，故附于王，闻整再来，惧不见容，即引众东归，求领海阳安广二镇，以避其害，王奔桂坞，壤翱翔于东，未尝一唁王所，至是王来又一味闲冷，礼意简薄，遂、珠二人日夜为王左右，于遂则忌为将门子，于珠则鄙为白屋丁，二人惴其情，虑有不测，皆辞于王，同日请去，王哭而送之，曰：“谚言：‘溺水而遇浮沔，靠也不得。’我不久亦去，何辱留卿等为。”王留十余日，壤不曾说及军国机事，忽一夕诣王进曰：“天清月明，秋色最佳，臣已具酒登舟等候，请一幸览胜，以写幽怀。”王愀然曰：“风景不殊，举目有北河之异，吾未能歼仇，不忘坐甲，泛舟浮杯，非吾今日事也，将军且往游之。”壤既去，王隐几闷闷，谓侍者曰：“武人尽不可恃，或者其文臣乎！”乃为书密使遗平章登揆，书曰：“此生不时，遭国多难，忝以王家嫡嗣，深庙社之忧，奉表陈情，蒙赐归覲，初来只欲以存先祀为孝，实无心专辄而据国也。事势推移，为诸将所拥迫，取忤于帝。及整入京，宫阙即以焚毁，焚巢之鸟，盘飞无依，以是飘零江湖，不敢回阙，今朝桂坞，明日邯江，自营栖寓之谋，遂涉抗衡之迹，使恶之者得以执言，本来一片恭顺之虔，无由上达，公可曲为陈白，此回进止，惟上所命。”揆得书以闻，帝恍然曰：“王一片真衷，朕已面谅，惟不善处变故至于此，果已回心知悔，朕必有以待之，不但宗国可保，富贵亦不失也。”因命揆为导迎使，接王归朝。时王在邯江，闻壤与整阴通信息，疑有异图，叹曰：“此非善地可居，吾宁浮海入山，毋宁坐以受辱。”即使侍者密谋借商船，乘夜挈其徒，顺风开航，直趋山南，平旦，壤始知之，大惊曰：“王南幸而不告，得无有疑我意耶！若不从王，此心不白，天下其谓我何？亦以师舟尾之。王至真定，范尊麟谒见于舟次，麟，真定，博泽人也。其先世尊仕在景兴，初为恩王名将，累立战功，门阀颇高，素为郡邑所服。麟又豪侠，门庀食客，尝有百人，家中所藏器甲具足，为山南下镇豪目之最。至是与王论兵事，且画进取之策，王深嘉悦曰：“我得公晚矣！勉为我辅，以绍乃祖功德。”麟曰：“臣本无才，幸得凭仗王灵，敢不竭其心力。”于是奉王至其家，自集徒众为之守护。次日壤继至，使人先奉启云：“臣家累世蒙国厚恩，一心王室，臣今与有整情虽有故，而势不两立。通国之人，亦皆知之，敢有何心，以辱先世。愿王察之，俾得效其尺寸之功，以补前过。”王问麟，麟曰：“素闻壤重名，推为东州巨擘，幸得共事，深以为喜。”力劝王推诚柄用，以益其势，王许之。麟即亲往迎壤，共至入见。由是二人相得，遂移檄太平、建昌、天长等府，约以起兵讨整，旬日间，归附者殆数万

人，刻日齐进，舟楫满江，声势振薄，远近响应，人皆以为王业指日可复。故家子弟，如段阮俊、范瑛、汝公僚、陶汝瓚诸人，亦各募乡兵来会，东西处处并起。登揆奉命迎王，行至先兴，路阻不得达而还。会有游士从京师来，谒王，具言有整骄弄，众心离叛，帝亦见忌，劝王急进兵征之。王曰：“我有旧有裴辰润在京，今领金吾军，为四城提领，可使为内应，润职在巡徼，谁则疑之，乃使人赍旨密以告润，润乃谋诸所亲，悉易置坞门巡守更守卒。整子沛川侯廉知其情，即发兵捕润，而使其将山南镇守曰选，发兵以攻王，水师至梧桐江，而步兵未渡大黄江口，覘者还报，壤以海舰最著二十艘，横江作一字阵，列铙船头，望之如城堞，选兵至，交战以舟小不能抵敌，为宝龙铙所射，辄沈于江，选惧，欲退保黄江，以与步兵相犄角，会东南风起，壤令海舰分泊两岸，维舟登陆，挥军走上岸，乘风射下选军船，而所将皆乌合，坐作进退，未娴号令，又倘佯无斗志，既登岸，步伍失次，选在江中望见之，大呼曰：“壤军败矣！”于是疑惊大溃，夺路争走，互相践踏，不可复制，舟舰委弃江边，尽为选军所获，麟军在后望见败兵星散，皆谓壤已被贼杀了。众皆惊愕股栗，麟亦不能约束，同时俱溃，麟乃扈王乘单舸顺走太平，夜半抵东关，忽闻鼓声点点，如军行之号。或言选兵追蹶，或疑劫夥抢攘，使细作覘之，方知是陈孟匡的、那孟匡，东关豪目，家资富厚，颇有义概，初得檄，即纠合县兵应义，约以是日进发，见在沛下屯相去不远。王听了，急使召之，匡从使者来谒，王谓曰：“寡人才德谫劣，不自揣量，动辄颠蹶，为今之计将若之何？”匡曰：“胜负兵家之常，虽累胜之兵，亦有一败。故古之良将，先视地形，筑营垒，储粮食，备缓急，进足以取，退足以守，此为万全之策，何至一败便北。臣县有沛下邑，四面沃野，前阻大江，出入只有一路，又有小溪屈曲，外通于江，可运军饷，前年兵乱，本地方界在东南之冲，臣曾已一番经理，濠堑已固，但连岁不登，谷粟尚未实尔！请移驾权驻，徐为后图。”王从之，署麟军府长史，匡为行营使，引兵入沛下邑屯，仅得信宿，匡派人徵粮未至，适整再使阮如泰将步兵来，与曰选合兵攻之，水陆相接，前后夹击，屯中据险以守，旬余不能拔，选乃筑长围以绝粮道，王师食尽，至掘芭蕉树根以食之，势益困窘，麟、匡急呼手下告曰：“与其作沛下馋鬼，何如决一死战，快杀数百人，汝辈谁能共我一乃心力，使我不负王，汝辈亦不负我。纵死不失为忠义鬼，幸得不死，将来勋业未可量也，众皆感激，愿从者百余人，人定后，各乘竹舟从溪道去，乘选、泰不意，放火焚其营，二人仓皇不能拒战，麟、匡乃溃围奉王而出，夺舟从海门东去，选引兵迫之不及，泰纵兵入沛下大肆屠戮，男妇老幼靡有所遗。自兵兴以来，无处不干戈，而杀戮之惨，未有甚于此者也。

且说自梧桐之败，壤只身东奔，其战船军资遗弃殆尽，及沛下屯溃，王奔还

海阳，复与麟等同泛海，往安广，诈称商客，分寓于万宁州民舍，未几，麟以家事辞归，从王者独孟、匡而已，月余匡病卒，王左右无人，海外羁栖，情况最为萧索，自念浮生富贵，都是梦境，昔人有自矢，愿世世勿生王家，佛悯一切众生，沉沦苦海，达人达见，真为万世明鉴，向我寓彰德时，已有此想，乃自解韬尘魔，法号海达禅师，遍游谅山、高平诸寺。有京北生员武虔，避乱居谅山，遇王于三教寺，谈经说法，心知之，以告其藩臣何国骥、阮克陈等，二人乃托为斋醮事，邀王归其家，屏人进曰：“臣等世袭藩屏，远慕朝廷威德，但闻人说黎皇郑王如在天上，天下无事，臣等何以得见王，不幸国家有难，乘舆远幸沙塞，臣民孰不痛心，此正忠臣义士，经纶好时节，臣请奉归团城，倡大义以图兴复，仰赖鸿福，大勋用集，琐琐蛮酋，幸得厕云台末列，臣等之愿也。”王闭眼合手徐答曰：“老僧出家投禅，何预世事，公等勿错认，却于寂静中，弄出许多烦恼，天下谁帝谁王，自有真命，老僧只会一瓶一钵，卓锡沙门，做如来徒弟耳！”虔亦对曰：“臣虽未得侍王府，而游学京师日，窃常仰盼威颜，国人且有此心，王亦不可推却，臣闻王业艰难，非安坐可做，是以汉光头发为白，先王髀肉皆消，近者桂坞沛下之危，亦是睢水滹沱之役，惟其不沮不挫，卒成大业，未闻堂堂王者，退作闲僧也，请王思之。”王位下曰：“黍虽麦秀，触目皆感，我非木石，安得不悲，然尽吾之力，不可与天争，故隐忍以自存，安敢妄图而再误。”王既露出本色，遂为众所挟，敕下点兵、徵粮、骥陈等皆庸才，不能严戢手下，肆行非法，民不堪命，遂作乱，杀骥陈而逐王，王奔右陇，自是晦迹山林，一国之人不复知王所在矣！郑自太王检受封，传至盛王森，凡八叶而肇乱，又端南王楷，晏都王榘而王祀绝，前后合二百四十二年。按发迹祖地记曰：“非帝非羈，权倾天下，八代传家，萧墙起祸，”兴亡之理，虽属人事，而自有数云。

却说阮整，自引西人入国之后，国人怨之，深入骨髓，及狼狈而归，留于义安，一州之人自甘心焉。幸得帝有召命，遂以起兵入卫而免。帝推心委用，故中外之人敢怨而不敢言，文武故臣奔逃于外，各有起兵以诛整为名，整挟帝以号令通国，专弄威福，大兴军旅，以去其谋己者。已而擒仲济、杀冯基，穷兵以攻晏都王，使之奔播，不敢归国，其所行率多悖乱之事，而动辄得志，无敢谁何。以是整、虔愈肆，自以为一世之人皆莫己若，至以儿子视帝，左之右之，无复忌惮，意中尚有难者，独北平王而已。整常私谓所亲曰：“北平王南河雄杰，我亦不让，他谄胜于我，我智胜于他，年前曾与他共事，今日姑让一著，俟国中稍定，然后专意南方，此回便可与他一场兵车大会，去了一梗，那横山以南复归本国疆土，陈平章南行议疆。义安之地，纵不得已让他，亦是璧马赂虞，关中予羽之故智，所谓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，非众人之所能识也。故义

安之事，币重而言甘，苟求可以无事，一番委曲尽以心事嘱陈公，谓此行必弭兵事，不复以边谋兵务为意。一不知北平王取整之心，初非一日，但藏机太深，而整不之觉也。人或有言边境事，亦皆指为好事臆度，道路讹传，而不之信也。及使部死于海，朝士多以为言，此是北平王恐泄南河兵争事，而阴杀之，内变既宁，必将图我者，整亦不以为然，至是北平王与西王讲和而归，大会诸将语之曰：“阮整既以死之人，我再为之画出眉目，今彼翱翔北河，扶黎王以号令一国，不思报我之德，又图反噬，谋争义安，设重镇以效郑王南侵故事，此贼可杀，不识点检得几个兵马，能堪与我一战否！即命吴文楚、潘文璘等，领军往义安与文任同会谋北侵，随以文任领节制印，诸将皆属焉。布置已定，促令进兵，丁未多十一月也。任过土山，清化镇守黎遼不敢拒战，敛兵退保贞江，飞马告急，一日九至，京畿骚然，人情崩溃，争提挈出城以避之，市廛皆掩扉撤业，衢路亦鲜有人行，台省之中，独有职守者在焉。帝命百官同会整第，议战守之宜，整曰：“秦师压境，谢安谈笑自如；契丹深入，寇准饮博自若。大臣只须镇静，不可先自挠乱，徒摇众心，遼职在守土，见贼不敢不告，然他亦是才将，文任未必生吞得他，且贞江青厥江深水寒，虽有千兵万马，未易急涉，战守机宜，自有定局，何事仓皇，副都御史阮廷简曰：“清化汤沐之邑，累朝陵寝所在，今西人来侵，静嘉全境，已被陷没，绍天河中，皆为战场，社稷危如一发，公为国元臣，兵柄在手，定局如何，试一分明说出，卑职等各尽肤浅之见，以与公图回天下，事非一家之私，何不与人言之，昔元人笑宋曰：‘待尔家议论谐，则我已渡河矣！’今不早为之计，待敌到缠桥坞门，假使谢寇再生，看他得镇静否？”宁逊阮伯澜等皆曰：“御史言是也。”整平生惯以口舌御人，人亦畏其势焰，不敢与之争辩，至是贼信骤至，方寸正坏，又为简所折，未知所答，平章维藩曰：“不须多言，贼来惟战耳！公之麾下谁可将者，请奏帝行之，枢密给兵牌，度支给军饷，即于今日引拜，明日启行，不可缓也。”整曰：“本意亦正如是，所谓静镇者，亦在是耳。”乃奏以阮如泰为统领，宁逊参赞军务，帅师与遼御贼于清化。且说遼屯贞江，任使人报曰：“明日大军过河，汝能战，列阵以待；不能战，可及早来降。”时任军贞江之南，先使文楚领兵沿山西行，潜渡漆马江以袭遼后，遼不之觉，是夜敛众宵奔，次日至高陇，已见楚兵在此，众皆惊溃四散，遼为乱兵所杀，器械军需尽为贼所获。泰军至珠遼，闻遼败死，急呼宁逊共议，逊曰：“兵法曰：‘争山者胜，据险者固。’清化内外，三叠其限界也，天造地设，最为险要，宜急进兵守之，毋使敌得先占，则长安以北，犹为我有。若三叠不守，山南一路康庄，平原旷野，恐难与敌争锋，国事不可为耳。”泰然之，即整军乘夜兼程而进，黎明渡军涧口，闻任军已过三叠。璘将选锋军前屯多枚，相去仅数里许耳

。泰抚膺大呼，乃阻涧列阵以待之，贼至分道出击，泰孤军无援，力战自旦至日中，矢弹俱尽，前徒倒戈降于贼，泰度不能支，与其属数千飞马北走，贼兵追射尽杀之，宁逊走匿于民家获免，文任既胜即引军前进，报至，整方食，仓皇投箸，起入室中，急召有攸，谓曰：“我战将只有四人，邈、泰不幸死矣！选在山南，铄在京北，徵之不及，势头甚迫，我不得不自将，汝宜大具兵实，与我偕行，父子之兵，一心庶几可济。”攸曰：“语有之，事父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儿请先往，与贼一场大斗，不敢以贼遗君父，大人第徐行督战，看儿取武文任头来。”整将起出，其爱姬牵其裾曰：“妾闻朝廷百官，皆挈其妻子先避，台省皆空，大官又出讨贼，将士偕行，妾独留此，何以堪处，愿得一肩舆随之。”整曰：“矢石之间，非巾国所宜往，无徒乱人心曲也。”乃自诣阙奏请出师，帝御勤政殿宣旨，授整以节钺，谕之曰：“朕倚公长城，此行国家安危所系，切勿轻敌浪战，相机而动，敏奏朕公，以慰朕怀。”对曰：“臣素知敌情，武文任勇而无谋，为偏裨则有余，为主将则不足，他平日素惮臣，今见臣来，必不敢与之对，臣但以气压，不待战而后胜也。此行不出五日，当有驿书奏捷，请宽圣虑。”拜辞而出，帝亲送至端门外，敕皇亲百官饯之于郊，师至黄枚，使有攸领五锐奇军先行，攸至青厥江筑土垒，沿江北岸，分屯固守，时天气寒冽，军士露宿，团三聚五，烧柴对燎，贼游兵于火光中望见之，还报文任，命分兵乘桴直渡江渚，潜穿垒，引铳射之，视火为的，发无不中，垒中惊乱，自溃，攸敛军退守珠桥，所存什之二三，不敢迎战，亦不敢走还，且退且止，以待后军。

且说整至平望暂歇，忽见南风飘飘，有黑云一片，横亘西南来，整坐桥中，披书占之，繇曰：“国有大敌，元戎败绩。”整意闷闷，正在沉思间，适有狂蜂个个飞来，尾蛭于喉边，忽惊起坠下，猛想皆属凶兆，徘徊不欲进，俄见攸军败星散而还，言我军已溃，贼兵追蹶且至矣！整神色俱沮，进退两难，麾下将士，亦皆丧气，争言贼势甚锐，未可与之争锋，京城兵少，难于自守，不如引还，退守京北，画珥水以为固，然后徐图攻取之策为便，整从之。有顷攸至，即麾兵回京，夜方入城，唤参知政事阮奎使入奏，请以明白驾幸京北，遂直造所居之亮府，结束行装，使人先护妻子家属渡河，金吾卫士知之，急走入殿奏曰：“鹏公家眷已行矣！”帝仓卒至整第，整方奔走庭阶，分嘱行者，帝执其手曰：“事势至此，将若之何？”整见帝惭愧惶恐，遽拜谢曰：“陛下委国于臣，臣不副所职，以误国事，罪不敢辞，京师西南二面，无复可凭，城池亦未浚筑，单有坞门而已。贼乘胜长驱，无藩篱之限，战则不胜，守则不固，将何以自全乎！今当移驾北幸，以图后举，敌远来劳顿，又阻大河，必不敢追我，旬日之间，稍得暇豫，深图远算，岂无恢复好机会，陛下且还宫，奏知

陛皇太后，请奉慈驾先行，臣亲率兵象于河津等候。”整言已，复顾左右而去，帝即徒步走归，经街衢间，已见與人扶携奔走，不逞乘而攘之，呼唤之声相闻，有一人止帝，索腰中无所有，乃舍之，帝急向朱雀门去，及左曲天门入，闻皇太后及祀嫔寻帝不见连呼乘輿安在。帝急应之曰：“在此在此。”即召侍护之士，仅得十七八人，余皆逃匿不至，急以竹杠輿奉皇太后及元子以行，尊室嫔御皆步行，抬遁御器，只有四函，余皆委弃殿中，内侍有所私挈衣装宝贝，亦皆遗弃于衢路上，至河争舟，不问贵贱，强者先渡，在沙中自践踏，有颠仆致死者，舟大掉不及，或有重载以致溺者，啼哭之声震惊天地，京城大乱，无赖之徒，混入宫府，大肆抄掠，凡有所得，不敢搬运出城，只得分藏诸庸。薄暮武文任至，引兵入城宫殿，仓库只存空舍而已。任曰：“入市尚得一金，况于国乎，吾闻北河富厚，安得如此乾乾淨净，我远来没得一钱归，儿子听也不得。明日乃纵兵大索场庸民舍，所得宝物甚多，并私财尽取之，民有诣门叫称，古之行师，秋毫无犯，有取民笠以覆官铠，亦所不容，何今民家受害至此？任大声曰：“我军所索皆是黎家官府之物，此岂民家所有，不过尔等乘乱相争窃取，大军继至，未及埋藏耳！那是棍桃党夥，尽不可留。”即令拽出斩之，由是京城大骇，无敢言者。

却说整父子并文臣从帝北走，行间造次，惟惧贼军追及，连袂而行，无复部伍，暮抵京北镇营，会署镇守阮璟铄谋反，称病不朝。整至，切责之，始龟勉而出，时军士在道，逃亡者太半，整忧之，悉阅其数，优兵一兵，仅得四百三十余人，马六十余匹，整率之先渡如月江，屯于三层山，亲督军士筑垒植栅，而命铄扈驾后渡。整既去，帝与太后等待江次，久之无船，命召铄问之，对曰：“诸船皆不在，陛下急欲渡江，请赐臣多少金帛，方可赁得，否则到来早，毕竟在此。若贼兵追逼，臣请以木婴护渡，但御用之物不可保耳！”帝曰：“朕有天下尚不能保，又何爱，命开函以示之，止有传国玺及黄金四十两而已。帝曰：“惟汝所取。”铄曰：“圣恩所及，请分其半。”帝尽以与之，铄即唤舟子舫船江头渡之。既岸，又使人追褫帝御袍，帝垂泪解而授之，遂奔如铁山，帝请于太后曰：“臣才庸劣不足，以主神器，又暗于知人，为阮整所误，致都城失守，播越于外，以貽圣母忧，今崎岖山谷迁徙靡常，势未能团聚一处，而往来提挈许多人，又恐为贼所知，变生不测，反覆思之，独高平督同阮辉宿，忠厚可托，请权幸，高平地颇遥隔，贼兵未能卒至，此间可否事宜，臣请以手书付宿，至于晨昏起居，臣第可以代臣，愿且宽怀，容臣在此，潜图恢复之计，庶几可赎罪过。”太后曰：“皇天不佑社稷，老妇生不如死，请以此山隙地为藏骸之所，毋徒苦山溪跋涉为也。”帝叩头流血，伏地不起，诸臣亦多劝解，太后乃许之，于是皇弟桃及侍臣黎侗与尊室三十余人，俱从太后驾之

高平。翌日，帝乃如安勇，文臣从者阮廷简、阮廷琦、朱允励、武楨、张登揆五六人而已。会武文任使部将阮文和追整，及之，战于三层山，有攸挥刀力斗，杀贼数十人，和分奇绕山后袭之，整兵乱自溃，攸力不能拒，阵前斗死，参知政事阮奎亦为贼所杀。整上马北走，仆马为贼所及，争刺之，整呼曰：“请生擒以献。”贼众共缚之，槛送还京。整求见，愿得一言，文任不许，使人数之曰：“汝是郑臣，叛而投我，以谋灭郑。既又叛我北还，欺黎王以取大位，擅作威福，阴谋替窃，以与吾王争衡，究汝一生，皆蹈乱贼之故智，须剖汝心肠，去其秽恶，使北人以汝为戒。”遂命尸解，纵犬食之。是役也，西贼擒整而未获帝，和因纵兵大索，不得。密令人踪迹帝所在，帝惧，奔保禄山中。

却说麟洋侯花文鳞初从晏都王，北走广安，以事辞归，因图招谕，后失王处，依于安勇士目阮仲玲，至是闻帝在保禄，即以告玲，共往迎帝，从安勇七总之民，筑垒月德江北，与和相拒，和攻之小克，任自督大军来，日夜大战，玲军败绩，挟帝走，免。玲弟珑为任所获，任不之杀，使持书以谕玲，责令献帝，其略曰：“奉命北征，只诛贼整，不干黎嗣皇事，嗣皇乃主上祈立，为整所挟，与之俱奔，狐执疑心，迷而不复，螳敢拒辙，遂及于帅，苟能悔以先来，犹可追夫前过，不然别求监国，主鬯有人，即嗣皇无返驾之期，并汝等有延林之祸？”玲得书，犹豫未决，复使珑往告任曰：“一败星散，人各东西，实未知黎皇所在，请假以旬日，搜寻即当自诣。”廷、简知之。乃密告帝曰：“玲兄弟二心不可信，廷琦、允励、武楨皆京北人，宜亟遣分行招谕，以兵自卫，移驾顺安。登揆、文鳞皆山南人，宜使回本土召募，以待徵发，帝从之。分命而行。独留简扈从，潜归嘉平，召进士陈名案，问以本方事。案对曰：“北方土豪有陈光珠，旧是涇滩社长，勇敢有力，顷因兵乱纠合丁壮，自守乡邑，县中劫发者，珠率众往救之，盗贼不能犯，一县晏然，众共推为张县，常自操田器作农夫野样，遇西兵辄斗而杀之，西兵累被其害，相戒不入县界。文任闻之大怒，谋率众捕珠，珠亡入至灵凤眼间，招募勇士相贼相抗，东北之人，归附者日众，当密探西贼所在，夜疾驰至，掩而杀之，出没如神，动辄得志，西人没奈他何，他本欲唱义而未有所主，请奉咫尺之书，招之即来，帝曰：“卿第使人先往。”珠闻之大喜，谓众曰：“吾师今有名矣！”乃引兵迎驾，相见甚欢。帝曰：“闻尔勇于行军，今敌众在宝龕，约二百人，南能攻破之，当以尔为京北镇守。”珠对曰：“此甚易事，但彼毕众而来，臣兵寡无援，不能与之相拒，又恐不能敛迹以避，臣近来屡已行之，仅可少泄其怒，然未能自立，亦职此之故也，幸赖陛下威灵，诸将叶力，臣请自当一面，逢贼便战，有死不走。”帝曰：“壮战！真将军。”乃拜珠署镇守爵瑶郡公，珠即耀武

于万劫山，建大将旗鼓于山上，使人奏请帝御观兵。正是：

成旅崎岖谋复物，泽袍慷慨誓歼仇。

未知底局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一回 西山再入城据国 嗣皇三起驾复都

且说帝亲御观兵，在陈兴道王祠中，召珠问曰：“有众几百？”对曰：“除新附外，臣手下精练者百人耳！”帝曰：“恨少。”对曰：“兵贵精不贵多，有殊死之士百人，足以横行天下，臣尝试之，敌兵蔽野而至，所遗或数十人，突前挥刀而乱斫，无不溃败。”帝曰：“信如尔言，出其不意则可，对阵而战则不可，今散亡之余，人情易乱，动出万全，始能自立，以图恢复，万一蹉跌，不可复合，此会稽之栖，巴川之屈，古人隐忍以自存，不敢妄动以自取败，今国家事殆类于此，须先号召勤王，以益其势，未可遽出色也。朕已分遣诸臣，各行招募，在京北者有范廷珩、朱允励，在山南者有张登揆、范文璘，不日自当复命，尔且俟之，顿兵山中，练习新附之众，使各精锐，以待徵发可也。”帝又命廷简往山西上游，号召宣兴义兵，刻期并至，而自东幸海阳，传檄招谕，帝在至灵，文臣之从驾者，陈名案者与武楨吴时恂三人而已。恂上中兴策曰：“臣窃惟拨乱宜相其机，用武必有其地。少康得纶邑而后奋发中兴；先主据益州而能抗衡外侮。本朝地势，高平凉山界在东北，与内地相邻，其山川之险，足以固守；兵马之强，足以进取。若陛下驾幸其地，遣一介使奔告于清，令之提兵压境，为我声援，而密旨四镇豪杰，使之响应，人心激励，何敢不从，百官未及从者，谁敢不至。外倚上国之势，内集勤王之师，将使贼势日孤，我势日大，由是措置方略，进复京城，中兴之功，可指日成矣！”上召恂谓曰：“卿言正合朕意。去多朕委价弟亲臣奉太后驾之高平，密旨督同阮辉宿，使之以义激动，结藩将集边兵，盖已预为之地，独凉山未有所使。”恂对曰：“昔景兴丁酉，臣先父奉诏建节于谅，宣示威德，还集流移，亡州之民，至今遗爱，臣请往谕之，因以事报宿奏闻太后，约期率师以迎乘舆，一举而两得也。”帝称善，乃命恂往。行至凤眼，会病发不能进，道表请假日医治，乃赐白金十两以供药需，恂谢表有曰：“危险中志叶议从，难得此千载君臣之遇，彝伦处分谐情笃，不啻如一家父子之亲。方国家多事之秋，正臣子捐躯之日，敢牵情而自爱，愿乘疾以兼行。”帝为之感动。会廷珩、允励等使人赍密表言“东岸，金华、武江、桂阳等地方，人情无不愤激，臣等奉宣诏谕诸豪目，皆愿以兵勤王，伏请驾还京北，使彼等得以进谒，面蒙圣谕，归各相告，人谁不从，扶驾出邑于此地方，天下之人，咸仰天日。廷简前往山西，文璘前往山南，亦得遥仗威声，以兵来会，何必远之凉山，城域隔阻，窃恐连延岁月，坐失事机，舍近谋远，非计之得也。”帝以为然。武楨请驾良才之春莲，楨



父<木昭>表进白金二百两，以为军需，帝纳之，遂以<木昭>第为行在焉。

却说初北平王之遣武文任北侵也，业有成命，而心颇疑之，使吴文楚潘文璘等参赞军务，以分其权，密谓楚曰：“任兄王婿也，我与兄王有隙，彼心必不自安是行也。握重兵以入人国，事变不可逆料，我今所虑，不在北河，只在任耳！汝宜察之于微，速以告我，啻之火然，扑之于始焰时，则易为也。”及任乘胜北驱，如升虚邑，无一人敢拒之者，遂洋洋自得。及俘有整，自谓威武足以服人，区处北河，亦无甚难事。闻帝北走依玲，即贻书责以献帝，而召尊室文武，令就军门等候，颐指气使，莫敢谁何。已而玲不来，诸臣卒无至者，光珠在京北，曰选在山南，丁壤在海阳，拥兵雄据，声言不日四集都下，与任决战。西兵有出城者，辄为豪民所歼，群盗亦处处并起，烽火相通，任于是始有惧意，乃大发环畿民丁，修大罗城，日夜督筑，不少休息，至有负土而仆者，疲劳饥渴，人皆恶之。或言珠已潜入城中为内应，约选以舟师溯河为外应。任乃令大索京城坊庸，寄寓诸人悉斩之。楚曰：“我内自坚，何惧于彼？我先自挠，何以镇人？不如释之，以安众心。”任不听。会有嘉林机舍人自称黎氏詹事陈廷魁者，诣求见任，任延入，问曰：“整以亡命之人，窃取高位，肆虐于民，天下无不愤怨！北河谋诛之不克，又为所害，我为除之，宜以为德，何以召之而不至也？”魁曰：“公能制胜千里，岂不明烛群情？北河怨整虽深，而思黎之心未释，见公诛整，远近固已喜悦，但未议及扶黎事，是以皇皇顾望，未敢至耳！嗣君去国，诚无可复之理。今有崇让公黎维禔，先帝在时，已正位东宫，壬寅之变，为骄兵所废，公如复之，权监国事，明以此意，告示中外，挂一纸书于大兴城门，不日之间，文武毕会，天下之事，惟君是听，运之易如反掌，何患不济？”任颌之曰：“公言甚有理。啻之解牛，中其肯綮，则不劳而众理解矣！”乃使人迎崇让公，以上宾礼见之，谓曰：“天下固黎氏天下也！嗣皇舍之而去，国内无主，公是故太子，业有成命，摄此位者，舍公其谁！”崇让公曰：“微国不纲，实赖主上再造，天未悔祸，嗣皇幼冲，为乱臣所误，自取丧亡，上公不忍弃之，重图继绝，此微国之大幸也！惟恨不德，忝此位，那一番整顿，幸为帮培，庶可以有立耳！”任笑曰：“第为之，毋过虑。有某在此，奸雄纵欲谋公，亦决惧不敢动，待主公来，某为成之，便即真耳！”崇让公闻了大喜，乃备礼谒告太庙，居勤政殿之左偏，使魁遍求诸臣谋之。魁先诣平章维藩，藩骂之曰：“君亡不从，反从人以立君，此言胡为至我！”即遁去。魁又诣参从辉璧，璧谢之，不克见。崇让乃为书谕诸臣曰：“昔年让位，非有利天下之心，今日行权，惟以存宗祀为念，能体此意，宜会于朝。”然文臣卒无一人赴召者，魁自料事必不成，谋诸友人，友人曰：“兄输钱以买告身，朝不坐，宴不与，亡国非公之罪，复国非公之责，不过

欲因板荡以图富贵，然崇让非奇货可居，文任又野心难信。一旦北平王来，祸且不测，他日昭统帝返驾，公亦无所有容其身。谚曰：‘安居何不可，俯首入瓮，以自取祸。’公之谓也！”魁惧，乃逃去，崇让乃孤立殿中，独有皇亲一二人及武弁四人，与之朝夕耳，事事全不关掌。每日步至府堂听候文任所，任亦不知所以处之，京中呼为监国吏目。

且说文楚自受北平王密旨，与任北行，常于军中以好言诘之，微察其意，至是谓任曰：“众等奉命从公征伐，逆整既诛，余党之在东南者，尚未荡平。黎皇出亡在外，诸臣亦各逃匿，公以崇让监国，某看阿谀无状，毕竟皮装裹一块肉，如何驱策得人？自有南国以来，朝代更易不知其几，天下非谁家私物，料可取则取之，设官分职，以树藩屏，使之视听一新，若有盗名窃字，名其为贼，以兵临之，其谁敢抗？何事借一市奴监国，听他作园中土偶主人，而久顿城中，作客兵寓人国耶？”任曰：“壤、选之徒，残喘余息，牵其臂自当来耳。且看黎臣，总无齐田单、汉云长的面目，不过畏我兵威，逡巡旦暮，若下一榜子，刻日诣军，不来者斩，彼当肉袒负荆，此非可忧事也。止惟北河人心，尚思黎氏，不得不姑从众望，借他出来做一木偶公，是分昭统之党，而系北河之心，此非公辈所知也。公辈健斗，我将使之分道进取，因镇其地，作我长城，岂不壮哉！到那运动天下自有许多好事，堂堂作主，非我而谁？何以客为？”文楚默然，无言而还，谓文麟曰：“节制侮人甚矣！他甚么才德智略，敢以卒徒畜我！看他自入城以来，做得甚事？只要在急发民筑垒，扶维裒堇监国，皆是预为反计，以与我争衡，不知以贼整为戒，反欲效尤。他不要生却要死，可送他从整俱逝，以警其余。”乃尽摘任所行，指为反状，引麟证其事，密使人南还，告于北平王。王曰：“死哉武文任！我固知其必反，果然。”即下令北去，驱精壮步骑，日夜兼程，十余日，已抵升隆。适漏下四鼓，任正在府中昏睡，楚嘱来人秘其事，不以告，密使人出城迎之。任家众左右皆不知觉。俄而北平王入，即其卧所，任犹未觉，使武士黄文利手刃之，昇尸出府堂后，黎明传发，以楚为大司马代领其众，军士始知之。是日设官分职，都督和义侯为山南镇守，雷光侯为山西镇守，月光侯为京北镇守，啖虎侯为海阳镇守，刑部觉和侯、户部正言侯、礼部约礼侯、刑部禄才侯，并为叶镇，令各举所知，分置诸县，武分率，文分知，外六镇听楚随才择使，禀给文凭，令各率所部兵就镇，旨下仍以先皇帝第四子黎维裒堇监国，主祀事，悉召文武百官诣阙直礼部堂，听随礼官武文约引见，有文班吴任先谒，约误认为黎皇子，延之同坐。已而维藩等至，拜于庭下，吴任内不自安，即起走去，约讶之，不辨谁某，曰：“曩坐者谁也？”或曰：“文班吴任的。”约怒曰：“我奉命管领，安得无礼如此？”急使人追捕之吴任先知其情，出即逃匿，及暮入谒中书令纪善

侯陈文纪。那文纪顺化人，素有文学，为南河名士。景兴丁酉省试解元，戊戌来京会试，本国土夫他亦有接识。丙午北平王据富春城，使人求纪，访以南北事，纪应答如响，与北平王合，王甚器之，置诸帷帐，每事必与之谋，不离左右。至是吴任来见纪，具言与约牴牾之状，恐为所陷，以是不敢复来，非敢逃也，幸为解救。”纪曰：“闻公奇才，不幸负谤出亡，五六年余，蓄积愈粹，今为世用，直惟其辰，忝曾以名闻于主公，称其才可大用，幸今主上垂情爱惜，今忝求公，无以约为也。”即引吴任入见北平王：“卿昨不为郑王所容，只身去国，我不至此，安得复见天日？或者天意储才，以为我用，卿宜勉力以图报效可也！”吴任顿首谢。北平王顾谓纪曰：“此我再造人也！”当即草制拜为吏部左侍郎，爵晴派侯，命同与文约管领黎朝文武班属。翌日百官陆续而至，引拜于正中殿，北平王悉命升堂谓曰：“黎嗣皇我所立也，但其为人暗弱，不克负荷，我南还后，遂为阮整所左右，自取败亡，我不取之，终亦为人所取。今以崇让公监国，卿等勉留辅之，我实不以北河为利，将复南归，又恐皇嗣与监国相争，是我阶之为乱，故留大司马楚以主兵事，俟四封略定，郎君还耳！”百官拜辞而出，私相语曰：“北平王姑以甘言驾驭，其心非真，文楚拥兵在此，崇让安得有国？动辄掣肘，又何能为？啻之桑寄生焉，附别木之枝条，无着地之根柢，其能久哉？我辈孰能从君以图兴复，否则洁身远遁，毋徒被人卖弄，以自取祸也。”崇让公亦知其然，叹曰：“今我名为监国，实则祠丁，庙社在此，去则安之，是以甘心而无悔也。”越数日，北平王引众南归，选取文臣潘辉益、阮世历、宁逊、阮伯澜等五六人同署官爵，益为刑部左侍郎瑞岩侯与辰任同挟南游，历、逊、瑜、澜并拜翰林直学士，留随大司马，楚居北，阮侗、潘维藩并已投闲，仍职爵礼部给许文凭，听归田里，参从裴辉璧、金都阮辉濯各已来京，不肯引拜，璧复宵遁，濯自尽于御史台。其隐遁不出者：副都御史阮廷简，参加政事黎维亶、范廷筠，同枢密院事阮惟洽、范仲烜，添差工番范贵适，都给事中阮廷赐七人而已。

却说帝又自良才移驾至灵，诸臣知帝所在，多往从之。黎班自峡山将义勇百人来谒，帝见之甚欢，拜御营使锤岳侯。班密告于帝曰：“臣向归义安，见人情愤激，深疾西山如仇，多聚山林，共谋起义，诸县父老，闻臣从北还，次第就问乘舆所，欲使其子弟从之，臣因与之俱。途经海门，辄以义告谕，皆愿以船艘过海，约会于荆门洋面。臣近得报，称见船七十余艘，水手三百余人，器甲餼粮具足，不日且至。臣请移驾峡山，诏陈光珠率本道兵扈蹕，步兵珠统之，水道臣请自当，二军相为表里，先复海阳以为伫驾之所，北控慈顺，南通太建。由广安一路，可以直抵高平，连至凉山，中兴之机，无出于此。”帝从之，诏以珠为京北道督战。师未及进，会有锡壤自海阳表请从军，众闻之，相喧

然曰：“壤无状的汉，以其义耶！彼谋挟王家以抗命，始扶端郡公，又从晏都王。端郡不成，晏都又败，彼皆不顾而去，不义莫大焉。以其才耶！彼两次提军拒贼，一败于金洞，一败于梧桐，仅以身免，不死特幸耳！看他一生全无气义，又乏战才，徒以将门子，惯挟势气以虐人。初归海阳，纵其部曲暴掠本州，人皆以梟獍目之，呼曰贼壤。诸县豪目，相移书数其罪恶，会于锦江之来格，期以旦日，攻破邯江。壤敛众退去平均，又乘夜直逼来格，贪杀无算，僵尸蔽野，其残忍一至于此，海阳之人，与之仇，纳壤非徒无益，必失海阳之人心，非计之得也。”帝亦素闻壤不为众所容，阴书求降于西山，疑不之许。海阳豪目，闻帝东幸，各奉表力请攻壤，于是壤大窘，计无祈出，忿然曰：“帝不怜我，我何有于帝！”乃使其党陈莲如升龙，密告帝所，请文楚遣兵捕之。莲初闻帝潜寓民家，从者仅六七八人，具以告楚。楚询其详，莲具画来路与所居处，曰：“啻如入寺缚僧，牵之以去耳。”楚笑曰：“果若汝言，何不牵来与我？复请兵为。”莲曰：“牵之但一卒力耳！但臣等实畏名义，不敢施之。此固易事而难于对国人，愿察其情。”楚信之，遣兵百人与莲偕往，然不知珠班二人已在帝所矣。兵卫不少，夜报西山兵峡山而至，珠班分二道夹击，尽歼之。莲走入匿谷中得脱，报还升龙，楚即大发兵追帝，帝始至峡山，勒王之师，尚未毕集，忽闻贼兵将至，壤为乡导，多言壤与贼通，则海阳不可驻矣。珠请复还至灵，班请速幸广安，众议纷纭未决。适登揆与其子登授以海船自建昌来谒，因言至灵山间崎岖径出，嘉平又是平原旷野，我军少力弱，战守皆不便，广安与海阳夹江岐海港，是壤出入门户，彼心既二，此非善地可居，山南土沃民稠，丁壮可以练兵，粟米可以调粮，江流如蛛网然，乘一叶舟，去此适彼，谁得而踪迹之，陛下方潜龙衣，无踰此地为稳。帝从揆言，遂决计南幸，珠班言皆不听，帝慰劳之，令珠引兵北还，班以海船退归汴山，以待徵发，由是勤王四散，而乘輿南矣。帝既南迎，驻蹕于真定，以登揆第宅为行在。揆引其子弟族人拜见，帝悉授以官爵，令分行县邑，招募义勇，远近莫不响应，咸愿会兵勤王，约日并至，船以千计，兵至数万。诸豪目进见，帝亲自慰劳，使登揆分为五道，道置统兵、督战、参军、督饷各一员，东成奇队，以待调发。内翰黎春洽谓授曰：“军旅大事不可轻率！宜先点兵数，拣强壮以充战士，五十人为一队，五队为奇，五奇为道，统道者率之，余者以备转漕给使令，毋容混杂不精，虚张其数。今宜详刻名册，引见拜命，赐以兵符，授之师律，统道受命于朝，奇队受节度于统道，用命者重赏，不用命者有显戮，使之有勇知方，而后可以即戎，兵凶战危，非徒为儿戏也。”授曰：“今日正急收买人心，事事姑从简易，未可律之以法。”洽曰：“收得许多人而用之不得，只恐见敌便走，更相践踏，虽多亦奚以为？何不思阁老大臣，力赞南幸，公为之子

，受命主兵，万一蹉跌，谁之罪也？”授不从，但呼其豪目，口分派之，而实无载籍可考。迨至差派，茫不能辨，至遍走而问之，无复纪律，揆亦不之知也。呼授问以军事，授曰：“今已齐集，军数甚多，人皆勇于赴敌，原得一战以报效。”揆以为然，奏请择日出师。帝难之曰：“吾闻善战者，必先虑败而后可以胜人。今看之，船尽钓艇渔舫，兵皆市人乌合，以此众战，能保其不败否？重念丧亡之余，与一二臣图惟再造，朕纵不能复社稷，亦须死社稷，誓与敌战，岂惮出师？但启动出万全，庶无轻骤以取丧败之悔也。”揆顾谓授曰：“圣谕如此，何如？”授曰：“今日所恃人心而已。人皆仰慕圣德，与敌为仇，伏愿大举一战而尽歼之。有此人心，何攻不破，制挺可以搥楚，揭竿可以亡秦，矧此军船，岂不足以毙敌人，必欲要步伐素闲，撙櫓悉具，则前此硕郡壤郡百战之将，统领水步诸营，又皆精锐骁勇之士，何亦不能成功而至于溃败耶！臣请开船溯流而上，与贼决战，六龙临江，士气百倍，不过五日可复神京，此机不可失也。”会曰：“选以舟师来迎驾。”登揆因劝帝出师。初选以有整同县人，为整部将与之浮海投西，出危入险，不离左右。及整归国，既得志，荐选于帝，言其才可当一面，诏以为山南镇守，领步兵五千，战船七十艘。选善水战，整与西山有隙，恐文任乘虚从海道来，故令选设水军屯于海口大黄江，巡哨海外以侦贼。及京师溃，整奉帝走北京，选不得闻，后报至，始自海面仓皇归镇，谋割据以与贼抗。文任攻之不下，及文楚代任，敬招降之，使人往义安，收选父妻还升龙，令选妻持父书以谕选，且曰：“若不速降，必杀其父。”选见父书泣曰：“人生有三：帝，吾君也；鹏公，吾师也；父命不敢不从。吾师之讎不可不报，使降而得奉父以终养，复我邦族，为真福农夫以没世，得此失彼，吾亦甘心。但恐落于毒手，并为所害，忠孝俱亏，遗笑千古，为天下之至愚，最是不可也。”因嘱其妻以谢父，选父得报，知其无救己之意，仰天叹曰：“不能求活于子，何用丐生于人，果能为王陵，其母死亦不惜。看豚儿豕岂子耳，做也实难，与其亲见选败而死，不若先之为愈也。”楚知其情，使人监守甚密，曰：“选无降意，吾亦不可以养寇。”乃自将攻之，载选父妻以行，遣大都督阮文雪领水军，而亲督步兵，与文麟分左右翼，沿大河南北岸并进，至青池津得选谍者问之，言选只有战船八十艘，次咸子关，而无步卒，其军饷必取于民，五日一期，亦无常继，军士或维舟泊岸，入民家虏掠，人皆厌之，势必不能久驻。且选筑土垒于大黄江，督役甚急，盖将退屯此地，以为固守计耳。楚由是尽得虚实之状，谓麟曰：“吾军此行，取选如取小儿，决不难也。”乃合步兵乘夜分二道南趋，出选军后，夹河两岸等待之，俟水军与选接战，闻炮声发，即鼓噪而走，两边交向选船以射之。于是战于金洞，选军失利，只得顺流疾掉南走，楚乘胜挥军追之，至大黄江，选军依垒自守

，水步相应，以与楚拒战。始选之败于金洞也，下畔士民，皆未及知，但见舟船塞江，旌旗蔽空，以为选军有必胜之势，又闻驾在真定，选使人以舟来迎，乘輿且至，人情莫不踊跃，争率丁壮，开旗擂鼓，以迎王师。选见人情如此，故奉表请帝驾幸视师，登揆又力主亲征之议，帝不得已，勉从之，沿江之民，望见御益拥岸观之如堵，咸曰：“吾君至矣！”相率罗拜呼万岁。北至梧桐江，忽见一人遽南走，步军执之问，他口战不能对，但以手指远村，徐曰：“贼至矣！众共登高望之，隐约于丛树间，有一支兵从西来，旗帜半隐半见，咸曰：“西山的样。”众急下船奏白之，帝曰：“选军在前，贼兵安得飞过到此？”命春洽登岸以远视镜筒觐之。洽验果是，恐惊众，复奏曰：“那兵样未的，但西贼出神没鬼，甚不可测。豫备不虞，古之法也。请且暂移御舟，泊东岸以观之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原来楚初伐选，以水军顺流而下为正兵，而密令都督阮文和领轻兵，从平陆天水来为奇兵，以袭其后，选不之觉，两军交战才数合。选令将士列宝龙铙于江上，将射之，忽见缚选父妻在船头，疾掉向前，选望见之，泣曰：“子射父逆天也。”止诸军勿射，令退入垒中固守。忽闻铙声如雷，烟焰蔽天，军中大惊，争言敌已断来路矣。帝舟次东岸久之，闻选军败，贼兵四下，杀戮无算，人皆丧魄，弃舟登岸，夺路而走。帝亦顺流放船南走，至江岐不知去处，命急呼登揆问之，已不见乘船矣。于是北风正急，帝令开帆直出，望洋面而去，四顾渺茫，天水一色，随风凌波，荡漾于沧溟中，死生盖已置之度外矣。帝仰天祝曰：“天若不欲存黎祀，愿从海马去，适南海广利王所，不愿生还为也。”言未已，忽见群山突兀涌出波中，山后有船约数十艘，急问舵工，已是汴山洋分的。渐近见一人戎装立船头，视之乃黎班也。帝且喜且作，未知所言，班知是御舟，皇遽拜谒，帝泫然流泣曰：“朕悔不用卿计，为登授所误，早知至此，宁在峡山而败，无宁归真定而败。重苦一番跋涉，取笑于人而已。往不可复，今将若何？”班对曰：“多难兴邦，殷忧启圣。愿陛下勿以此自沮，胜负兵家之常，啻如奕棋，输了一着，再筹别局，要得胜人奇算，规模已定，方可出头。今贼气太锐，我未占得分地，不可与试。臣请取道入蓝山，即太祖兴王之地，为保驾之所，告谕山蛮酋长，彼皆藩臣苗裔，谁不激劝。收拾清、义旧卒，彼皆宿卫亲军，谁不乐从，沿山一路，往来相通，山南、山西、兴化三镇，江顺流而下，忽于山中突出，不日之间，三道并兴，直抵都城，本朝中兴用此道也。”帝从之，乃改从陆路归清化。命班往天关谕泰郡尊室维祜团，往扶床谕西岭。那二酋始与西山通好，不敢遽背，皆曰：“臣等累世受国厚恩，敢不尽心！但经营大业，必积累乃成，未可遽效于旬日。昔汉祖、唐宋尚艰难于五六年间，伏愿圣虑详审，姑以蓝山为养晦之地，假臣等以年月，习士马，缮戎器，具糗粮，除道路，乃可以奉命。若要急做

，恐非臣等力所能办也。” 㮇团归言于帝曰：“彼实无汇义心，姑退托以拒我，山岚瘴气，此地不可久留，愿早筹之，无徒费了光阴。” 帝然之，乃谋出金榜，微服归京北，权驻谅山，再徙慈山，居参知廷珩第。于是黎亶、允励、名案、武<木昭>、武楨、春洽等，相继往来。帝与之筹画，珩曰：“今陛下爪牙之臣，惟班、选、珠三人，选自黄江之败，奔还义安，不知下落。珠为西山拿捕，逃躲林谷，不暇为谋。班奉旨招谕，尚在清化，亦未有消息。自今栖寓村坞，臣等往来屑屑，恐久必为人知，变且不测，不如北幸高平，辉宿奉皇太后驾在此，内挟藩臣为扈，外倚天朝为援，庶可为有！” 帝曰：“前日朕已使吴佺往，预使为之注措，闻佺道中病发，不知如何？” 名案对曰：“佺病，力下果行，已舆疾归嘉平没矣。臣等闻之，未及奏知也。” 帝垂涕曰：“亡一良臣矣！惜哉！即手为诏，赠佺翰林侍制爵裕泽伯以付案。曰：“可携赐其妻子，使明知朕意。” 亶进曰：“方今臣民之从敌者，尽以国情输彼，将有所图，彼先知之。甚有引贼以逼乘舆，变自内作，非只外敌，是以至灵、峡山，两度不果，寻有山南之役，为今之计，独有遣使如清告急，请以师陈境上，问西山构兵，与国人从贼之罪，使贼党不能自安，背叛亦有所惧，则应义之人心始坚，而恢复之机不至为彼所泄挠也。” 帝曰：“善。” 乃命为书先达两广部督。其略曰：“本国三百年来，仰藉天朝威德，世守藩封，国内绥静，不幸运遭中否，故王殂落，西山阮惠以国婿亡恩背义，乘危伐丧，据有其国。致嗣孙奔亡于外，告哀求封，未有遣使，体例多有欠缺，苟不叩关陈达，恐有缘此获戾，辄此具由禀白，统祈上宪，体恤远情，曲为题达，所有陈情表文，谨委行介赉捧，别其副本呈览，遥惟天覆地载，遐远不遗，追轸臣先世恭顺之诚，悯臣弱息羁栖之苦，敕下提兵压境，讨罪定乱，再造臣国，万荷天恩，大皇帝之德，难以名言，上宪帮护之功，当与本国山河同其流峙矣。” 书成，命亶、案克正副使，二人挟亲信数人同行，只带残笠敞衫，如行旅然。帝送之保禄山中，谕之曰：“四方专对，使臣职也。此行系国之存亡，事之济否，卿等各宜临机应变，平生蕴蓄，学措于行，三寸经纶，辞不可已，勉之！勉之！副朕所期。” 二人拜谢而去。亶私谓案曰：“吾等名则陪臣，实同亡命。行间无迎送之烦，路中有遮阻之患，崎岖山间，设若内地未至，敌兵追收，此正半上落下，最为关碍，若已近督部堂，吾无患矣。” 案曰：“天心若祚社稷，必无此事，何用过为忧患？惟自我南有国以来，与内地通，虽创业中兴，遭时坎坷，不知其几，而陪臣奉使，未有如吾侪今日者也。” 因赋诗有曰：“千古犹传奇绝事，敞衫残笠使臣装。” 乃从山中间道过谅山关去。正是：

去国一身穿汉塞，动人两泪泣秦廷。

未知二人此去如何，且听下面分解：

## 第十二回 阮阩臣投内地 孙都督过南关

且说参知政事黎惟亶，副都御史陈名案等由山中间路，行至和乐，值西将都督阮文艳游兵巡哨，讷察太密，非有文凭者尽被拦阻。二人乃装作商人样，附从北客缘山行，径投入内地。因守隘员军求达至太平府堂，亶等拜伏于廷，叫称：本国城自丙午年被西山贼阮惠攻破，国君殒落，嗣孙以嫡派主祀事，往丁未冬，惠复遣将来攻，嗣君出亡，大小诸臣亦皆播山海。居者被他拿捕，行者被他遮截，获即杀之。嗣孙前奔山南与一二从臣纠集兵民将图收复，又为他所攻破，奔归清华。今因尚义之民，情犹戴旧，咸愿潜归珥北，以事奔告天朝，仰蒙轸及下藩，提兵为援，即可于国内举事，凭仗天威，驱策义士，克复乃有其机，今嗣孙现住凤眼地方，使卑等潜往，计程到关不过四日，卑等惧为贼所获，迂途跋涉，逾月始达，伏念小国臣事天朝三百余年，职贡不绝，一旦为他所占，社稷丘墟。人穷则反本，不得不呼天诉之，大皇帝下国之君，列宪大人佐天之吏，万望体恤遐荒，兴灭继绝，俾贡臣黎氏得以邀天之福。”辞极哀切，并将表禀诸道呈览，王分府疑是敌情阴狡，诈称黎氏行价，以覘中国，阳诘之曰：“安南前王物故，事再更秋，使国内有变，嗣孙当立而不得立，何不即于此年叩关陈情，且前有移文吁请，不过叙其移失国印，恳求补给而已，至于不得立之故，为所逐之由，无一语及。经今二年，嗣孙何所栖寓，敌人如何作为，国人如何向背，情形俱未端的，且表称黎嗣孙姓名，未有告哀求封，未经补给印篆，何以得经表文，遽遣行价，均之未合体例，须有嗣孙亲来供状，面问情由，不可只凭人说。我为守土之臣，边疆大事，决不轻信尔等。惟尔既以叫急而来，情亦安忍驱去，且听住此，俟我禀明督部大人，一番行边探确，方可具事奏闻，候旨定夺。”亶、案听得如此，不知所言，只得伏庭号泣。王分府察其情真，乃谕之曰：“看尔等忠实可嘉，情头可悯，天朝自有处分，无容渎请，可出就馆，以俟命耳！”二人喜，拜辞而出。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秋九月也，居无何，王分府召亶、案入谓曰：“该国请援，事已得达皇帝追悯，黎前王累世贡臣，旨下两广总督孙大人，协同云贵总督富大人，调滇州勇五十万行边，弋寻黎嗣孙护送归国城。那一段情由，自丁未冬杪，该国母与高平镇目阮辉宿从斗奥隘奔诉，但未知嗣孙兄弟二人落在何处？嗣孙奔亡之余，母子隔阻，亦未知此间事状。故复遣尔等跋涉，尔等既是黎嗣孙行价的，嗣孙现在凤眼地头一二情形，尔等可作供状，禀达督部堂行辕，候大军进发，我即引尔等拜见，面陈为便。”亶等听得此信息，大喜。禀请一人留候，一人先回飞报嗣孙知道，得以纠合同志，号召国人，俾之迯避通知，自然处处并起，以俟应天兵，凭伏威灵，各因山川要害处屯结，以遏绝敌众，是诚好好机会，王分



府许之。于是案留太平而直从故道归国。

却说初京城失守，乘舆北幸，皇太后与尊室诸人先奔高平，督同阮辉宿率藩兵迎之，推住斗奥隘，边民居舍，以谋请援。原宿之始到镇也，有北客自号吴山樵隐者，与督镇廷僚相善，尝往来镇营，宿一见与语，大奇之。及僚卒，客来吊，宿遇以上宾之礼，留十余日，僚丧既定，客始辞归。临别私谓宿曰：“贵国自此多事，先督臣知之，不知临终，曾以告僚谊否？”宿曰：“本国外有强敌，将来必不安枕，此国人之所共知，顾其要结如何？亦非宿所能道睹也。先督臣常与宿忧之，今忝为表臣，枢要之地，已不得预，纵有肤浅之见，亦何能为？”客曰：“惟是表臣，故不得不为国当事，以公之才，岂不能一番惊天动地，令举国之人奔走不暇，然亦不过一梦局耳！此诚气数与人事相关，可笑亦可惜也！”宿固问之，客终不言而去。至是宿奉太后入内地至龙州过诸途，宿以国情与客语，了无所隐。曰：“事急矣！何以教之？”客曰：“公在镇，初闻变时，若能与谅山督臣一心，合力据有二镇之地，纠集藩将藩兵，与敌抗衡，作一方雄伯，达咫尺之书于龙凭，约以有急相救，藉其声援。昔莫氏行此之计，维持五十六年。果能行之。岂不终公之世，何乃弃以与人，失此不为，今只有求通于龙凭，恳请达于督部堂，具事题奏，邀天之幸，以求援耳！若复国之后，公其勤之，掘井为山，必致其身，无徒作后人话柄也。一宿曰：“此是重远底意，佩服告教，何敢顿忘。顾兹宿奉国母来奔，意正在是，惟恐下情不能上达，倘蒙指示其途，为之先客，万荷万荷。”客曰：“异地相知，敢不尽力。”乃与宿偕往那龙凭，营都司陈洪顺，客所善也。引宿前来，呈称安南国嗣孙母妻眷属，被广南贼兵追杀，逃至隘口，叩头请命，等因。洪顺即会同龙州陈倅前往查照，男妇该六十四人，随便于隘上安插，具事达于广西左江道杨雄业，禀呈两广总督孙士毅，并录本国单叫称国城为贼所破，其掳掠无所吁诉，人皆仇敌，誓不与俱生，潜伏山中，结成党夥，但未有主张，故落落而难合。若得天兵来援，处处响应，国城指日可复。士毅见报谓僚属曰：“安南在汉唐为内属，至宋丁氏掘强始为贡臣，更代相沿，以至于今，复不能保有其国，天其或使为中国之郡县乎！”即驰诣龙凭探察边情，会同巡抚永清商议，永清曰：“开边大事，利害不细，果如所言，该国实属可悯，惟敌势料不如此。彼自海滨奋起，结发从戎，一举而取三百余年之国，定是不弱，亦决不肯被人虚喝，闻风霄遁，除非一二番挫衄，安肯退听。中国二百年太平无事，民不知兵，一旦驱炎瘴之地，胜之不武，况未可必，万一蹉跌，伤损实多。上宪为国大臣，建节边方，所宜固守封疆，岂可肤受人诉，骤开边衅。黄福、张辅，厥鉴不远，在永乐宣德之时，请熟筹之。”士毅曰：“安南锡封，世修职贡，西山小丑，敢灭其国，贡臣之难，不可不救，狂贼之罪，不可不

诛。兵以义动，谁敢不从，若以佷荒赐隔，坐视其相残而不之救；则九夷八蛮之臣事中国者，彼亦何所恃哉！”乃令唤阮辉宿，黎仁同、黄益晓、阮廷灌、阮国练、阮廷枚等六人，并诣辕前问状，先问嗣孙兄弟几人，奔亡之余现落何地？宿等供称嗣孙兄弟三人，颇相友爱，长即应得承袭之黎维祜，次袖郡公维袖，次瓏郡公维只。现今维祜奔山南下路，招集义兵。维袖在宣光兴化地方，亦各纠合同志，遥为声援，闻其辅车相依，臣民效顺，断不至于涣散，但不知继此以往，果能奋发有为否！经今七八月余，事变推移，尚能据此地方否！卑等实不敢知。又问向来嗣孙母子，音信何如？宿言卑等前在高平，奉国母内投，嗣孙现在本国，关山间隔，音信未能自通。今倘得潜归通信，使嗣孙知母眷音信，三人分为二道，廷枚请由蒙自山口，仁同练请从龙门渡海，仰得派员引至界首，卑等兼程奔赴，约一月间，行看消息，便当稟知。又问该国向来年岁如何？曰：“本国连年凶歉，米价甚贵，米一升值钱六百，山南下路，最号富饶，今民间亦无益藏，室如悬磬。嗣孙前驻此地，兵食不给，以是动不得力。卑等初在国，但闻知此是实。”又以问仁同，仁同曰：“黎氏有国三百余年，以恩惠结民，以礼义培士气，故虽叛道僭干，而戴旧之人心犹昨，只以郑家胁制，人依愤惋，西山乘隙，以黎灭郑为名，故国人遂不之拒。彼因是得志，愈肆猖獗，自纪年号，窃据国城，致黎嗣孙播迁于外。由是耨耨棘矜，处处并起，咸称黎氏不谋同辞。如上国垂字小之仁，施恤穷之德，偏师压境，为之声援，国人闻之，孰不奋起，誓众复讎，想亦不甚费天朝兵力也。”士毅既得供状端的，又将安南地图一轴，使仁同等详阅，曰：“即是否无讹？”仁同稟部位方向多有错谬，约略十至四五。士毅曰：“详许尔据实改正。”乃唤画工来，依仁同改处模写，复命仁同于图上某处地方已未从贼，与国君兄弟驻紮何处，逐一明晰登注。因召宿等，谕之曰：“俟我题奏得旨，即照尔等祈请，事事都办得好，尔等此回归国寻嗣孙的处，并细探贼人作何举动，国人能否奋发随。便即飞稟，我当为覆奏，提兵出塞，速可藏功。”宿等大喜，相率北面望关遥拜，连呼万岁。于是士毅使广西左江道杨雄业护国母并眷属人等至南，顿其仓廩衣被，均为酌给，使各自安适。因缮表奏，称据安南国镇目阮辉宿奔投内地，称于乾隆五十一年夏六月，西山贼阮文岳之弟阮文惠将兵犯该国城，嗣于八月，文岳继至，适诸镇各整兵象赴难，文岳兄弟惧不敢留。是月潜师夜遁，国王黎维祜 耑遗失国印，随即病逝，因长子早故，嗣孙维祜例应承袭，备文申请，补给印篆。嗣接督部移檄，不叶体制，正当遣陪臣赉表，告哀求封。不料次年冬，文惠复遣部将武文任乘危伐丧，以致国嗣奔亡，未及遣使，宿等奉该国母奔武崖之博山，国嗣奔山南之天长，贼帅占据国城，四下搜捕，又有谅山土民卷簪，高平藩目闭阮俦降贼，引兵劫国母以为质，宿等随奉国母奔高平

。本年五月日至博淦地头，贼兵追及，无计可脱，只得隔河吁叫天朝救护，舍命奉母合人眷等，涉水登岸，有不及济者，尽为贼所歼。叩头吁请，得待罪天朝，不肯辱污贼手等语。又据称现今国城被他窃据，各处亦闻风披靡，与内地相接之牧马凉山等地方俱已从他，惟义安之欢演，海阳之荆南等处尚有土豪应义，出没山谷，乘便掩杀贼兵，贼亦未能全有。且贼自有西山一味犷悍，专以屠戮为事，闻有不肯降之处，嗣孙潜藏，想亦在此。母妻业经北走，万望恭容，其中一二逋臣，颇亦干辨，情愿回国，觅求嗣孙，再一番戮力图存，后又力不从心，愿为存孤之计，恳祈矜怜等语。那各款情由，并据知府陆有仁手写问条，该国目随次作答，察其情实，颇亦激昂，能知大义。臣伏思黎贡臣，该嗣孙例应承袭，不幸该国破灭，该国母妻，款关哀诉，实可量加存恤，俾之得所。徐察国中音信，再定去留，惟念该等走至河边，已属天朝界首，彼众望见天兵驻紮，尚敢悍杀多人，敌情险恶，断不无窥伺之意。臣已密札提臣三德于附龙州六处，各备战兵，分屯隘口，倘彼敢过河，即当四面遮截，使无得脱。且令彼知天朝兵威，亦有所畏。兼有密札潮州、龙州守土之臣，赶紧行边，悉力访察，另有情形，缮摺续奏，候旨施行。”帝览奏，谓大学士伯和曰：“安南黎维祁虽未受封，然该是应嗣之人，亦与国王无异。今该国母妻眷属来奔，是该国全境尽没，那一番兴灭继绝，另需设筹辨，竟费了许多兵力。兹查该尚在国中，自图兴复，而该国之徒敌者，不过牧马凉山等处，其西南东北地方，戴旧之人心，犹有足恃，想藉此图续国统，亦有可了之理，著传谕孙士毅，黎氏臣事天朝，最为恭顺，维祁例应承袭。是以硃篆前日修文，申请补给印篆，并未遣使告哀，不合体制。是以硃篆缓行檄谕，并已遣使恳请，准其敕封给印，且究维祁被敌攻逐，系他不能振作所致。现在该国领土未被贼占尚多，臣民亦知向戴，维祁当乘此纠集义兵，收复国城，使依前业，不至失坠，其母妻内投，已妥为安插，衣禀无缺，水土亦习，该嗣孙不必挂念，可专意国内。俟其克复京城，即可遣兵送回国，于遣使时，须再委此次通信人来，以为符验，庶不被诬谋阴害。至如阮惠恃强夺国，法所不容，已降旨派调广西大兵以备徵发，若贼仍前猖獗，该嗣孙不能奋起有为，该国臣民亦甘心从敌，则率大兵四面会剿，明正其罪。如此先行剴切，飞报该国臣庶，俾各周知，以壮黎氏之勤，而褫西山之魄，于声援之助，自属有益。其随行之阮辉宿等情愿回国寻嗣孙所，帮同恢复，其志更属可嘉，理合速遣早一日，即该嗣孙早安一日之心。将来朕亦可早一日获得闻该国之信，孙士毅素称敏达，何不早筹及此，尚虑朕未及准行，往来覆奏，未免失之拘泥，宜可早抵龙州，面谕使臣，令即起程将朕指示之意传知，使回国告知维祁兄弟，并檄谕腾录多方，俾之带同回国，庶为传播。再该等跋涉劳苦，行李萧然，可于水陆给船夫护送，兼程给每人银十两

，以资口饷，总之此事，若安南全境沦没，维祁又被戕鬼，念及贡臣，势难置之不理，然境土未全至陷没，嗣孙惟是奔亡，臣民尚知爱戴，只可作他声援，听其自谋，自不必兴兵大辨，将国中兵力徒费于炎荒之外，更为全美。孙士毅务遵前旨，就近熟筹，督臣亦晓事底人，定能体悉朕意，此间经理边务，听与抚臣孙永清会同妥确，便宜施行。钦此。”

却说潮州、龙州自得密札，即行边检访，前往太原檄告，潮州有张吉二姓，惯以穿〈土广〉采银为业，居太原之送星，众共推以为长，徒党至万余人，皆是内地客户，闻檄即诣行星，称小人等业以矿厂资生，世居南服，向闻安南国城失陷，国中大乱，惧有林木池鱼之及，遂与土人调习火枪强弩，为自保计耳！敌兵数百，赶来劫掠，一试而尽歼之。念彼念必复来，乃分作十团，团各千人，誓以赴敌死战。今奉檄文，真不踊跃，愿为先锋，且小人等亦属潮州编氓，显得与滇州义勇效力，派人听得他说如此，乃取供状具由回禀了。

却说黎帝先是遣陪臣如清，陈情请援，至是黎惟亶自太平回，复命广西督部题奏得旨，大兵不日且来，会黎仁罔自龙州回报，言太皇后眷属现在南宁城，起居安适。帝大喜合手加额曰：“予未小子遭家多难，仰赖九庙神灵，大皇帝仁垂字小，国中复见天日，中兴之机，其在此乎！乃命具谢恩表文，并禀呈书札，一并驰遁，备言西贼肆虐，民将不堪，今虽奔丧于外，犹幸人情思旧，用能一二番举事，而随复败衄。近接二谅之文，密诱国中豪杰，莫不奋志，誓歼仇敌，日望上国之援，凭伏威灵，事必克济，接得行人奉檄回宣示，臣民喜甚更生，敌人亦为之夺气，处处并皆纠合义勇，候天兵过关，便于军门拜见，受律先驱，敌众成擒，国都克复，实仰惟大皇帝兴继之仁，上宪成就之德，当铭与泸伞同其流峙于无穷也。”适接潮州禀文，又得此信，即会同抚臣，奏请出师，内奉上谕：“只可作他声援，听其自谋，自不必兴师大辨，钦此。钦遵臣详已查道程经由之处，自昭德台前往该国城，师行不过六日，谅山稍涉岚瘴，过此水土皆良，大兵进抵罗城停驻，亦无炎瘴，且于此震耀军容，使贼知有不可敌，然后分派国中应义之兵，自行剿捕，我兵不至血刃，而敌人俘馘，敏奏肤公。窃计此行，诚如圣谕，且前次往来覆奏，自觉失之拘泥，兵贵神速，机有可乘，敌不悉力边筹，用副责成至意，至于荡平之后，经理机宜，谨当缮摺续奏。”于此飞咨云贵督臣，遵依前旨，由云贵道，取路宣光，其大兵进关，由谅山前往。正是：

堂堂大将提兵出，赫赫元戎拜表行。

未知此来胜负如何，且听后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慑先声强敌避锋 得大援故君反正

且说孙总督将出师时，续有疏奏：“言臣闻安南黎弱，将来不能必守其国

，今来求援，本朝义当拯救；且安南中国故地，若复黎之后，因以兵戍，是存黎而得安南，竟为两得。”巡抚孙永清抗疏以为：“朝廷以复黎为名，黎不能守，又遣官以取其国；谕以义始而以利终，臣窃以为不可。方今黎阮相攻，黎必为阮所并，莫若按兵不动，然后乘其弊而取之，未为晚也。”清帝卒从毅奏，永清与毅不合，称病不行。毅独奉诏率两广、云贵四路兵马出关，分为二道：一从谅山来，毅率之；一从宣光来，总兵帅之，并听毅节制。毅大会将士，宣示军律凡八条：一曰大兵出关，本为剿逆安民，几经过地方，肃队而行，不得骚扰人家，虏掠市肆。二曰关外崇山峻岭，其地本易埋伏，宜先铲去石块，斫除林菁，使之一望豁然，得以放心前进，如有新土浮松之处，尤当留心看察，以防诡计。三曰凡大兵驻紮之所，务先相视地方，占取形勘，易就水草，毋近林莽，四面掘壕筑垒，督率弁兵，日夜巡警，又须于十里外，分行侦探，不得喧哗，易于惊乱。四曰南人打仗多用象力，非内地所素习，过之必先趋避，不知象力虽大，究亦血气之躯，不能当我火器。如见象出战，远则施枪炮，近则用弓刀，使负痛反奔，自相践踏，我兵乘机追杀，必胜无疑，要当晓谕使知可可也。五曰南兵别无他长，全用喷筒为利器，名为火虎，两军相接先用此烧人衣服。使之退却。然其术只此，较我枪炮不及远甚，已制生牛皮挡牌数百，若南人喷筒一发，我兵一手执牌当火，一手执刀乱斫，彼必披靡。六曰大兵行走，如遇涧溪河宽水深之处，必须斫取竹木，架为浮桥，以便兵马过渡；其江狭水浅者，带兵弁员，必须试探的确，令兵丁披次鱼贯而进，临水处不得将火绳，火药随手抛放，致有沾湿之患。七曰大兵日用薪柴，已有官银给发，惟与南人顺情交互，无许擅斫村庄树木，致有争竞，如有近山林一二里，亦须给弁兵以护樵者，不得肆意远去，致启他故，至于汲水煮饭，亦须该管弁兵员验明确系洁净无毒，方听汲饮。八曰受伤患病兵丁，该管验明禀白，发遣回营，以示体恤。或有不肯兵丁装伤假病，妄冀回家，一经查出，即行正法。且此次用兵远涉沙塞，朝廷体恤，已于例外每兵加给一夫，该管先须谕晓，兵夫亦各相恤，不得恣意差使。至于兵行，器械随身，不得自己空手行走，一委役夫负运难堪，以致中途逃散，又夫数较多，难以稽查，致有前营混入后营，彼此不相熟习，易于杂乱，必于每夫给腰牌，开写姓名营号以便试别。右军律各条，弁兵各宜凛遵，若有违者，一以军法从事，无赦。又先檄本国其略曰：“兴灭继绝，义所当为，何外于蛮羌，极溺救焚，不得已乃见于兵革。念安南黎氏，本天朝贡臣，三百余年执壤奠虔供厥服，一十五路，锡土封奄有其邦，乃于乾隆年间，国酋阮岳，阮惠等，称兵作乱，袭破罗城，前黎王忧惧物故，嗣孙维祁播越于外，故臣阮辉宿奉嗣孙母妻奔投内地，恳请援兵，经查宿等，嗣孙现栖北谅地方，臣民犹思故主，阮岳以犬羊之夷，肆豺狼之毒，所在虏

掠，百姓怨入骨髓。夫以边氓崛起，干常逆理，天道之所不容，敢于内地横行，虐众残民，王法之所当讨，业经题奏钦奉，大皇帝矜恤黎民之丧亡，不忍交州之涂炭，特命督抚佩征蛮大将军印，调兵五十万，直抵罗城，明正阮岳等罪恶，无容得以逃天之诛。该国世戴黎王，久蒙豢养，知能不泯，感发由衷，不可丧其天良，忘君从敌，有能先唱义声，倚天朝为大援，纠合同志，戮力歼仇，榆塞奏凯，幕府上功。胙土分茅，俾与黎民同其福庆。如郑大爷故事，檄文传到，勒兵激昂，修尔干戈，敌王所忤，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勋，仰覃颁赏于军中，永保同休于国内，尚其勩哉。”于是西将阮文艳、潘启德镇守谅山，见檄文惶恐，一日之间所集土兵逃者大半，启德密遣人先以蜡书诣关上请降。文艳自度孤军劳不可支，且己又是广南人，纵降亦未必见容，乃自敛众夜遁还至京北，与留守阮文和并力守镇城，而遣骑兵驰书升龙告急。

却说北平王阮惠自岁夏起驾往升龙，杀其将节制阮文任，一番易置官军，整顿机务，专委大司马吴文楚，内侯潘文璘，掌府阮文用，都督阮文雪，户部侍郎陈顺言，吏部侍郎吴任等，同守升龙城。置酒大会，语之曰：“楚、璘吾之瓜牙，用、言吾之心腹，雪则吾之甥，仁是吾之宾臣也。且北河文流，熟于世务，今委全城辖下十有一镇，军国机要，并听得便宜行事，此间会同商榷，勿以新旧间隔，同心共济，以副我所望，尚其勉之哉。”诸人各起拜奉命，于是择日南还，已而山海有为梗者，一遣偏裨临之，随即扑灭；府县有以案牒来者，随事处分，亦无留滞，常以暇日走马通衢为乐，自以为北河无复难事。一日坐协护堂会食，楚谓璘、雪曰：“主公以大城委我，啻之使制锦，未能信其能操刀，公等看下何如？使有齐圣从天而下，阎公从地而出，吾一网打尽，况公么数辈，徒劳人试剑利否耳！其何能为？”又顾吴任曰：“侍郎诚长于文墨，弓箭之事，亦曾闲习否耶？”任曰：“有文事必有武备，是非别两途，然古人行军临事而惧，何以兵为戏，而轻易若是。窃闻国人之奔清者，其中多有媒孽开疆构成兵变，公受阃外之寄，恐不免一番头发为白，到此回当念某言。”楚笑曰：“此回当烦公赋一诗以退虏，如其不能，匣剑靴刀，自是武臣分事，何必过虑。”居无何，果闻边报。楚大惊，即召故黎文武，以崇让公维礼监国事，为书称礼姓名，及诈称豪目推礼监国状，使文臣阮贵衙、陈伯览，文属武辉璫，武臣阮廷宽、黎维褚，武属阮登坛等，赍奉禀札，向关上以求缓师；而内与璘等共商护战守之宜，掌府用曰：“窃闻陈末、明人南侵，黄福、张辅、沐晟、柳升皆中国梟将，黎太祖起义蓝山，势力弗敌，然兵行诡道，不厌权谋，惟善埋伏，乘虚掩杀敌兵，用能以少制众，窘王通于东步头，杀柳升于马鞍岭，武功奇绝，千古艳谈。今清人远来，跋涉山间，吾以逸待劳，当预于要害之处，设伏以待，行此之计，何惧不克。”吴任曰：“不然，公知其一

，未知其二，天下之事，情同而势异者，得失较别。昔本国内属，明人肆其残暴，通国之人皆欲逐之，故黎太祖一呼，远近响应，雄杰云合，每与敌战，国人惟恐失利，一闻捷报欢喜不胜，人心如此，几有埋伏之处，皆为之掩匿而敌人不觉，用能取胜，皆此之由。今黎逋播诸臣，在在有之，闻清人来援，引领而望，一国士民奔走争迎，我军于何处理伏，地形之险易，兵数之多寡，敌人未知，彼店皆先告之，因计就计，四面拿捕，军机既泄，自失便宜，是徒自陷于死地也。更能掩击得谁？兵法曰：‘善覆者，靡不胜；误覆者，靡不败。’胜负之分，今昔之异也。”楚曰：“然则计将安出？”吴任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惟战与守而已，今清师之来，信息甚大，国人为之内应，多有虚传，以张大其势，惊动人心。我军有事差派，才一出城，便遭执戮，北河隶兵籍者得隙使逃，以此众战，无异驱群羊而攻猛虎，安得不败，至于撻城固守，众情不坚，内忧必作，虽有孙吴复起，亦且束手不能自谋，又无异将一鱗以投虾筍，请熟思之，战之不克，守之不固，均之非善策也。无已有一焉，及早敕水师满载粮船，乘风张帆，直出海口，至汴山屯宿，步军整器械，擂鼎而行，退保三叠山，水陆相通，操险以守，遣人驰书，禀知主公。且看清师至城后，区处黎家事理如何，与昭统帝复国后，兵谋国计，如何处分，俟主公来决战未晚也。”

楚曰：“主公南还，以城委我，敌来决战，与城相为存亡。上不忝为守土之臣，次无负握兵之责，若乃望风先奔，弃城与敌，不惟得罪于主公，北人其谓我何？”吴任曰：“古之良将，量敌而后战，虑胜而后战，应变设奇如奕棋然；先输人一着，后胜人一着矣，无以后着为先着，方是高手。我全军而归，不亡一镞，许他寄宿一睡，随复驱之，犹晋之璧，究无所失，苟以此获戾，某敢暴白于主公，必蒙鉴谅，请公勿疑。”楚乃从之，密传京北、太谅诸镇守，声言会筑月德江土垒，而潜师以归，并移咨海阳、山西诸镇守，刻日各领弁兵来会升龙城，山南镇亦整饬船艘，俟水翠至并发。越五日诸道兵毕集，大阅于河洲，楚乃下令步兵各具馕粮以待差派，属将邓文真先督水军东下，分派已毕，及晡时，阮贵衙阮廷宽等，自关上走还，言此行到关为清候吏所遏止，不得达。现今清师已过南关，前锋步骑进屯凤眼地界矣！楚即会诸将谋引退，璘曰：“兵不以众，国不以大，今为将握兵居外，敌来未曾接战，但被虚名恐喝，遽尔退缩，何以将为？请以精卒一千，直至月德江与他鏖战一阵，看他有甚么气势，南人与北人孰强？使他明知我亦不惧，是亦先人有夺人之胜算也。”

楚亦以为然，璘于是驱兵北渡，夜漏下三鼓至月德江南岸，闻孙总督师已次三层山，属天气寒冽，璘驱兵渡江挑战，将士素惮璘威，冒寒乱波，至江心冻不能过者皆溺死，其及带者为清逻卒所歼。璘度不能战，即挥兵退走，余党溃败，逃入民间，民皆捕之，以献于清师，璘单骑走回，楚大惊，秘其败不令人

知，令下诸军肃队而行，日中已过辐川，人始知之。次日至安谟，沿三叠山麓分屯，直至海岸，水陆联络以自固。

且说初帝潜栖北凉间，闻孙总督移辙本国，刻日到关，即密令召四方义士，文武诺臣闻之，亦各晓谕地方豪目，纠合乡兵。先遣黎惟亶赍书上关候总督行辕参谒，具以国情禀白，且言嗣君适撻寒疾，不堪进道，请于谅山镇城等候。及闻西兵退，帝始敕诸道勒王兵同诣行在，帝合拣其饶勇者一千，克御营宿卫，余各率所属兵丁，结成队伍，分派诸镇。令陈光珠领京北镇，阮道领海阳镇，黄素义领山南镇，黄冯赐领山西镇，皆拜命之莅。独朱仍留行营扈，珠请移驾京北，缮修城堡，营筑茅舍，以待清兵。帝从之，复命平章范廷珩，参知武楨等，赍请安帖，前往和乐，明言国城之四镇现已派兵分行经略，搜捕贼徒之潜匿者，并具不腆土宜，牛十头，酒百壶，奉为犒师品物，仰惟赏牧，又通飭沿途诸县界首耆老，各社民，以迎王师。大军南行，一路顺达，及至三层山屯住，其夜文璘虽欲肆恶，又为寒冻所伤，不战自溃，文楚亦饮兵宵遁去了多时，无人敢梗之者。毅于是全无戒心，具有骄色，一见武楨问曰：“大兵出关时，先腾檄播告，敌人惊惶，抱头鼠窜，想该国之臣若民，孰不勉自激昂，仰赖天威，图歼国贼，不日奏功，何乃一味懦弱，许彼得以乾净行走。今大兵已抵国界，滥无报效，尚为国有人耶！”楨曰：“小国不能自谋，始至叩关求援，力若能制，尚何敢烦大兵。今蒙以此见罪，其何说之辞，请以敌情言之。阮岳生长西山，凭其巢窟，阮惠老于行阵，拥有强兵，南返以来，兄弟相攻，岳居西山，惠据顺化，各自称雄，自帝自王。其在本国城者，彼党吴文楚、潘文璘辈，耳闻天兵来，未知虚实，姑且敛众以避，但闻屯据三叠画自长安以南，妄图再北，一个偏裨，犹然桀黠，况大酋耶，若不一番大用兵力，如何生捕得他。小国丧亡之后，兵将军弱，恐未易辨，惟上宪威灵振薄，蛮酋来威，小国之所望也。”毅笑曰：“尔国久被残，神气沮丧，故动以虎狼相怵，自我视之若犬羊然，一使人以绳系其颈而牵之，定无难也。俟我军至罗城，唾手立辨，尔第观之。”及至京北镇，帝亲率群臣谒见，毅慰谕之曰：“贵嗣多年蒙国大难，奉大皇帝矜怜，命本督提兵护送毋妻归国，此来为之经理，先矜贼党务尽，然后整规模为长远计，千妥万妥而后班师，勿复以国事为忧也。”帝曰：“伏蒙大皇帝如天之德，不可名言，仰惟上宪屈临，俾下邦获贴丧带之辉，副斗山之仰，欣戴之情，感佩为无既矣！”因请毅入营驻节，毅曰：“此去国城不远，宜即来，不可逗遛。遂令发锐九声，肃队而行，暮至珥河北岸，帝请先渡入城，命于敬天殿前，供具帷帐，请督部居之。毅不可，曰：“此非大将行营，军事多有不便。乃于河之南北岸沙中广漠虚，分屯驻马，命于河中造浮桥以通往来，时戊申十有一月二十一日也。翌日帝亲诣毅所等候，毅令于敬



天殿盛陈仪仗，敕百官陪侍，帝服裘冕，跪于庭，毅率僚属奉宣清帝敕书，封帝为安南国王，其制文略曰：“披一十三道之提封，原非利其土地，溯三百余年之职责，能不念夫祖宗。”受封礼成，乃循例修谢恩表，望阙遥拜，请毅发递，毅许之。帝虽已受封，然行下文书并用乾隆年号，以有毅在，不敢以昭统纪元，朝参之暇，辄诣毅营候听军国机务，帝乘马先行，黎璘乘马陪后，护卒仅数十人而已。都人有不知其为帝者，或有知之，私相语曰：“我南国自有帝王以来，未见有如此卑屈者，名虽为帝而号纪乾隆，事关总督，其与内属何异？”毅亦崔岸自尊，帝来谒，或不与相见，但于铃阁下传称无军国事，且还宫休谒，其酬接礼意，最为简薄。又多纵军士肆行非法，先是北人寓居城都之河口坊，与京北之陕舍庸，山南之宪营，殆万余人，至是皆来附从军屯，或别立柳营邸店，该等晓达国音，谳知土俗，因此乘势多方诬陷善良，抑夺富户，甚至市廛衢路之中，攘货渔色，无所忌惮，环畿之民，往往苦之。帝虽知其弊，而业已请他来，惟恐因此取忤，难于发言。毅非不知其情而亦听其所为，略不少戢者。

且说帝自还都后，文武诸臣之播越者，陆续皆来拜贺，乃赏从亡翊戴功，加范廷筠为吏部尚书，平章事阮辉宿同平章事，黎惟亶、武楨参知政事，阮廷简兵部尚书知枢密院事，阮惟洽朱允励同知枢密院事，陈名案副都御史，黎辉璫，范贵适户部变支，黎春洽、吴为贵同知兵政，黎仁同军中尉督，赐爵郡公，领诸道勒王之师，从孙都督幕府，辨理戎务，其余内外臣僚各就本衙供如故。京北宪副吴蒋焘以老病，辞不就职，上疏曰：“天造方屯，下图再见天日，实社稷无强之麻，臣窃惟兵贵神速，机有可乘，何必专委外兵，动淹旬日，方今诸路勒王，孰不愿效其尺寸，敌兵甫退，即以大兵蹙之，疾雷不及掩耳，狂狡不暇为谋，清义二处闻之，亦必响应，惠阻横山之南，楚、璘孤军在此，形格势禁，不能相通，不出十日可以成矜，彼之羽翼既剪，则其巢穴亦可取次夷襄矣！臣愚以为中兴之机正在于是，不可失也。”疏入，帝以示枢密院廷简等，皆以为然，独黎仁同抗言曰：“我力弗敌，至于请援，督部行营在兵，事不先禀白，而辄行之事，济则已，万一蹉跌，恐以误军机诿我，还师关上，坐观所为，则大事去矣！臣请先来禀白，自其指授方略，使之与我共事，更为两得。”帝以然，乃诣毅言之，毅曰：“何事仓皇，此犹探囊取物耳！早来则早取之，晚来则晚取之，今岁聿云暮，大军远来，正可闲暇，无当急战，敌瘦我正肥，使自来送肉耳！该国既以为请，宜量自都城以南，约六十里，分置屯兵三处，此亦远斥候，防不虞意也。候开年进兵取之未晚。”乃命于青廉之月厥江北岸，维先之日早，青池之玉洄，各筑土垒，派兵守之。自是帝惟倚毅为重，诸臣亦无一人以出师复讎为言者，黎仁同日事酒色，丝恩发怨，无不报

之。献言于帝曰：“曩者车驾蒙尘，皇亲及朝士多有幸灾乐祸，输情与敌，甘心为其鹰犬以图富贵，逆理背义，莫此为甚。臣请明正其罪，使天下晓然，共知名分纲常之不可紊乱，此亦当务之急，不可含容搁过，使善恶无辨。”帝以为然，敕下廷议，咸奏称去年刑部尚书平章事陈公灿奉使不屈，为贼所害，宴可嘉悯，乞遣官谕祭于其家，存问诸子。其祭文有曰：“倒海摧山之大节，与秋霜烈日而争严，忠君爱国之小心，遇错节盘根而益显。”盖御书之字也。又论叛国从贼罪，帝出亡时，宣光镇守范如璫执送皇弟维袖于贼，驸马尉阮彭引贼兵追寻帝所在，按律要斩，吴任、潘辉益委身从贼，领授职爵，并黜为民，回籍受差。阮侗、潘惟藩屈膝贼庭，张登揆从驾不果，并贬为司训。阮贵衙、陈伯览、武辉璫等作书称崇让公监国事，为贼希求缓师，俱下狱，阮伯宽以武弁老讷无知，免罪。仁回闻衙始自高平回，金银盈载，使人索取黄金二十两，明言于帝。帝笑曰：“哀多益寡，惟尔所为，无妨也。”又皇叔三人与贼相通，又嫁以女，帝密令人刖其足，投于宫井，会皇太后自高平还至京，见帝好修恩仇，所为乖度。大恚曰：“我跋涉劳苦，请得兵来，国家能堪几番恩仇破壤，率此而行，何能治天下，老妇还为亡人矣！”号泣不肯入宫，帝密使辉宿劝解之，宿入对皇太后曰：“仰惟圣慈好生之德，与同天地，固宜以是见讶。但刑罚国之大典，故周辟管、蔡，鲁鸩叔牙，古人亦不以亲旧废法，望赐宽慰，使皇上得以经理国事，实惟万福。”太后以宿有从亡大功，重违其言，虽勉从之，其心实不以为然也。遂入宫。时将届元旦大节，十二月日，礼官奏以二十五日阖印，庙社朝廷之礼，并照常办理。惟天朝大帅远来，其供具仪品，请依封天使例，增多一倍，百官军人亦听休暇十日，以供欢迎春令。正是：

处堂燕雀欢相哺，在棘铜驼慢不忧。

未知底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